

雕

菰

集

一





集 菰 雕
(一)

J
17.8
1
1,2/91

撰 循 焦

雕菰集目錄

卷一

賦六篇

卷二

詩四十八首

卷三

詩九十三首

卷四

詩一百四十一首

卷五

詩一百三十四首

卷六

贊三十七首 頌一首 銘九首

卷七

雜著十二篇

卷八

辨十一篇 論七篇

卷九

解十七篇

卷十

說二十七篇

卷十一

釋五篇 考十五篇

卷十二

議四篇 荅問七篇 狀一篇

卷十三

書十篇

卷十四

書十六篇

卷十五

序十五篇

卷十六

序二十五篇

卷十七

序十篇

卷十八

跋十篇 書後十篇 題二篇

卷十九

記二篇

卷二十

記十二篇

卷二十一

傳十一篇

卷二十二

碑一篇 墓志銘十篇 墓表六篇 冢志一篇

卷二十三

事略三篇 事狀一篇 書事五篇

卷二十四

告文一篇 祭文五篇 誄辭一篇 哀辭三篇

右共二十四卷。文三百二十六篇。詩四百二十首。

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正月二十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雕菰集目錄

卷一 賦

感大人賦 招亡友賦 假山石賦 象碁賦 畫賦 弔松賦

卷二 詩

荒年雜詩 李貞女詩 巴貞女挽歌 姑惡惡 趙氏門前杞 周縣丞奴 雲貞行 哀小甲

虎鯨吟 惠民阿姊行 番薯吟 甬江棄婦行 四哀詩 龍山慈孝歌 慈竹居 琴歌為楊

鑑亭妾作 兒郎偉 蝗變蚊 黃鳥吟 弔忠毅李將軍三首 擬殘形操二首 擬古諺 杜

弼 酒興 卻梅一首示賈花者 友人贈金無所用購木以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

此解之 鸚鵡辭 湖之魚 筋骨篇 賣牛 買石 伊太守挽歌 與人論詩

卷三 詩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 擬為牽牛荅詩 壬寅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轉以詩自娛

得十二首 秋水 雨後憶田家景事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北門送客行 題吳玉松太史

除夕游山圖 題黃宗易縣尉印譜作 題朱敬亭郡丞乘查圖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修禊

佛峪 龍洞 官柳 香樟 烏篷 江鱸柱 晚泊慈谿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為母壽

禹陵 同年哥 江山船 鷓鴣船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喜舍弟歸自太原 題黃次和雙橋

一石一梅花圖 題汪飲泉林屋幽居圖 歙縣方兩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阻風燕磯三日病滯

下甚劇 病愈有作 天界寺 自平望之崑山 邳州渡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戴金溪嘗道僕

所著書明日至鐵廠訪之 塵尾 泊車邏 鯀魚口 村中草木詩 媿陶陵鼎五言一首 田

家 治平寺 石坊 登甘泉山 薤草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畢家洶 和董晉卿湖上對月詩

先人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株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

間花殊可人意 賣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鐘核之乃桔梗花

耳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讀易有悟忽聞竹中鳥聲 擬古三首 兩君詠 足疾

題阮梅叔珠湖漁隱圖 記得一首哭汪孝嬰 冬日雜吟九首 冬暖作 後湖觀打魚歌

卷四 詩

春日新晴 己亥金陵道中 九日 姚仁和百歲 戊申元旦 訪鍾保岐 舟行 題攝山僧

寺壁 哭顧超宗三首 寄阮芸臺孝廉 江村二首寄城中諸子 嘔血 荅朱休臣 內人三

十 秋居 枯坐 董子祠 琴 老將 贈邱縣劉松嵐明府 秋暮 雞鳴寺 大疫室人幾

死弟復感之不寐作此 追詠九日二首 幽居二首 露筋祠 汜水 漁溝 陰平 西旺

長山途中寒食 青州五首 登州雜詩四首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寒亭 阮學使招同

馬秋藥比部徐惕庵太守顏運生教授孫蓮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余賦二首 半城
紅葉二首 落葉 西湖四首 雪後泛舟 生日有作 從阮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

韻 送人歸東吳 湖州弔吳藺次太守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韻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過蘭谿至蘿富灘 過帽頭灘至龍游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會

郡中諸老輩賦詩屬余步韻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快園雅集詩 秋夕晚靜閣聽琴 題吳縣孫蔚堂花南老屋填詞圖并懷李尙之 歲乙卯熊柱

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舊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

者居其半分殘榻管感慨係之卽以寄凌二仲子 楊都尉移鎮安慶有書來作此以荅 足痹

燕磯阻風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題范賜湖廣文松下采菊圖 王江涇 登雞鳴埭歸舟

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琥聯句得十韻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同孫蓮水游龍井遂至理安

寺 題安定書院壁 張古愚太守招同趙味辛司馬何蘭士太守孫淵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嬰

李濱石雨中泛湖夕飲於倚虹園 堰頭遇談階平 劉智廟 任邱道中 題闌中壁 崇效寺

看花 同鄭柿里劉芙初唐竹虛汪珊樵游釣魚臺 贈別汪珊樵 鄭州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

二首 效四露體 吾無 蟹 共放 汪孝嬰訪余來湖中喜而有作 今歲 百尺梧桐閣爲

汪小魯作 鶯 郭公 與汪孝嬰登泰州望海樓 夕陽 湖村 惡竹 哭殤孫貴齡 己巳

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邀往誦芬莊看桂

登雕菽樓有作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唁之 白菊 蒼友人 閒吟 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

坐 偶然 鷹 塾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豔照人花老矣恐發

洩太過明歲又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村居五首 後村居五首 王黃州以錦帶花名不

雅馴改曰海仙余植數本今年盛開錦帶之名尙矣斥之爲俗未以爲然詩以解之 哭鄭柿里舍

人 野外 僕素少交游邇年家處尤多疎闊昨聞武進臧上舍庸卒於京師今又接歛縣孝廉方

正程先生瑤田訃愴然久之率成二首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詠茄 製棺成詩以落之

至後 己卯除夕枕上作 開窗

卷五 詩

古意 題畫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六合道中 長千里 方景二公祠 病起東顧超宗 歸

來 喜張萼樓至 秋夜 坐 送羅養齋歸海州 莫愁湖 看棊 聽曲 西子 荀卿墓

歷下亭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題美人對鏡圖 章邱道中 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畢邀游

蓬萊閣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作此以解之 濰河 小姑河 秦淮 烏鎮 錢塘

江 孝娥江 錢清江 復過梁湖二首 紹興試院夜興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之衢州望家

書不至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定山 白秋海棠 秋江曲三首 題女子郝玉蟾畫二首

題程左恬風木圖 石門 西湖竹枝 茗花題合歡蘭畫二首 竹柏樓 白溝河荅李濱石

北征曲 題孟郊詩集二首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晉蕃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康

山草堂 杭州雜詩二十二首 寒食曲二首 擬樂府 抱孫 戊辰之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

所觸率作兩絕句 高義 決明 村居漫興五首 偶書黃山谷蘇東坡事 曉起 不寐 三

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立春 買菊 奉和楊竹廬都尉 贈漁父 迎春柳 觀村劇二首

夏月階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得八首 小樓 春寒二首 落花曲三首 苔 草

雞聲 銀薇 初夏雜詠二首 雁來紅 秋芍藥 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羅養齋汪掌庭至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啐啐 夜來二首 芭蕉舒第四葉其畔罌粟鮮紅豔麗詩以當畫

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

卷六 贊 頌 銘

讀書三十二贊 曉庵遺書 學春秋隨筆 聖門釋非錄 古文尙書疏證尙書後案尙書集注音疏

錐指易圖明辨 周官祿田考 鄉黨圖考 孟子字義疏證 爾雅正義 易漢學左傳補注 通藝錄

六書音均表說文注釋疑小禮箋 深衣釋例 弁服釋例 爾雅正義 易漢學左傳補注 文選通義

異廣雅疏證經義述聞 說文聲系述學 燕樂考原 經籍箋詁十三經校勘記 二十一史考

解詁 琴旨 兩將軍贊 辛慶忌 宋兩先生贊 李泰伯觀 李孟贊 陳節母頌 孝斛銘 改水

車爲書橫銘 相墩銘 勁雪銘 團扇銘爲黃蒼雅作 不雕硯銘 黃珏橋關帝廟鐵鐘銘

木瓜杖銘 桃杖銘 古藤杖銘

卷七 雜著

申戴 非隱 翼錢三篇 述難一 述難二 述難三 述難四 述難五 續蟹志 書鶴

卷八 辨論

辨學 辨名上 辨名下 貞女辨上 貞女辨下 誣親辨 四聲陰陽辨 二十八調辨 文章彊弱辨 象刑辨 褒姒辨 宰孔論 虞翻論 葉李論 西魏書論 良知論 愚孝論 周易用假借論

卷九 解

性善解一 性善解二 性善解三 性善解四 性善解五 知命解上 知命解下 格物解一 格物解二 格物解三 一以貫之解 攻乎異端解上 攻乎異端解下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殺身成仁解 使無訟解 讀易章編三絕解

卷十 說

說聚、說方上 說方下 說隅 說權一 說權二 說權三 說權四 說權五 說權六 說權七 說權八 說於 說定上 說定下 理說 文說一 文說二 文說三 詩說 詞說一 詞說二 時文說一 時文說二 時文說三 昭穆說 岳神說

卷十一 釋考

釋月 釋軌 釋闕 釋仍 釋粵 廣陵考一 廣陵考二 廣陵考三 廣陵考四 廣陵考

五 廣陵考六 廣陵考七 廣陵考八 廣陵考九 廣陵考十 廣陵考十一 廣陵考十二

廣陵考十三 廣陵考十四 蔡中郎焦君贊考

卷十二 議 荅問 狀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勸倭本鄭注孝經議 依斗定尺議 郡縣議 俗禮荅問一 俗禮荅

問二 俗禮荅問三 俗禮荅問四 谷由人已對示二李生 屬文稱謂荅 學童讀爾雅荅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卷十三 書

上王述庵侍郎書一 上王述庵侍郎書二 乞程易田先生為先人作墓志書 上座師英尚書

書 奉檄上制府書 與朱椒堂兵部書 寄朱休臣學士書 上郡守伊公書 覆姚秋農先生

書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與劉端臨教諭書

卷十四 書

復江良庭處士書 復蔣徵仲書 荅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

輪書 荅李尚之書一 荅李尚之書二 荅汪孝嬰問師道書 荅鄭耀庭書 荅汪晉蕃書

寄段懋堂先生書 與周維周論古晉書 與王欽萊論文書 與趙寬夫論文書 荅羅養齋書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與黃春谷論詩書

卷十五 序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代阮撫軍作春秋上律表序 王

處士纂周易解序 後漢書訓纂序 詩益序 衡齋算學序 修補六家術序 豫章沿革考序

天慵庵筆記序 醫經餘論序 刻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刻詩品序 鄭舍人文集序 吳少

文詩序

卷十六 序

石湖遺書序 揚州足徵錄序 里堂道聽錄序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鈔何有軒文集序 鈔

雙虹堂文集序 鈔依歸草序 修菴通志堂經解後序 易圖略自序 易通釋自序 禹貢鄭

注釋自序 毛詩地里釋自序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自序 論語通釋自序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尚書孔氏傳 毛詩鄭氏箋 禮記 鄭氏注 左氏春秋傳 杜氏集解 論語何氏集解 加減乘除釋自序 天元一釋自序 開方通

釋自序 種痘書序

卷十七 序

姚仁和百歲詩序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贈方鐵珊

序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送吳生序 募修五烈祠序 習禮格序 舟隱圖序

卷十八 跋 書後 題

改堂閒話跋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徐惕菴太守手書帖跋 江處士手札跋 蜀道歸裝圖跋

湖莊圖跋 緝雅詞跋 杜胡詞跋 憑軒遺筆跋 蝸牛草堂詩跋 書非國語後 書韓退

之毛穎傳後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書李吁江文集後 書徐文長集後 書潛研堂文集後

一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書鮎綺亭集後 書西鏡錄後 自書貞女辨後 題嚴禹航先生遺

像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卷十九 記

神風蕩寇記 神風蕩寇後記

卷二十 記

張滌園治昆明記 蕭山雙節記 誠本堂記 半九書塾記 半九書塾後記 上河水災記上

上河水災記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登州觀海記 壬戌會試記 學圃記 雷塘話雨記

卷二十一 傳

周縣丞傳 直隸總督樸園楊公別傳 阮湘圃先生別傳 李孝臣先生傳 顧小謝傳 亡友

汪晉蕃傳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葉霜林傳 陳達夫傳 汪節母吳太恭人別傳

卷二十二 碑 墓志銘 墓表

孝女王淑春墓碑 鄭孝子墓志銘 喬先生墓志銘 李嵩泉墓志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

婦吳孺人墓志銘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代阮宮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名醫李君墓

志銘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吳完甫墓志銘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節

孝戚君墓表 伯祖心吾府君墓表 族父訓導公墓表 范氏墓表 吳氏先塋表 李氏兩大

夫阡表 殤孫冢志

卷二十三 事略 書事

先考事略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殷孺人事略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書謝少宰遺事

書王鷺亭事 書裔烈娥事 書江都兩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菱塘

卷二十四 祭文 哀辭

告先聖先師文 代話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祭故鹽運使司馥園鹿公文 祭故御史馮

孟亭先生文 祭外舅阮太學文 哀程一亭文 汪母李安人哀辭 謝景張哀辭 祭黃氏妹

文 邵太宜人誄辭

自乾隆戊戌己亥習為詩古文辭。迄今垂四十年。所積頗盈笥。屢加選訂。而未能定。去秋。左臂筋掣。右腕幾不可筆。心甚快快。十月。丸烏頭日服一錢。掣處漸柔活。遂可執筆。因先取詩文章稿理之。錄為

二十四卷。既成編。爲目錄一卷。如右。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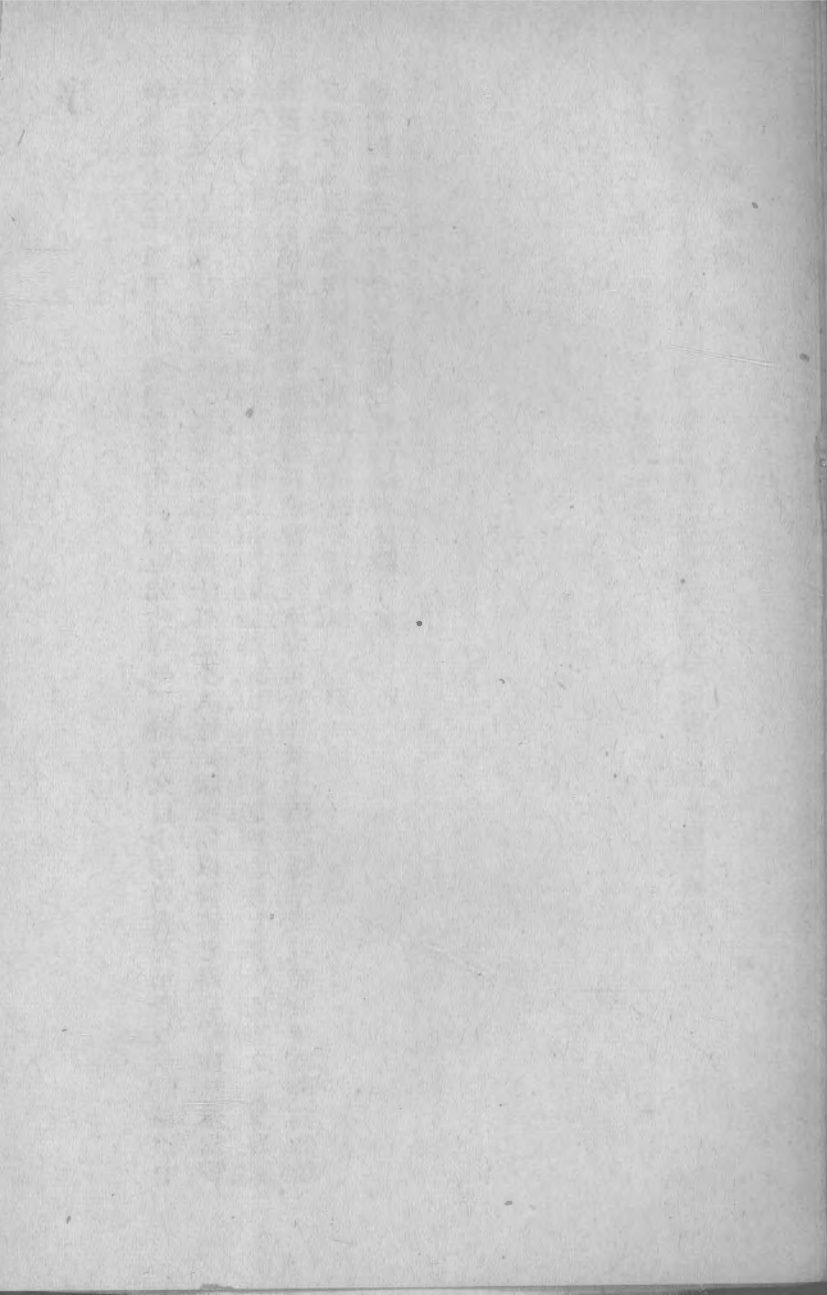
曩者薄游維揚。焦里堂先生出詩相質。攜歸浙中。與一二老輩傳寫吟諷。無不潏然心服。思慕其爲人。越十七年。復客邗上。先生有才子子。曰虎玉。復以詩相質。一再誦之。其心服無異。讀先生詩時也。予惟詩之流派不一端。其要不外乎誠而已。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詩曰。其風肆好。其詩孔碩。皆言誠也。非可以僞而致也。夫惟忠厚悱惻之誠。蘊積於詩之先者。旣深。而後感於物而動。不獨言志述事。可以揚清激濁。風厲末俗。卽流連光景。亦必寄托高遠。有長言之不能盡者。此誠之不可揜。所以入人最深也。雖然。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又有道焉。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發乎情者。衆人所同。而止乎禮義。其功非淺近可至。蓋自風騷以降。作者咸有纏緜眇眇之思。而要其極。則必有持之弗失者。以爲歸宿。易曰。修辭立其誠。言辭之不可苟也。顧世之爲詩者。不究源流之清濁。風旨之芳臭。好爲新奇汗漫之詞。矜能角勝而已。毋乃知發而不知止也歟。君家三十六湖之濱。據水木最勝處。菰蘆千頃。彌望眇然。閉門卻掃。名父子自相師授。視世之翕翕噉名者。若將泯焉。其或懷人感事。托爲詠歌。溫厚篤摯之情。蓄於中者。油然而不能自已。而又持守矜慎。惟恐不合於古。故物疎道親。發興邇而寄意遠。非變而不能成。方者所及也。可謂誠也已矣。君於經學最深。未冠卽博通諸家義疏。闡明三角八綫之法。今更著書述古。爲遠近所宗。嘗惜鄭康成。孔穎達諸儒。經術紛紜。其詩歌無所表見。君以得諸四始五際者。爲之補其闕憾。則又前人所難也。

離 孤 集 序

予讀君詩。既卒業。因推原詩之必本於誠者爲之序。兼以質諸先生。其何以教之。
嘉慶二十年秋八月。既望。吳興徐熊飛拜識。

序

雕菰樓集二十四卷。吾師焦理堂先生所著也。先生博學。工詩古文。自少卽與雲臺兄齊名。辛酉科始中鄉魁。僅一會試。場中擬元。久之。榜發。被落。年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以著書自娛。亨時往請業焉。嘗憶乾隆乙卯秋。先生來濟南學署。亨隨侍策騎。遊雒華諸山。與會淋漓。頗自翺其弧矢四方之志。又嘗於嘉慶壬戌冬。來杭州節院。亨同放棹西湖。冒雪敲冰。聯句於林處士梅花墓下。感慨嘯歌。幾莫掩其胸懷。高逸之風。舊遊如昨。梁木已悲。校刻遺編。益深傷悼。道光四年冬。十月。受業儀徵阮亨謹識於珠湖草堂。



雕菰集紀略

儀徵阮雲臺宮保元定香亭筆談云。焦里堂。江都人。樸厚篤學。邃於經義。尤精於天文步算。與李尙之。凌次仲。爲談天三友。秦道古。李欒城之書。久無習者。里堂尙之特講明天元一大衍求一之術。所著有羣經宮室圖。里堂學算記。毛詩傳箋異同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乘方釋例。孫子算經注。皆能爬梳抉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爲詩詞。亦皆老成。

江都王柳村上舍。豫羣雅集云。里堂。江都人。嘉慶辛酉舉人。著雕菰集。里堂與江鄭堂。皆以淹博經史。爲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

儀徵阮梅叔明經。亨瀛舟筆談云。吾鄉善天文者。國朝自陳曙峯以下。代不乏人。今時如焦里堂師沈方鐘。其錚錚者也。方鐘嘗撰星球圖說一篇。質於家兄。文法仿考工。而語足以達之。有劉原父擬經之精。而無戴東原割圓之晦。斯可貴也。里堂師步算之外。尤精易學。英煦齋冢宰。稱其過於孫明復。李泰伯。甘泉江鄭堂上舍。藩漢學師承記云。焦里堂名循。一字理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曆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易學。北湖小志。

儀徵李艾塘上舍。斗揚州畫舫錄云。焦循。字里堂。北湖孝廉。熟於毛詩三禮。好天文律算之學。鄭兆珏。鄭

偉、王準皆與之游。所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三十卷。毛詩釋地七卷。羣經宮室圖二卷。禮記索隱數十卷。焦氏教子弟書二卷。又有釋交。釋弧。釋輪。釋橢。乘方釋例。加減乘除釋。共二十卷。皆言算術也。本朝推步之術。王梅之後。則有江慎修。戴東原。錢曉徵。錢視二家尤精。與里堂友者。汪孝嬰。凌仲子。李尙之。並通是學。李尤善。爲錢之高弟子。錢稱其愈己焉。里堂之子廷琥。字虎玉。亦善三角八線之法。儀徵阮仲嘉。明經亨。淮海英靈續集云。焦里堂先生。學行誠篤。尤精推步之術。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藏書數千卷。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學。孟子義疏。行世。卒年五十八。亨輓聯云。學易重雕菰。記侍先生杖履。明經愧桃李。曾居夫子門牆。

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元撰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廣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次年。丁父暨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游。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游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游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游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般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般竟以夏病冬卒。君哀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而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瘡。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廷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

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離菰樓。

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舊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羨藜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壘。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蹠解斯爲厥。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

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喫。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暑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

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敝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樂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廷琥曰。李樂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黯。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琥。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韞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子淡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於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於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

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先生見君易學。敍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廷琥。能讀父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於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雕菰集卷一

江都焦循著

感大人賦并序

乾隆己亥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按部至揚州。循年十七。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惡浮僞之習。試經與詩賦尤慎重。用是試者甚罕。循幼從范先生學詩古文辭。至是往試。公取爲附學生。覆試日。公令教授金先生呼曰。詩中用蘊。蘊字者誰也。循起應之。教授令立俟堂下。良久。燈燭光耀。公自內出。循拜。公止之。公視循衣冠殊樸質。顏色甚憚。問二字何所本。循以文藝桃花賦對。謹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循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顧謂教授金先生曰。此子識字。今入郡學。以付汝。詢循所寓。遠令巡官執炬送歸。寓明日。公謁。公復呼循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循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循之學經。公之教也。越二十年。嘉慶壬戌。會試在京師。時公已相。兩過公之門。而不敢謁。又數年。公卒於位。循以病家居。聞公卒。北面蒲伏而哭。益從事於經學。不敢忘公之教也。感而爲賦。以示後人。其辭曰。

嗟余生之羸鈍兮。又里居之多僻。倚先德之相承兮。不囿我於鄉壁。旣澀嘉之孔戒兮。惟函通之我責。方負劍而孩笑兮。卽晝字以爲識。初鼓篋以從師兮。誦風雅之三百。師悃悃其善誘兮。俾吟咏於朝夕。首震

之以性靈兮。紛縱之以典籍。道古人之可似兮。期躋躡乎偉迹。紘枘楸而大巫兮。琳亦應機而爲雄。伯憲
經經而窮雅故兮。善琅琅而注選。冊錯暉暉以繫傳兮。鉉鏗鏗於篆畫。或人謂此紛紜兮。非仕宦之所急。
墟齷質以棲遲兮。義膠言而莫擇。思濛濛而漸沓兮。樞蹇蹇以日迫。維大人能牖人兮。愚爲之開。若清風
之吹曙兮。道無塵埃。日月之高龔兮。公示以階。枝柯之紛墮兮。公授以菱。魂氣之游散兮。公棲之以骸。雨
潦之無歸兮。公導之以江淮。屏精粕而飲以醇醪兮。尊佳穀於鹵菜。余乃皇皇以識路兮。輕衆口之予嚙。
恥奧境之未見兮。悔前習之已乖。撫年華之尙駐兮。冀名學於方來。行阡岸兮。或墜。寢筆札兮。在懷。鬼入
夢兮。與競。髮近燕兮。半灰。閱荒歉其無食兮。探微言以療飢。惻羸病其不支兮。踟愴窳而冥思。旣超遙而
長征兮。惟鉛槧之日隨。年倏忽其五十兮。嗟目眊而齒危。心悠悠而未已兮。就學業於何時。慕遠至而夫
迂滯兮。舍祿利之騁馳。涸陽神以妙索兮。數寫定而猶疑。風雨瀟瀟兮。秋夜長。雞鳴不已兮。天有光。魂迂
迂而不寐兮。道邈邈而弗忘。瞑雙眸而回湖兮。儼攝齊於公堂。凜嚴嚴而在上兮。爰仁我以春陽。獎士類
以定品兮。泰有善之必揚。進小家而共語兮。膺無微之弗彰。拔英彥於章褐兮。淑立賢之無方。甄僑胥於
菰蘆兮。亮何用之不臧。第鑒別於淑慝兮。祇擬議於短長。惟大人之化育兮。迺物與之无亡。譬農夫之力
穡兮。彼收穫於倉箱。茲耕苗而灌沃兮。培荒蕨而爲良。體元亨而知始兮。柄消息之有常。頤童蒙而祛蔽
兮。孚解悖而包荒。官大德而不居兮。利美利而時行。允忠勤於乃職兮。合參贊於維皇。系曰。於休大人。嶽
降神兮。以訓四方。則蒸民兮。謂肅如霜。春鶴鶴兮。謂介于石。澤沛沛兮。謂直如繩。與人同兮。謂立如岱。變

則通兮。經爲人師。舊章率兮。受在吾身。知之實兮。

招亡友賦有序

顧子超宗。歿三年矣。今以庚戌八月某日。葬水不容刀。竟成宋遠。三板之封。未獲親塋。是夕也。風雨慘廩。撫卷杳然。有有無無。顧子忽來。起而延之。神定景絕。更寐而求。蟲鳴啾啾。燈暗復耀。寂無人語。起視庭外。溼雲東西。欲月欲雨。巡宇而呼。仰空而歎。懷思往昔。傷感倍加。因作賦以招之。其辭曰。

嗚乎噫嘻。子胡不來哉。精氣結身不鬼。而人道由於中。子何不神哉。朔死而仙。董鬼辨言。越昔之哲。疇往不反。子獨不能還哉。太山土伯。綉鬼酷嚴。薛荔攫人。舜赤肉焚。嚇愚弄蕙。豈於子而敢哉。有見於涂。突御申車。伊沒猶靈。子之能都。子豈神之無哉。肆帝式者。隆以賓師。九關之上。左右雲墀。其不許子以歸哉。懿有盤餐。朝夕實難。母頽婦寡。弟謀已殫。秋森夕雨。將泣將歎。迺營於家而友之。設哉。走亦饗驅。匿江之隅。子故未識。道非崎嶇。子神虛靈。豈不見而是趨哉。厥地之北。環沲翼哉。厥地之南山。如墨哉。厥地之東。筱蒙蒙哉。厥地之西。瓦葺齊哉。厥地之門。無犬屯哉。厥地之室。奄且密哉。室之疏櫺。柴若櫛哉。旋以風箎。發卽至哉。鳩子散霜。履我卽哉。苦檟秘辭。味清逸哉。烏蒼藉芰。錯丹漆哉。豕肫莖菓。盈於屋哉。香徐刈新。炊如玉哉。宿醅醇良。曆可渥哉。鴻譚辨博。無人妒哉。木牀無塵。克棲客哉。故籍從衡。供檢釋哉。析疑究惑。共此夕哉。走思疇昔。侘僚作哉。觀於射宮。互粵爭哉。同登於豫。交式蒙哉。凌唐屏宋。舊學崇哉。走與子共此衷哉。櫛繁鉤隱。不畏難哉。走與子共此專哉。喪齊迭服。哀箎箎哉。走與子共此物凶哉。嚙嘆戶。疫食指殮。

哉。走與子共此艱哉。年小氣越介青紫哉。走與子共此自喜哉。禰經糾史。競爲新異。互爭而訥。相詆不已。於詢譁何不可再哉。炎熱席炙。棧南閩朔。甄疇析卦。寒生於席。於高曠何不如昔哉。寺壁岑寂。葢語斷續。茹飲風雅。評蟲訂木。於敘論何不可復哉。春煦樹采。雜坐素友。共醉而驟。叩左爾右。於豪狂何。令其已哉。已走之文。昔爲流泉。今凝雲哉。子來爲走評哉。已走之學。化羹而醢。瑀作樸哉。子來爲走成哉。已走之志。以華爲臺。質爲子哉。子來爲走貞哉。嗚乎噫嘻。子胡不來哉。

假山石賦有序

故太守牛公。性恬逸。雅愛泉石。自謂與勞力尋山。不若使山就己。與游於山。而盡歷其險阻。不若盡括其險阻。使自獻於目中。工某以技自神。累石作山。有峯有壁。有泉有林。有池有梁。高三尺。廣二尺。縮一尺。對之不異千百尺之勢。江都焦循。獲侍其下。時夏月。炎熱。淡風滿襟。塵慮盡滌。若游匡廬。恍坐岳鹿。退而賦之。以志其狀。其辭曰。

男男者山。嶢嶢者石。涓涓者泉。盤盤者路。密密者林。林藜石白。石巖若檐。泉注若雨。深曲莫測。險怪邕邕。神游目登。欲倦且苦。冥求人居。驚似匿虎。俯眊絕顛。一寸萬尺。闊亦如掌。挺亦如杖。銳角鈍支。插插搶搶。維石之上。蠕然蛟轉。隕然鼈俯。鬼頭螭鼻。虬爪犬牙。維石之下。嶽業偉起。離合委墮。維石之左。流之所旋。鬻列其齒。維石之右。瘦若病鵠。蒼若舊琴。蹇蹇削削。孤峯秀林。萬壑含怒。一泉成音。維石之南。廓拓其張。豐郁其色。茂密之木。翠填陰塞。尖峯倒鉞。懸厓橫翼。維石之北。

象碁賦有序

世俗貴弈而賤象。余怪焉。象碁之戲。其名著於楚辭。古之通儒。多有撰述。傳亦古矣。厥類止七。厥碁止三十。有二。厥路每半。縱者九。橫者五。一碁之用。變億化萬。斜直錯綜。運之不竭。若弈者。盡三百六十一。而更無餘力。是故義蘊若精。用思若奧。小慧之夫。可盡其技。象之爲術。婦孺農牧。無不可能。及其至也。雖巨儒名賢。莫敢自擅。弈難而易。象易而難。表之爲賦。以咨識者。辭曰。

演涿鹿之熊豹。布垺野之豺離。扞片縑之咫尺。括千軍之紛披。行或斜而或直。用倏正而倏奇。各盡其用以衛一人。旆以動而遙擊。駟相連而互牽。駕雷轡以蔽路。練勁卒以披堅。愬長驅以入蔡。元拒水而敵秦。蘊陰符之詭譎。抱玉帳之幽元。勢彭最而制敵。機疾駭以爭進。非潛思而渺算。嚙擅譽而號賢。何淺窺而嚙視。久屈鬱而莫伸。

禮賦有序

庚戌春暮。觀獲禮者。是物也。好鳴而善怒。因致箝之。感而作賦。其辭曰。

懿爾好鳴。遠近其聲。斯足以焚其身。懿爾好怒。憤積腹鼓。斯足以夷其股。大道何爲。諾諾靡靡。齋躡於寂。羹越於隨。厥問無戎。嚙媚其躬。叩叩善矜。莫與并蜂。揚子斷要。仲孺拘囚。李范無類。雲華以收。不過之賞。豈可倖求。切螻逞口。竿承於條。其伊何爲。夫夫菴菴。虛莫之表。可敖可遊。退藏之族。何患何憂。蝮溺影而過。狡蟲叩頭而甚柔。肆吾形之自適。以旦作而昏休。

弔松賦有序

余齋閣前松一株。先人手植也。歷四十年。高三丈。枝葉翠鬱。挺然無紆曲。其所植邱。去地數尺。樹益高。離宅數里。卽見此。往往指爲識焉。乙巳。先人捐館舍。松乃憔悴。迄今三年。以漸而死。余自外歸。家人驚告。繞樹視之。淚下沾襟。謹陳茶果。祭而弔之。其辭曰。

聞歲寒之可耐兮。孰不欽夫後凋。何造化之不可測兮。倏顛頓而寂寥。其荆棘不可與居兮。恥溷跡於茂桃。抑主人之旣逝兮。甘身殞於夙交。懷移根兮曩昔。勤培植兮益邱土。閱日月兮幾年。長支柯兮百尺。風吹兮聲謾謾。雲覆兮景旅旅。攜尊壺而具蘭肴兮。布几筵於其下。家君據上坐而抱孫兮。先慈擎杯而笑語。諸婦奉觴而上壽兮。兄若弟兮歌且舞。斯何如之嘉祥兮。人融融而樹蒼蒼。鶴鶴拾爪而夜哭兮。凶獨降於吾堂。吾堂凶降兮。吾圃荒。吾圃荒兮。君葉黃。石鄰鄰兮。苔蘚碧。草芊芊兮。獨尾光。屋欹欹兮。僦他氏。竹疎疎兮。崩頽牆。君其感此而抑鬱兮。悲盛衰如此而神愴。君神愴兮。君乃死。予亦人情兮。奚遣此。撫摩仰望兮。淚如矢。松兮。松兮。長已矣。

雕菰集卷二

荒年雜詩

三月無雨種。四月無雨栽。昨宵雨若鎬。猛至驅塵埃。東鄰摘野蕨。西鄰蒔園菜。園菜葉黃盡。野蕨根傾頽。采采山上榆。榆皮剝已盡。采采墓門茅。茅根不堪吮。千錢二斗粟。百錢二斗糠。賣衣買糠食。兒女賣牛買粟供耶孃。無牛何以耕。無衣何以煖。休問何以耕。休問何以煖。未必秋冬時。一家猶在屋。未死不忍殺。已死不必覆。出我橐中刀。剗彼身中肉。瓦甓燒枯苗。煎煎半生熟。羸瘠無脂膏。和以山溪蕨。生者如可救。死者亦甘服。此卽妻與孥。一嚼一號哭。哭者聲未收。滿體乍寒縮。少刻氣亦絕。又滿他人腹。稚子啼路旁。哀哀歲六七。問兒何爲啼。不食已二日。昨從阿耶來。今卑阿耶去。言去乞水漿。置兒臥此處。行者憐其孤。攜歸備驅馭。餓久腸胃枯。不堪任充飫。孤村苦盜賊。相集防不虞。鳴鑣出林竹。張炬然溪蘆。初昏迄黎明。遠近聲相呼。攀木坐屋角。四顧時彎弧。叢榛有人匿。互警施刀鈇。一炬草木盡。衝煙走雄狐。春作農家子。冬爲求乞兒。豈無百畝田。泥土難療飢。親鄰亦如此。稱貸將何之。不甘閉戶死。猶望長者施。一家六七口。沿路相追隨。亦云春月至。還家耕新菑。昨夜北風起。老父死高隄。稚子凍斃盡。霜雪埋其屍。妻子曉辭去。不知曾夫誰。顛粟臥野寺。衣淺難支持。餓死在旦夕。名姓孰問知。

縣令乘車來省視災與饑。蠕蠕村中民。匍匐前致詞。形骸骨立語孱弱。長官救我呼聲遲。長官向民語。爾衆勿傷悲。一日告大府。三日奏天墀。有錢買新絮。有米炊香糜。事無十日遠。少俟無遷移。蠕蠕村中民。匍匐稱仁慈。拜送長官去。相顧形嬉嬉。

富人有長者。捐米施饋粥。架廠環數畝。邑宰坐中屋。咽啄桑中蠶。旁午散南北。家有父與母。老病久枵腹。哀告給半筐。將歸救窮蹙。

丙午二月末。嚴寒勝殘臘。裸體蹲門檐。驅之莫容內。背倚相爲笛。男女任叢雜。孰知骨瘠冷。不容霜華著。肉吹寒風。皮黑若漆痛不覺。頭顱如散心。如空終夜啜。啜預鬼泣。曉來滿地橫。僵蟲昨日死。十七八。今日死。廿三四。荻樵卷如蠶。十穴百十痺。君不見。農夫餓死西原頭。鳶鳥攫腸犬食臂。

李貞女詩

古者不室卽不父。葬不入兆廟無主。上殤立後惟大宗。士庶未昏死卽腐。俞家郎年十五。瓦棺只合理埋園。如今立嗣如成人。祭薦不絕名載譜。子承祧。孫繼祖。誰之力歟。李貞女。貞女二八年。父母將別許。貞女矢志不移。血淚垂垂語師姆。投繯白刃吾所甘。恨不捐生入泉土。一死徒傷父母心。死者泯沒終無補。誓將以妾存吾夫。竟入夫家守貧窶。二十喪服除。三十操春杵。四十殮尊章。五十諸姪撫。六十遭凶荒。糠糲衣藍縷。今年七十稱稀古。白髮飄蕭尙勤苦。女而不婦誰之云。同心何必生同處。或云未嫁義可斷。此言迂腐殊齟齬。前朝未仕歸新朝。往往慙慙假此語。吾恐猶羞見此女。

巴貞女挽歌

貞女者何巴氏女。張子繼室聘未娶。行年十七聞夫凶。前婦遺兒二歲許。兩家父母愛惜深。未行昏者可從父。再嫁之禮禮所詳。貞女大笑周公腐。夫面未見穴可同。兒包未懷身可撫。柏舟旣矢母諒人。洒然竟入張家宇。輪三周兮御者誰。齋車素白淒秋雨。桃夭天兮霜烈烈。鴛帳空兮總帷舞。婦未成兮母德全。撫摩盡瘁忘寒暑。孰知天道不可測。檐前老菟啼聲怒。臘月雷轟六月冰。嬰兒擢去寄於虎。懷內珍珠亦已空。胸中金石原如堵。青冢獨守夜風清。女自甘兮人若苦。吾聞貞女幼讀書。女箴閨範皆全睹。讀書如此乃真儒。不識字兮光與禹。今以戊申十一月。痛哉發痘歸泉土。九年節操蕙蘭香。清泉皓月堪爲伍。僭效龍門太史筆。丰神描畫遺千古。世有杜夔歌此歌。柔面男兒色或沮。

姑惡惡有序

哀枉不申也。伶人妻淫。畏婦見。迫污之。婦拒不從。以剪刀殺於雪中。伶人故伺候巨室。不知妻淫。且衛妻。託巨室屬邑令。又以錢賂婦家。遂不理也。

姑惡惡。不敢言姑惡。姑惡惡。不敢隨姑惡。此身旣許夫。此身不許姑。姑心不念子。妾心不念死。妾死化作東門榆。東門榆。莢稱無姑。妾死不化姑。惡鳥不言姑。惡言姑好。兩親不認官不追。妾陰爲之爲姑保。

趙氏門前杞有序

趙氏子取未久。游於遠方。十年。妻守無他志。書至曰。吾不歸。子可以嫁矣。婦怨而死。

趙氏門前祀青青向溪水。君始出門去。送君雙立此。君留青絲纓。妾贈昏時纒。別時妾十七。屈指延一紀。歡喜開君書。華萃忽飛絮。知心孰如君。信妾未他去。知身別有婦。欲妾別有夫。趙氏門前祀。對此獨躊躇。新枝別將無。舊枝今摧枯。君猶念妾身。妾懷君厚情。欲生如情何。欲嫁如情何。

周縣丞奴有序

周縣丞奴陳德者。越人也。臺灣賊起。周被執。奴左右之十餘日。及周遇害。奴奮殺賊。賊支解之。主人食者君之祿。奴所食者主人粟。海隅狂魅興妖氛。主人罵賊義不辱。賊羣如鬼團風沙。賊刃如霜落喬木。頭顱斷矣聲猶蒼。血飛一天滿地肉。主人行勿速。小人殺賊來追逐。

雲貞行有序

女子雲貞。其夫以罪戍邊。寄以書。關吏啓之。辭深婉嫺麗。有詩人汝墳君子于役之風。寶應朱君士彥。志之以詩。事可見矣。書中有楓亭分手之語。共傳爲仙遊縣人也。

郎戍伊犁城。妾住仙遊縣。萬里一封書。開書當妾面。郎本武健兒。負氣樂勇戰。涼秋木葉脫。禽肥出沙甸。郎騎青玉虬。右挾僕姑箭。一發斃雙狼。聲名塞人羨。郎面猶如昔。年年春夢見。

哀小甲有序

小甲某。執盜於市。盜刺之。至死不釋。時壬子冬至前十日也。奉職無貴賤。盡忠無顯微。茲冬苦不雨。盜賊鑽城扉。東家困失米。西家篋亡衣。城西有小甲。發奮獨呀呷。

夜別妻與女。朝別兄與母。我任在驅賊。賊擾我色沮。幼女啼牽衣。耶出須早歸。壯士瞋目怒。拂衣去不顧。鹽笠短後衫。持梃俟邑路。慘慘市橋月。烈烈衝冠髮。一賊伏深巷。擊刺起倉卒。壯士未及防。白刃飛秋霜。身遇十數創。格鬪聲愈張。行人遠避匿。遇卒失人色。天昏朔風黑。身死賊亦得。義勇如斯人。捐軀得其職。以之作將帥。孔武報王國。以之作守令。循良必堪式。所惜未知書。知書者何如。

虎鯨吟有序

吹沙小魚。俗謂之虎鯨。湖中人張瓦取之。以當蔬菜。乙巳丙午。湖水旱涸。種類頓絕。八九年矣。今秋復繁。行如昔。足爲豐年安樂之象。因詠其事。

年歉魚頓竭。年豐魚復生。小物不足記。生死關民情。憶昔值荒歲。有田無能耕。農夫率妻子。就食梁與荆。荆梁遠復遠。途路嗟難行。制府川中來。巨艘移新杭。居者不餓死。散者歸鄉閭。畜牧漸蕃息。倉困漸充盈。婚嫁締新特。滋生孩嬰。小者善啼哭。大者能趨行。驅雞衛糧穀。候門習送迎。鄰里具斗酒。勸樂相囂訇。農夫暗垂泣。衷苦言難明。閩中舊有婦。凍死無墳塋。膝下舊有子。賣往他鄉城。聚首更何日。恨淚空頻傾。

惠民阿姊行有序

惠民縣有殺人一家。而火焚其屋者。於爐中得一臂一鉢。其女懇諸縣。縣不理。轉相懇者五年。甲寅畢撫軍來閱案牘。知其冤。適總督兩湖。以是屬繼撫玉公廉之。果得被殺狀。置前不受理。及訊鞫不實者於法。國人快之。且壯女之不屈也。

阿姊年十九。阿弟年十一。阿姊咽咽向弟說。耶孃慘變賊潛逸。阿姊抱屍臂。阿弟持鉄鐵。俯伏公堂叫地。天長官大怒聲如裂。爾父及母天所災。誰與健訟。兒來兒泣不能語。姊泣欲語官不許。坐兒誣懇飭隸。拘與姊持抱相哀呼。姊憤懣於上。上官受其狀。定案誰能翻。冤沈咎以謗。反復悲鳴秋復春。形容骨立衣如鶉。指天自誓誓以死。大仇不雪吾不已。龐娥刺刃終非謀。惟望朝廷代爲理。至誠所格天垂閱。擢挈烏雀來鷹隼。五年疑獄一朝伸。行道之人涕爲隕。警人戮阿姊病。一孱女子見天性。阿姊歸長官走。民冤不理誰之咎。

番薯吟有序

定海諸生李巽占家赤貧。謹於事母。授徒數里外。每食必歸。食已復至。主人怪之。詰以故。久之乃曰。家貧。母食番薯。何忍獨飯也。學使訪得實。表之。又給以金。始卻不肯受。語以歸養。母乃感泣再拜持去。母食米。兒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兒食米。兒能不泣涕。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獨賢。使君與金謝不受。無名得此身之咎。使君曰。女勿卻。姑買市中珍。歸爲賢母樂。李生叩首納金去。兩眼紛紛淚如雨。

甬江棄婦行有序

鎮海諸生劉赤江棄其妻丁。別聘於姜。丁歸母家。守志不嫁。學師率學中弟子來報於學。使者革其衿。始劉父利姜之財。姜慕赤江有文名。可希仕進。至是姜惡之。復脅劉父毀昏。劉父亦悔前事。迎丁歸。夫婦相泣和好如初。丁之兄允平求復赤江。許之。邑人以爲善。按其事以作此歌。

阿翁怒。阿婦出。使君怒。青衿黜。翁不是婦實愛子。子與婦離乃若此。東家許女爲衿青。衿兮衿兮今已矣。還爾英瓊瑤。還我金錯刀。子衿旣革兩婦失。阿翁垂涕自羞慄。鄉鄰向翁說。此意不難決。使君之怒非苛責。以婦守夫不他適。婦爲誰家矢志堅。使君尙爾嘉貞白。翁曰兒驅爾車。迎婦歸來還舊廬。夫曰婦整爾裾。公姑念爾今伴予。婦拜翁姑泣不起。爲儂不肖貽夫恥。夫聽斯言悲復悲。負君之咎予何辭。孔雀東南飛。化爲連理枝。昔爲商與參。今爲瑟與琴。飛鴉食桑椹。相感成好音。棄婦歸。使君喜。復生之衿斯可已。過而能改卽君子。父慈子孝敦鄉里。使君此舉咸稱美。

四哀詩

李鍾源有序

家貧以星命爲業。謹以事母。嚴以課弟。敝衣藿食。爲善不倦。甲寅之秋。送余江上。以弟相托。歸日。值君臥病。明日遂死。

有道之士。不伎不求。親怡弟立。抑又何憂。病榻呻吟。奄留一夕。萬苦忍死。見弟乃沒。蒼蒼昊天。速此嘉客。草木向春。斯人標格。

王準有序

家於湖北。從父於閩。就昏來江都。性情任俠。能文章。有豪縱之氣。壬子。游幕南昌。遂病。病中迫欲見父。方及閩而卒。

寂室草長。黯然銷魂。唧唧夜語。或泣或言。別離之夕。我送於門。回顧不去。永以貌存。三年之別。頓聞君死。聞君之死。又三年矣。

顧之遶有序

吳中諸生乙卯秋。遇於秦淮水榭中。明年自浙至吳。至其書室。得觀藏書。時校刊列女傳。值君病死。死數月。書方刊成。

抱冲奕奕。目光照人。鶴作形氣。書爲性真。我識君屋。背城面津。丹鉛縱橫。誦讀不輟。誦讀不輟。今輟且絕。將旅吳閩。我欲迂行。

郎炳有序

余從阮學士校文山左。於萊州濰縣。得說經卷。闡方田句股之理甚悉。心契之。檢冊僅十幾齡耳。未幾沒於濟南。家貧旅櫬。頗爲傷心。

我惟子識。子不我聞。閱子之文。辨特於羣。考子之年。日曙時春。聞子之死。愴然不已。子命朝菌。吾蹤雪鴻。無端之合。造此忡忡。

龍山慈孝歌

守將孤土。賊起民避。賊走鄉里。賊縛民。割如豕。龍山深兮山有廬。賊氛未及姑奔趨。朝看龍山雲。暮看龍山月。惟求父意歡。不計兒心竭。何日櫓槍星。化作飛塵沒。飛塵滿山郭。櫓槍有時落。賊向郭中喧。曷必山

中索。天言庸行人間略。頓以凶驚易歡樂。揭竿張刃到山居。子泣追呼父就縛。賊衆多如蠶。賊刃白如雪。兒言父老軀如鐵。我肉猶肥足咀齧。父呼宗祀何堪絕。兒有頭顱莫輕折。父子喧爭向賊說。賊羣掩面生悲咽。忽然聲嘯出林中。雲黑天昏山石裂。木葉狂飛水吹波。甲兵十萬鳴金戈。少時聲靜見天霽。人蹤寂寂空山阿。空山阿。賊羣去。孝與慈。千秋著。題斯室。揭君署。青松天矯生堂前。傳是當年爭死處。一樹仰而立。一樹俛而從。堂爲慈孝堂。松爲慈孝松。六百年來時代改。堂址荒蕪樹何在。精英豈令久沈埋。龍山石生光采。慈孝家風世世傳。父曰宜修子曰然。屋三楹。室二筵。慈孝圖。慈孝篇。丹青畫兮貞石鐫。心血籌之二十年。嗟乎堂成父不見。淋漓涕淚龍山前。龍山前。龍山後。龍山左。龍山右。慈孝堂成山不朽。

慈竹居有序

平湖朱孝廉爲弼之祖父。以兩兄累繫於蜀中。閱四十年。乾隆乙巳。始得赦歸。有子一。孫五。皆婦高教之成立。今歲孝廉應禮部試在都。心動亟歸。而祖母已前卒。哀慟不已。以石門方君所繪慈竹居圖。索人爲詩。慈竹居者。孝廉養祖母處也。因其所說。述而爲詩。

弟代兄繫蜀獄。婦代夫主家族。資兩地薪水足。教兒成兒入蜀。兒又死。孫號哭。撫諸孫。教且育。四十年。夫始歸。去時雙鬢青。歸時霜鬢飛。去時兒在抱。歸時孫滿帷。歸來五載復死別。夫死婦病病幾絕。徙居北郭。間種竹。耐霜雪。耐霜雪。慈竹居。阿孫鄉薦登公車。去時大母餞。歸來不見大母面。哀哀血淚垂如線。吁嗟乎慈竹居。

琴歌爲楊鑑亭妾作有序

鑑亭以主政謫戍伊犁。至是放歸。

先生不歸兮。殯君之妻兮。哺君之兒兮。自甘長此別離兮。先生歸來兮。

兒郎偉有序

癸亥秋水盜隄壞。鳩工修之。種以楊柳。築者請爲歌。以宣其力。

築隄築隄莫惜力。土嬉水怒塞不得。水不避土土失職。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築隄不成力不息。不如速成歸早食。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阿兄在南我在北。與兄合攏在此刻。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明日風吹雪如織。老父涉之僵且跌。兒郎偉。

兒郎偉。種柳深。深易生。兒郎偉。種柳多。生相爭。兒郎偉。樂交末。立蔑傾。兒郎偉。僻而弛。茹結纜。兒郎偉。侈者節。風不驚。兒郎偉。岐者北。蠡者更。兒郎偉。肩厥本。壘厥莖。兒郎偉。守勿輟。振或擊。兒郎偉。萌舍下。升其情。兒郎偉。紹在顛。厥力并。兒郎偉。日寸積。月丈盈。兒郎偉。長若戟。短若纓。兒郎偉。陰蔽喝。利衆行。兒郎偉。波不溢。木長榮。兒郎偉。豐年屢。稱闕觥。兒郎偉。楊柳密。湖水平。兒郎偉。歲甲子。觀厥成。

蝗變蚊有序

嘉慶甲子三四月間。突有巨蚊。蓄人相傳。蝗卵所化。喜而賦此。

蝗來食我粟。蚊來食我肉。願食我肉。勿食我粟。食肉肉瘦人尙存。粟盡飢寒啼一村。田祖有神再拜謝。鳴

鏡擊鼓鬻桑下。

黃鳥吟有序

有夫婦販竊者。爲盜掠其財物。蒯甲莫肯爲力。飢餓夜啼。哀不可聞。爲按其聲而永之。時甲子四月。黃鳥自食粟。桑扈自食花。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南山穀樹大於屋。兩雛呱呱夜投宿。大笑出巢頭。鬼鳥如車食人肉。肉苦不可食。食我巢中花。歷過秋霜復多雪。花上腥紅舌上血。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有家不能歸。有粟不能飽。不願樹生花。只願不生鬼車鳥。

弔忠毅李將軍詩三首

黑水洋邊黑風起。妖渠竄脫將軍死。繫馬埋輪竟不歸。化作海上寒潮飛。潮去潮來萬鷗從。咄咄怒與風伯訟。莫招公魂。公魂不肯歸來。誓爲厲鬼。殺狂寇。寇一日不靖。一日不回。

藹藹舟山月。轟轟衝冠髮。款款烈士心。矯矯將軍骨。白骨歸同安。英風而閩越。

擬殘形操二首有序

嘉慶戊辰七月。有人夢岳神決一囚。衆婦人擁唾之。所夢囚。果創發斷首。爾頭不中兮。天爲之修。爾頭不植兮。天爲之剗。狸旣爲狸兮。狸又何尤。狸知畏人兮。不知畏天。天奪爾魄兮。爾頭不全。狸戴狸頭兮。狸不知其然。

擬古諺

目注日景。不見其行。目注花苞。不見其信。肥瘦短長。不知己身。

杜弼

昔有杜弼。以潔繩物。陳之以兵。神喪語吃。我有狸奴。饜饕狼籍。笞而逐之。三返三斥。既逐既斥。羣鼠乃出。終夜唧唧。白晝滿室。乃思狸奴。求之中野。狸奴既歸。鼠不敢下。

酒興

一杯脣吻。蠶蠶。二杯甘香。勺藥。三杯濺濺。作惡。匪苦無以。甘甘。匪燠以無寒寒。天道有寒有暑。君子或出或處。雨久得霽。若親。霽久得雨。若珍。

卻梅一首示賣花者

昔人種梅。孤山之側。我非不好。憎此殘客。世多林逋。競買其白。我俗未獨。不知泉石。

友人贈金。無所用。購木。解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此解之。

屋乃生棺。棺實死屋。用掩腐軀。曷悅人目。運死想即成。或觀我生。幽不明。謂一致猶近名。

鸚鵡辭有序

李生以紙乞書鸚鵡辭。不知何辭也。適柘巔鵲巢中。二卵墮。色深青。童子曰。此鸚鵡卵也。作此以貽李生。鸚鵡鸚鵡。獨漉獨漉。乃鵲之居。爲爾之屋。鵲不爾爭。爾惟雛之鞠。爾雛既生。啞啞夜鳴。爾雛既多。不容柰何。

湖之魚有序

歲壬申水溢春麥既沒秋又無稻冬十月湖魚頓生一夫日可得數十頭賴以不飢作湖之魚以紀其盛湖之魚其魚鱸鯊方之舟之鳩我室家湖之魚其魚鯉鯉泳之游之偕我婦子豈曰無禾我魚實多豈曰無麥魚千魚百有魚在笱何患無糧有魚入市何患無裳有裳不寒有糧不飢不寒不飢不良何爲既乘其波爰授爾罟昨日號咷今日笑語長官不知尙賑尙予敬告長官我腹飽矣

筋骨篇

筋骨就衰神魄知本我夢我考康強善飯我夢我妣笑言於榻我嬉在側總角而婉兩目驚開音容頓遠輾轉於牀眠不可穩西風兩耳落葉半尺雞鳴膠膠燈耀月白我臂風痺左右揭擻白虎嚙人我疚孔劇我同我心其臭如蘭酣恬不已朝嗽引丸駕丹者叟迂我湖干淮水正溢煙波彌漫北風吹人霜髮生寒造叟之居於三十里殺雞爲黍見其二子長者吹簫幼者擊鼓飲以清醑式歌且舞

賣牛

春水曠麥秋水曠禾冬水溶至有牛柰何賣牛買舟射鴨中流賣牛買罟得鯉於渚牛食山人食水人不魚牛不鬼

買石

一石七尺吾嫌其孤泛刀於湖盡途之紆戴風而趨載歸四壘如腴如枯如巧如愚如毫如籬如同如殊

如人如吾。先充茶茶。獻獻區區。

伊太守挽歌

大清嘉慶十年。汀州伊君來守揚州。時揚州湖水漲溢。見水不見田。一君來撫之。州民獲全。去邪慝。表仁賢。吏不敢撓法。民不用詐。二嘗按部召縣吏。數讓旃決旃。爾犯法在不赦。下車僂僂自言。以薄責省。乃愆。至今胥吏恆述。斯實太守賢。三愚民吃菜事魔小。懲謹無良。民不敢復然。受君創者感泣。念太守德教。不以執迷軀命捐。四君以憂去。讀書山中秋水園。九年復出用世。過揚州。值溽暑天。體偶不良。牀第纏綿。消息理未盡。遂爾渣逝。長眠。五始傳君復任。民喜如顛。聞君之逝。泣涕漣漣。述君故事。被之哀弦。六嗟乎。嗟乎。身疾病兮。陰里居。不遐棄兮。來魚魚。期會語兮。雷陂廬。戒僕夫兮。膏墨車。倚樓楯兮。臨清渠。笑言洽兮。雲氣噓。崇樸素兮。誅盧徐。此何日兮。五月初。風雨驟兮。煩熱除。臨別去兮。攬余袂。言不盡兮。情有餘。七九月。驟兮。霜天秋。送君歸兮。江之頭。人不見兮。江水流。魂歸里兮。清名留。嗚余好兮。心悠悠。八

與人論詩

未能植籍。且爲機岳。未能彭澤。且爲康樂。未能鮑昭。且爲沈約。願爲陵信。勿步詢綽。雕鏤易工。高曠難學。勿卑齊梁。其格非弱。古律之間。實爲之籥。

雕菰集卷三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擬爲牽牛答詩。

列宿何繁繁。配惟予二人。尺素何淒淒。勸君毋泫然。二曜步孔稷。上帝恩亦頻。君姑事機杼。余姑勸力田。壬寅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轉以詩自娛。錄之得十二首。

漬久地自透。錢鈍入亦深。梅花抱孤傲。植之依石陰。君能遠市味。風雪豈相侵。郁郁壻中酒。悠悠江上琴。春水煮春茗。其味香以輕。瓦溝瀉天液。喚僕移瓶罍。受小而委大。倏忽乃滿盈。浮漫宜早退。不遇將母傾。煨茶燒春雪。茶煙滿窗牖。帶溼然柳枝。綠雲儼在手。一啜清風生。妙味入胸久。阮籍嗟窮途。此際復何有。乘飽究書緒。心靜因神迷。手弛帙自落。垂首從斜敝。鬲餽亦何擾。葛藟亦何遺。觸案頓驚悟。神味來遲遲。甲盞久不解。城池將爲禁。汲泉洗枯硯。次第除塵氛。泉水淨如鑑。頃刻成烏雲。烏雲有時散。紅日有時曛。霾曠匿蟾魄。蕭室苦沈晦。挑燈惜膏竭。草短復將墜。風聲雜驢嘶。雪氣迫狗吠。獨坐思古人。擲楡知鬼詈。驢老怯風雪。張頰長悲鳴。訥訥向人語。船作求食情。寒畦有野綠。裹以囊中秬。飽齧健足骨。吾將踏新畦。柴門向橋畔。漁人繫船立。朽校縫羊皮。風雪半侵溼。掀須發款竊。凝目待魚集。網起得蜺蛤。招手喚兒拾。雪密漬衣寒。泥肥藥田瘠。農人志在食。奚恤溼襪。一家分兩船。往來沿沙磧。飯熟聞婦呼。扣船歸蒨宅。晝晦午若酉。樹畔歸寒鴉。肅肅擲殘雪。紛紛飛墨花。近林必掠地。將宿先翳華。樂兮此雅志。避弋依幽遐。

邨人敬社神。懸燈若帆席。細雨透燈紙。燈光混紅白。朔風嘯空野。寒星滿春澤。婦子喜年豐。倚門話今昔。橋下水如夢。橋上雪如練。人過雪中橋。行行赴僧院。隔溪鐘磬清。穿林燈火見。枯坐懷孤禪。天人息交戰。

秋水

同此長川流。入秋見殊異。鷗鷺樂閒靜。夫渠歇紅翠。平旦長吏心。古今恨人淚。莊生多達觀。大道此中寄。

雨後憶田家景事

猛雨拂炎熱。晴雲澹天地。烏犍柳下眠。邨老理田器。欣欣陸中綠。生意滿郊遂。白鳥時飛飛。小立破平溼。牆破東南隅。青青竹與桑。呼兒姑編籬。其言頓且詳。牆下韭葉肥。泥溼蹴易傷。無稻腹何果。無蔬難進觴。鄰翁扶筇來。相見言依依。君家園中麥。曾貰無遲違。入市二斗餘。攜將百錢歸。阿甥爲牙郎。言值當尤微。橋畔溪水新。游魚咬芳杜。新婦單葛帶。結作漁家罟。榆陰生微涼。左右蔽炎午。稚子牽鳴蟬。飛飛怒鄰母。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上策或流涕。出關或棄繻。當時殊自壯。其意將何如。人生富貴卽無命。焉能坐致無趨競。得來卿相知何年。何如眼前行樂餘。聽天君家有酒香如梅。我來豪飲擊瓊杯。座上之客盡豪士。權呼諸謔喧霆雷。君不見項下須。蕭蕭未必蒼。仍烏君不見杯中酒。長鯨吸盡斟還有。鷓鴣自啄還自呼。公卿皂隸皆同朽。君家太白曾云爾。古來萬事東流水。

北門送客行

朝從北門來。暮從北門去。來時共一心。去時分兩處。寒風著素秋。晨雞報旅曙。孤篷草樹間。飛行悵神助。囊無綠綺琴。欲訴難徑語。嗟哉泉下人。徘徊發長慮。

題吳玉松太史雪除夕游山圖

忙者何日閒。閒者何日忙。誰道歲云暮。舉世宜皇皇。俗喜嚮喧熱。君意故冰鐵。此游知無心。披圖信風節。

題黃宗易縣尉恩長印譜作

雕蟲非壯夫。何爲事佔畢。白骨難千年。名字空稱述。溶溶吳水春。澹澹邗城日。爲我寫古懷。君有刀如筆。

題朱敬亭郡丞械乘查圖

危莫危。乘枯查。險莫險。大海水。海水立萬丈。波濤發奇響。孤蹤渺何處。迷離入煙霧。變化看桑田。忘機識鷗趣。吁嗟乎。天上斗牛分。人間吳越路。君旣之乎斗牛。茲復來於揚州。試問曲江水。曾如天漢流。君不見。西海之查。星月挂。衡陽之查。作妖怪。查兮查兮。豈不靈。千年萬年。皮常青。查中人。聽我。一言。八月之望。織女。一日。一周。朝在北。夕在南。查十二歲。一周。身經乎。窳窳之窟。耳聆乎。精衛之音。窳窳蠕蠕。多如蠶。精衛啾啾。愁不堪。查中人。何不乘桂楫。泛沙棠。紫微帝座。光皇皇。三台四輔。正位中央。君乘雲漢之升氣。自東井。躡天潢。宿閣道。繞王良。倚魁柄。兮聯文昌。從輔弼。兮稽首天王。查中人。切莫效海上客。袖中空得支機石。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亭修禊

灤水出西郭。北流成明湖。空亭面清漲。山色盈四隅。春半草木長。未與江南殊。岸柳著微綠。池魚出淺渚。開櫺揖蒼翠。遠風吹煙蕪。良辰隔春閨。而月遙相須。使君發清興。少長邀與俱。余來詣山左。千里馳崎嶇。勝會值孫謝。風詠追沂雩。聚散豈有常。及時宜嬉娛。落日滿城堞。長獻沿歸途。

佛峪

朝從佛峪游。五步一回曲。縣厓愕人意。亂石躓馬足。窗收鐵角雲。樹接龍潭綠。安得李營邱。圖之饋凡俗。

龍洞

佛峪之西北。五里至龍洞。仰度不盈尺。躋入亦容衆。玲瓏百步餘。煙雲任迎送。巍巍公子樓。的的仙人壑。

官柳

聖朝治盜之法。法天地。不以人治。以木治。山東劇盜。馬上來。橫截客商。商莫避。夾道青青植楊柳。楊柳成衙。觸馬首。千里真成草木兵。十圍詎出將軍肘。天鵝一啄。檣槍落。飛鷄食楫。民懷樂。清陰喜見四方分。行人之得。喝人托。今年游跡。而山左。車塵十丈。春煙鎖。舊枝老秃。新枝高。舊枝枯立。新枝裹。新枝舊枝。歲相易。來者去者。日千百。太平已久。路塵清。樹不邀功。自青碧。吁嗟乎。爲國之楨。報天子。道旁官柳。猶如此。

香樟

道旁老樟樹。不虞霜雪侵。幽香作花氣。紅葉盈春林。三五聚古墓。千百生遙岑。下夾綠谿曲。時雜青松陰。鷓鴣鳴朝風。旅人懷好音。當年曇下桐。斲作中郎琴。柯亭望不遠。秀色開煩襟。

烏篷

縮盈二丈餘。廣不足五尺。采績錯蛟文。烏油漫篷席。元衣而繡裳。篆車墨其鬲。牖戶時一開。秋鱗卻鱗脊。

江鯤柱

春從甬江游。海族笑初識。鮮荔未獲嘗。河魴此當食。每飯索庖廚。動疾說豈惑。桃花官渡春。漁師散網罟。萬里淨無塵。生民樂何極。昨聞孫將軍。奮勇殺海賊。

晚泊慈谿

泊舟待潮至。倚櫓望山色。落日散餘紅。陰靄裊微墨。一鳥投遙岑。羣艘列比翼。今夕餘姚東。來朝上虞北。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爲母壽。

恭人姓熊氏。累世簪與纓。曾祖澹岡公。尙書班六卿。王父官翰林。宇內馳其聲。中丞爲之父。觀察爲之兄。嫁爲林氏婦。夫子司北城。御史互相劾。吏議當質成。阿姑年旣老。聞變豈不驚。旦夕病危急。醫藥須經營。囊無一錢澀。膝下聞哀鳴。恭人曰已矣。且晝思專精。冤者賴以白。病者且更生。恭人曰已矣。返里偕南行。隱居西山西。曲曲湖水縈。秋燈課兒讀。春雨驅奴耕。謝家林下風。相對有餘清。乙酉迄丙午。家事艱支撐。況以歲荒歉。阡陌枯禾稭。食指旣煩衆。生養尤關情。有子曰道原。豪俠先知名。劍欲天外倚。對人肝膽傾。得興萬言易。放懷千金輕。黔滇蜀閩粵。萬里吟長征。西秦暨東魯。往來邛洛京。交友遍天下。聲譽喧鋒旬。慷慨論今古。叱咤吞鱸鯨。歸來見慈母。藐然如孩嬰。孝敬有如此。母教知可貞。恭人年七十。健不殊生平。

時誦釋氏書。借以怡神明。兒輩未可效。戒訓何純誠。余今客於越。相聚皆豪英。主人阮學使。誼爲恭人甥。庾泉前致詞。春莫言歸程。五月二日吉。上壽稱兕觥。學使述姆德。一一符鄉評。黜黜坐中客。各自抒華菁。余緣學使言。譜以和琴箏。

禹陵

曉出東城闔。乘舟探禹穴。溪勢極繁紆。山色信奇絕。紅垣峙巒曲。翠木抱危岵。巍巍窆石亭。石半已經折。上有古篆文。撫讀惜摩滅。浙東山水清。此獨標神烈。蹟古氣卽厚。心異境乃別。古陵多假稱。斯地非僞設。施施抒曠懷。凜凜執恭節。禹貢昔披讀。山經久校閱。潛處寄逸思。情性日迂拙。

同年哥

自杭州至衢呼舟子曰
同年哥。同年哥其妻曰同年嫂。

同年哥。竹皮爲笠。椽爲簔。上灘不得如灘何。同年嫂。人言十五容顏好。容顏今共秋山老。家住蘭谿女鋪東。往來送客江郎道。江郎山接仙霞關。行人南去舟空還。還時經過捉差處。銀鐙繫頸當差去。垂頭典賣衣與釵。哥問餘錢嫂不語。

江山船

中廣尋有二只盈。頭廣周尺一尺脰。巨檣十丈尾上喬。男力如牛女僂黠。上灘校似下灘難。秋蚊負山蛻轉丸。下灘校似上灘易。雙檣搖搖逐奔騎。新秣炊熟客加餐。小犬吠波老豬睡。

鷓鴣船

義烏之舟曰鷓鳥。兩頭纖纖中亦小。遇石塞途努以肩。身有襖衫不校。荜州水狹不容舟。賴此長驅入。宵襟。或云此類姦宄藏。每於月黑行探囊。不比大船巧於取。劫掠惟以溫柔鄉。君不見。西安渡口叫孤雁。船頭新立旌貞坊。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終日但紅樹。奇觀快初獲。迎人發春采。萬鶴攢丹額。偶然見蕭疎。星星數點赤。王師殺匪苗。人血滯戈戟。回轉入隅曲。炊煙聚茅宅。間有橘柚黃。亦雜椶櫚碧。風雨起前村。胭脂惜狼籍。葉盡柏子垂。千株遠遙澤。乍驚桃落花。又詫寒梅白。

喜舍弟歸自太原

吾弟意脫略。有氣無黃金。奮往忽甜苦。心可形不禁。脉脉遠游子。十載無歸吟。高堂互相念。夢語喧寒衾。閉門寄妻子。對人粧鶯暗。使人骨肉合。曷憚風霜侵。洪流決曹沛。阻滯舟淮陰。兩月伴老困。笑語消秋罈。才得就京邸。蹤跡占鶯參。井陘石若鏃。朔氣橫蕭穆。三更逐驃脚。叱咤防姦壬。驅車到陽曲。卸任方開襟。君整合歡酒。我彈歸去琴。素鮮壯游癖。山多耐登臨。所來爲君事。事畢甘浮沈。來去六千里。往返無機心。幽燕少年志。束髮久相欽。任俠滿河汾。交游誰古今。肝膽在澹泊。人言空淺深。我昨自太末。歲杪還舊林。家書適遠至。撥火探離音。澹墨無數行。道德相規箴。自言時悔過。詞氣何悁悁。我父昔在日。仁義懷璆琳。爭心息雛驚。道力穿重楸。蓋棺察里論。賢愚稱棠忱。吾弟得遺意。我愧言同岑。勉哉勿蹉跎。一蹶艱追尋。

平渡大河水。失足汗牛渚。

題黃次和雙橋一石一梅花圖

雙橋之間室如斗。我來吟詩索君酒。幾年君我江湖走。太翁七十鬢眉白。竹杖攬髯對庭客。今來空見階前石。郎君十五神仙骨。寒嚼梅花詠明月。梅花寂寞郎君沒。

題汪飲泉林屋幽居圖

君生廊廟器。何以懷山林。才遠絕爭意。古人多素心。我家南湖南。寂寂無塵侵。欲招作鄰里。晨夕同高吟。春鳴待晴棹。寒竹容鳴琴。昔年良友約。結鄰棲湖陰。其人既已沒。舊話難追尋。

歙縣方雨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與君謀面初。贈我相思子。人生多別離。念念長如此。靈根數畝滋。君家故園裏。云植百餘年。華實乃兼美。厥華霜雪容。一縷紅須倚。三載實方結。棗棗角相抵。實老紅亦堅。又必三年始。豈無旦夕成。春風熟桃李。豈無易合交。瞬息異生死。莫謂成之艱。樽蒲非所齒。不解長相思。一室自千里。

阻風燕磯三日病滯下甚劇

前年乙卯秋。阻風泊江口。假此愜游志。歷徧衆山藪。今秋復阻風。疾病蹇行走。臥數蟲鳥音。自愧強閉口。夕夕怨風鳥。時時疑岸柳。柳枝有折痕。別離送未久。白門秋色佳。羈留亦天厚。人病思室家。此外復何有。病愈有作

待月轉風雨。寒庭立幽閣。移步值枯葉。葉破響驚膽。百慮頓消滅。叢柯見苛慘。

天界寺

昔年展誦青邱詩。天界佛寺名乃知。洪武創業造此寺。徵辟名士時居之。我游金陵十一次。今年始獲到此地。壁破猶存龍鳳文。門扃疑匿狐狸魅。草深覓路問村娃。老僧赤腳迎供茶。小樹扶疎出檐宇。滿階不見辛夷花。

自平望之崑山

闊處渺無際。窄處兩岸逼。一闊間一窄。自然成消息。我從平望來。歧路入旁側。是時仲冬夜。水月共一色。開窗面寒漪。風氣觸有力。煙霧頓蒼茫。舟子路不識。泊舟菰蘆中。月落水光黑。高臥待天明。夜永曙久匿。夢中聞伊呀。舟人喧早食。推篷一遠觀。崑山塔在北。

邳州渡

邳州渡闊幾丈。岸斷橋摧水聲響。有船渡人不渡車。驅車欲行仍徐徐。水深路沒行不得。以錢買路路乃識。月落雞鳴火數叢。馬嘶人語煙波中。鞭馬上岸馬力窮。邳州渡渡實難。聞說新來好官長。禁人掘橋掘者杖。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戴金溪嘗道僕所著書。明日至鐵廠訪之。

四十始入都。自怯時閉戶。一二舊交外。未敢強與伍。戴君久聞名。學識貫今古。何以知鄙人。神交托肝腑。

我居柳巷南。與君隔數武。晨夕可過從。嘉言藥愚魯。聞君性在書。力學耐辛苦。退食卽冥探。不自知簪組。儒生一登第。文章等糞土。遂令仕與學。判若農與賈。子產吏之良。博物昔所取。長安冠蓋區。酬應日旁午。勢利誘我心。不絕已如縷。何以操吾真。舍經莫爲主。讀律不讀經。終非堯舜輔。聞知性在書。於政豈小補。

塵尾

疲驟非驥子。附尾多飢蠅。幸有塵在手。不容頭上騰。取與幸無礙。卑賤亦自矜。好雨東南來。晨涼葛不勝。旣令塵氣匿。又禁炎威蒸。放手且酣睡。一夢清如冰。

泊車邏

人言下水速。無如風打頭。況以長江船。行此運河流。車邏一夜泊。白鳥飛如鷗。入舟食人血。揮去旋復留。門窗待天風。軒轅垂珠旒。片月東方生。青草光油油。屈指到家日。將及仍逗遛。非關人智短。造化難強求。

鰍魚口

才過露筋祠。又入鰍魚口。舍去大船乘小舟。一湖菱葉橫魚罾。雨後湖田早稻肥。田邊野鳥見人飛。農夫相見說田事。不問長安幾日歸。

村居草木詩有序

昔江淹遷謫閩中。作草木頌。蘇氏園中草木詩。亦京師倡和之作。壬戌六月。余自都中歸。閒處靜觀。別有所會。撫時憶昔。感從中來。亦得十一篇。偶同於蘇。實非效之也。

客游亦云倦。歸家值長夏。槐老舊枝歇。新肄復盈把。愛惜不肯修。時時墮檐瓦。無名青草生。參差沒人課。湖莊遠市城。門外無車馬。

幼女種秋葵。葵生正盈尺。葉才鴨腳舒。秀立見風格。摘葉令婦烹。清香發嫩碧。昔人盤中餐。難語食肉客。吾愛向日誠。開花宜倍惜。

竹老笋不豐。新篁苦短瘦。當窗綠一叢。涼氣生晴晝。晨起翻古書。陰陰益神秀。惜乎蒿與藜。相雜且爭茂。持鎌絕其根。蒼耳刺滿袖。

去冬程先生。貽我芄蘭圖。爾雅幾回讀。細驗囊中茶。吾村多此物。柔蔓綠牆隅。晨起度枝葉。頗與圖中殊。化機任天地。形跡真難拘。

臭樹花實香。或以名棄之。傷哉耳代目。抱質空自知。衆惡我必察。不令鉄鐵施。花開簇紅玉。一椽數十枝。折向膽瓶中。人擬天桃姿。

護草北堂發。見之憂乃忘。勺藥不堪贈。離畔開青棠。南風來悠悠。風中挾幽香。靜坐得天性。萬物同相羊。及時足怡悅。多事懷秋霜。

栽柳二十年。酬我綠深深。主人多遠游。閉此溪上陰。流光迅如電。人老木成林。幻影歲更易。舊迹焉追尋。打起枝上蛸。嘒嘒煩虛襟。

先人好花木。手植半零落。我憶垂髫時。誦讀不知樂。窗外三老梅。風雪破寒萼。旁有百尺松。孤峻入雲幕。

枯根不忍去。相思影依約。
尙有木蘭樹。扶疏勝於昔。山茶老而豔。初春鬪紅白。海棠有子孫。新條抱薜石。六月衆花過。翠葉亦清適。叢桂何耽耽。豈惟香可摘。
吾族聚一村。四圍擁喬木屋。瓦密相次。家家稻梁足。迄今三十春。丁口日消蹙。雖言命運艱。亦爲廢耕讀。舊屋無二三。檀伐惟存穀。
荒園不成式。先業未移更。自昔無梧桐。梧桐多秋聲。祖宗世仁厚。接物全春生。後人永宜念。莫愛朝菌榮。良木自不腐。何爲口舌爭。

阮中丞得陶陵鼎。送置焦山。邀同人以詩賡之。作五言一首。

陰糜鼎之鄉。陶陵鼎之國。自西而徂東。祝事薦鬼食。歲月旣久遠。深泊不得息。所歷知幾家。主人今始得。琅嬛仙館中。摩挲辨古式。平湖朱孝廉。考古有特識。定陶亦稱陶。汾水逕西北。將軍大司馬。送葬奉上勅。定陶共王陵。官廚器不畜。此鼎汧所供。有據匪私臆。僉曰鼎幸哉。得依主人側。主人曰否否。萬事不易測。我生保護之。子孫難世德。萬一鼎失所。我心能無惻。爲鼎計久長。窮思周四極。焦山江海間。卜之蔡食墨。筮人諏日吉。飭匠備裝飾。匱以文本雕。衣以古錦織。設醴行嘉賓。酬酢日西昃。人各譜新聲。工歌壯行色。從此鼎入山。煙霞自深匿。評議任游人。永勿墮貨殖。鼎身廿一鐫。鼎蓋卅五刻。陳列非一枚。消磨歸朽蝕。悠悠二千載。獨傳豈人力。寄語山之僧。晨夕慎瑩拭。文王舊鼎存。與山同不泐。此地無譁囂。相從守元默。

田家

春晴未耕作。邀我聽新鶯。小舟六人坐。泛泛隨波行。相去僅二里。屈曲成遙程。舍舟入蓬室。環坐杯頻傾。園蔬味真妙。笑傲忘隱名。谷風東南來。吹雨作寒聲。可無皂隸至。歡飲到三更。

治平寺

我居湖水南。閒行水之澳。四面波如煙。屈曲達僧屋。巍然一殿存。佛龕飛蝙蝠。破垣倚孤墳。棲遲供漁牧。僧詎耐荒寂。扃戶去不復。鄰家見客來。煮水潤枯腹。此寺肇自唐。此地本平陸。南北爲通途。千家聚邦族。桑田旣成海。周環但水複。東望露筋祠。煙波隔春木。孤帆甓社來。森森接淮濱。吾居咫尺間。蹤跡徒鹿鹿。今年爲此游。自謂有餘福。陰雲連湖波。昏黑忽蔽目。欲探壁上碑。手摩不能讀。

石坊

石坊立墓前。樹伐石孤立。疴癢任牛摩。糞汗任鳥集。偶爾乘小舟。曲從小澗入。迤邐至墓前。向墓謹長揖。凝眸辨坊字。字上苔花澀。葵心郭隱君。不仕無官職。曾爲鄉飲賓。高風重邦邑。吾里俗故淳。耕讀各安習。願勿見異遷。野稊雜嘉粒。先民有遺德。光輝長熠熠。

登甘泉山

南嘗登會稽。北亦瞻泰岱。惟此甘泉山。若彼皆不逮。豈真較彼高。近我則偏愛。三月旣生霜。隨意約同輩。十里沿溪行。由面達山背。野鳥餘春聲。青松作閒態。巍巍靈雨臺。四望目無礙。湖光遠接天。桑田繡其內。

金牛一點煙。北固澹如黛。前人未品題。此山乃韜晦。或云斗之精。七峯與天配。山神不受諛。不必向塵諛。山根有人家。竹籬聞犬吠。

薤草

一月不薤草。當門如亂絲。呼僮急芟盡。莫使稍留遺。猛雨至如箭。秋花皆傾欹。乃知花本弱。賴草相扶持。賴草相扶持。爾花安用之。呼童亦拔去。讓月鋪階墀。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畢家洶

舟子不識湖中路。強意勞勞入煙霧。家住湖西舟北行。問之不得言其故。是時月黑東風狂。猛雨如箭斜入艙。魚斲遏波作八陣。盤桓欲進悲羊腸。草邊漁父正酣夢。箬笠作枕手抱壺。此地從無估客來。夜靜何爲成市閩。向前拱手問所在。指點垂楊見高塏。性定雙眸頓有光。東西南北原無改。

奉和董晉卿士錫湖上對月詩

繩毬上楊魚入几。漁舟纒泊柴門裏。三十六陂連一湖。對月吟詩董夫子。夫子家是毘陵人。一經授受來湖濱。盈虛欲向望舒問。瀕洞忽逢馮夷噴。蟾光四布無遮障。琉璃一色鋪秋浪。閒時放艇老樹顛。稻田茅屋居其下。吾家住此五百年。屢憑異漲居不遷。湖中風俗舊淳厚。吾田雖沒吾天全。湖上年年蕩洪水。波光月色明千里。續君高歌別有哀。人心風浪何時已。

先人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株。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開

花殊可人意。

誰謂難養如其蕃。不惟有子兼見孫。大者高過屋。次者齊牆垣。小者二尺許。艷艷連一根。稱爲兒女花。信手非浮言。今春春寒放花晚。左枝先發隨朝暾。杏花已落柳花白。倏然秣韎堆盈盆。或云此種號鐵殼。兩花儼足聯雙璫。他種花期可人力。惟茲開落皆天恩。永昌二芳記其盛。品題我亦符南園。猩唇犀甲任比例。後凋宜同松柏論。萬物多態卽多媚。此花深厚能久存。初開適丁海棠醉。末後尙及紅藥翻。風雨摧折侑滿地。顏色不流苔蘚痕。古人愛菊愛蓮不知此。太息對花浮清尊。

賣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鍾核之。乃桔梗花耳。

日日服藥餐草根。見花見葉不相識。花傭詭譎隱真名。檢徧神農經乃得。市人但詫形色奇。豈知治肺有神力。凭闌對花拭倦目。隱見無常詎花獨。市中女子知韓康。階下繫囚辨張祿。射策空傳任賢輝。吟詩那有羅公福。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春花多豔不能久。秋花能久豔不足。夏日烈烈赫如炙。海棠桃杏葉銷綠。紅薇梢頭初破紅。輕綃縞出搖薰風。七縷斜牽一趺繫。別致不與凡花同。我品衆花此第一。奇麗鮮柔靜雅逸。生長籬落知者誰。野女攀折老犍齟。鄭重移來修竹間。幾叢絳雪翠雲環。木榻夢回枯眼豁。茗甌煙細午心閒。心閒眼豁疏闌畔。日影東移啼鳥換。朗誦樊南集裏詩。一樹濃姿獨來看。

讀易有悟。忽聞竹中鳥聲。

盈虛消息相爲根。自然升降無有痕。酷熱不雨萬牛喘。獨臥北窗無人門。烏托修篁不知暑。呢呢嬌啼小兒女。竹牀茶竈午風清。拋卷移神聽爾語。天機一一靜中生。不辨辨之旁通情。彼適作聲此適聽。清濁柔厲皆時行。非閱陰符及莊老。迹象幽元趣枯槁。抱一終爲一所鈐。牢籠萬態惟蒼顯。

擬古三首

絲黑不復白。髮白不復黑。去日積何處。流光不知息。孜孜讀道書。或晒費日力。冥思入三微。苦志逐五賊。乘墉義弗克。惟困乃反則。

葉繁發華小。葉盛成實稀。造化有消息。君子宜知幾。富貴徒百年。子孫嗟式微。淵哉札八兒。獨能明其機。根本辨澆厚。情性何是非。

雪明不若月。月白不若雪。雪白乃易緇。月明恆見缺。優優惟大圓。萬物育無別。隨性爲浮沈。權境變酒血。鄭圃禦寇居。東海魯連節。固哉概駒株。徑徑石之矧。

兩君詠有序

江都黃春谷承吉。甘泉李濱石鍾泗。年相若。才器亦同。皆善余。乾隆壬子癸丑間。時共詩酒。晨夕相見。乙卯後。余餬口四方。踪跡少疎闊。然歸則必聚。嘉慶辛酉。余與濱石同舉於鄉。乙丑。余丁內艱。旋以病自廢。而春谷於是年成進士。作令於粵西之恭城。濱石以丁卯春入都。落魄不能返。今年沒於京邸。春谷亦以

事罷官聞而慨之。作兩君詠。

造化鑄詩魄。一官遠南征。南方多木客。其吟幽且清。簿書日力餘。唱和成奇聲。五載恨離別。幻念增遙情。灘江春悠悠。爲君籌歸程。糠粃殊自慚。離索安農耕。懷人向湖月。矯首時孤鳴。幸哉何易于。可之揚其名。柳州文自雄。遷謫豈爲榮。歸來作詩人。壇坫無主盟。相對鬢如雪。雄辨猶平生。

右春谷

君死在今夏。死別當前春。君志邁鵬鷲。我病羞淺巡。晨夕昔與共。存歿今殊倫。一棺二千里。家世徒清貧。孤雛未識字。伶仃稀昏姻。旅魂長不歸。跋涉終何因。我生善齟齬。君我獨相親。尊親白髮垂。雞黍爲我陳。尤與阿兄好。阿兄天且仁。江南草樹秋。送我江之濱。吾弟弱好弄。勿憚口舌頻。歸來阿兄歿。雁影孤風塵。壬戌同北征。抵足棲雙輪。鈴聲晃燈影。歌泣皆天真。夜起憶往事。矍矍須向晨。公達果先亡。門戶依何人。

右濱石

足疾

水涌夏不暑。賊寒寇我足。將學野鷺拳。傑僂一水曲。悲哉褚彥回。不見邱靈鞠。

題阮梅叔亨珠湖漁隱圖

十里狀若掌。草堂在巨擘。四面圍湖波。一棧達方宅。山光入樓者。帆影隙樹白。左右多漁家。往來但田客。本無車馬喧。洵乎塵囂隔。

古者士大夫子弟授田耕。貴者不忘賤。耕者豈不榮。與爲執紼兒。願爲鄉曲英。兄貴弟驕佚。識者護爲僮。兄貴弟隱退。舉世稱錚錚。非真好漁釣。少豈無宦情。方在田野間。凜凜時戒盈。處求學業積。出輔大化成。所懷在道義。猷畝猶簪纓。

記得一首哭汪孝嬰

記得秦淮上。與君初結交。君思入淵窅。余性非勦鈔。邂逅臭味合。情誼因投膠。記得歲丁巳。與君各家居。探蹟析疑滯。千里憑尺書。記得長江頭。阻風維客舟。君從蘆中來。月上方如鉤。記得余在京。君向六安去。有客賣書來。超超見元箸。知君學力深。孤詣絕飲助。君身清且羸。歐心爲君慮。記得癸亥秋。課農納禾稼。君騎匹馬來。訪我田間舍。記得丙寅春。初月二日吉。君來十日留。縱言集一室。放船風雪中。清興邁古逸。是年余在城。與君隔數武。記得余注易。得卽貢君親。君爲施丹黃。直諒判去取。是年夏秋間。君往測海水。記得與君別。送君東門市。明年君入都。信宿揚州城。晤君一夕譚。明日君長行。君主大金吾。進君修國史。書成授校官。吾聞爲君喜。記得君書來。示我黃山記。云得王孫鍋。辨識古篆字。明年又書來。追溯昔年事。漉酒烹鱗鱗。嘉貺念亡弟。亡弟墓草生。沒世已五歲。記得開君書。芄蘭橫泗涕。癸酉秋試後。余季偕君來。余以腳下痛。相見遂遲回。孰知返棹去。未幾歸泉臺。泉臺歸一載。余尙未聞知。聞知有凶信。傳言余尙疑。續溪胡孝廉。竹邨君高足。狀君上史館。移書向余屬。開讀胡君書。悲君真不祿。親老兒幼孤。何以繼饘粥。官冷況清高。瓶中久無粟。脉脉爲君思。淒淒爲君哭。從此秦淮水。思君不忍游。從此豆花下。蟲語聲啾啾。

思君對飲此。不忍獨持甌。思君風雪中。不忍泛輕舟。不忍開舊箚。愁見君手跡。不忍上小亭。上有君書額。記得前年書。問我注周易。周易稿未成。稿成用請益。今年稿寫成。何處續君魄。君魄果續乎。燈花夜幽碧。

冬日雜吟九首

窗外暈靈發。几上蘭膏眇。引扇息蘭膏。滿室見天曉。攝衣出庭除。天光動雲表。友犬鳴庭葉。儷雀闢霜篠。亭午方罷餐。餘霞上林杪。

乘車赴寒垌。道旁陳人宅。歲月稽栝樞。富貴繫碑石。游魂森何之。假借著形迹。形迹焉久存。青青生宿麥。古墓犁爲田。古田築爲墓。消息如川流。逝者誰能駐。村媪無是非。抵掌話今古。村老無禮儀。酌酒辨賓主。捆葦障隙風。倚柯運齊斧。計歲爲饔飧。方寸絕城府。隨序樂有餘。自食力勤苦。

勤苦在祖父。游惰在子孫。粗糲日以厭。視聽日以昏。既恥樸陋見。鮮服行市門。市門無藉多。交結爲攀援。惟詡飲博豪。不聞田舍言。田舍一朝盡。單子無饔飧。

儒者崇空虛。聚徒說心性。莠民亦效之。左道干法令。食芹莫食蛭。食蛭生疴病。事儒莫事魔。事魔絕身命。大道若路然。孝弟重百行。烹肉養尊親。殷殷告衆姓。

有客游京師。謁選將親民。問我將親民。親民將奚先。我久事躬耕。所悉惟耕田。植苗須及早。鋤耨莫待老。稗老良苗稀。植早粒堅好。養樹當柔條。教兒當懷抱。

負販不得意。白頭爲蒙師。茅堂儂背入。窗紙明朝曦。童子六七人。課餘相爲炊。瓦盆燒枯桑。一屋春熙熙。

珠盤粟米習。雜字勞蒞宜。捫蝨壽不倦。安用風雲詞。

白雲幕寒月。開門乍翹首。不見雲東行。卻道月西走。長河已西落。無復箕與斗。參伐乘南檐。肅氣生觜口。夜永不肯寐。秉燭觀短書。神鬼雖寓言。感人何悽如。經史殊謹嚴。難以徧里閭。著述重懲勸。苛細分誠虛。擁衾念疇昔。親故來徐徐。叙論猶平生。形骸未覺疎。雞鳴高樹顛。驚晤增欸噓。

冬煖作

風輕聽冰雪。雨簡見沙斑。渾是二三月。卻忘四九天。相裘摘梅葉。開帘放爐煙。草綠竹籬下。日赤紙窗邊。太歲度尙賸。青陽驂疾還。前夕凍方滿。今晨雪未慳。嚴肅頓銷斂。和仁竝昭宣。愚儂辨勝復。天意重生全。罔魚延飢歲。種麥耕荒田。

後湖觀打魚歌

秦淮水淺白魚貴。主人爲客具鮮味。賭酒樓前客醉多。打魚湖上人歸未。昨日雞鳴山寺登。北窗開共老僧憑。蓮葉田田雜漁艇。蝶螭蜥易行苔陸。

雕菰集卷四

春日新晴

雨歇楊橋後。春從晴處加。元駒歸砌穴。黃犢臥檐牙。燕捉風中絮。魚吞水上花。錫簫聲喚過。窗外夕陽斜。

己亥金陵道中

紛紜蝙蝠競如何。只有秋光極目多。水向客船飛白馬。山迎人面點青螺。六朝故蹟千年在。百里寒江半日過。一枕西風吹入鬢。曉來壯氣幾消磨。

九日

此日宜持吏部螫。吾家賸得是牢騷。人非陶令何須菊。詩勝劉郎不在糕。兩岸風聲催塢葉。一天霜影醉溪毛。藥爐茶竈蕭條甚。枯坐頻將短髻搔。

姚仁和百歲

誰訝雞窠事未真。村中已有百年身。能譚三世以前事。不見少時相與人。短髻插花猶帶黑。布袍補線卻安貧。竹篔到處春風暖。坊表宜邀帝澤新。

戊申元旦

絲雞蠟燕俗相仍。備物吾家笑未曾。老去梅花多似叟。殘柳樹半成僧。經綸爛話晁家令。風采誰摹張

季鷹兩甕屠蘇十日醉。醪醕也博酒徒稱。

訪鍾保岐簡

離羣何自滌疵瑕。訪友城闔夕照斜。滿案亂書同我癖。迎門秋柳識君家。信知著作身堪等。須趁頭顛髻未華。爲問鏗鏘說經語。可能分與伏虔車。

答詩

鍾懷

久欽著述足三餘。未許登龍轉恨如。前日幸來張霸宅。有人取去茂陵書。一編饋後還應速。十脔將時望豈虛。若得石倉窺秘奧。焚香濯露閉門居。

舟行

江南又秋矣。來此亦何依。仰聽百帆嘯。眠看兩岸飛。蕭蕭客中髻。浙浙肩上衣。啓窗望山色。夕陽淋翠微。題攝山僧寺壁

所爲本雞肋。來斯意益枯。石留雲影靜。松護月痕孤。豈尙繫凡念。殊堪息病軀。佛龕燈火碧。長坐對檐颺。哭顧超宗

翹首徒然問太虛。君幾次淚沾袖。一生辛苦但謀口。半死沈吟猶讀書。果是奚囊病昌谷。恨無遺頌出相如。早知才大嬰天妒也。臥湖濱作老漁。

十年相處作交游。死後丰神想處留。傲物每張青白眼。養親時作稻梁謀。更無議論來雙耳。尙有謾言到

九幽自是衆人皆欲殺。而今猶未愜心不。

輿尸兩世尤堪痛。白髮衰親正倚門。半榻殘燈橫病骨。一湖寒水隔秋魂。縱然命蹇何應死。說到名傳豈易言。郭有道碑吾不愧。文章今且爲君論。

寄阮芸臺孝廉

人生不易聚。相念爲多疎。四五年前面。三千里外書。期頤山上鯉。富貴水中苴。努力事傳述。此堪比太虛。

江邨二首寄城中諸子

舊橐攜來兩卷經。江邨聊自寄吾形。風催帆月流窗白。雨帶山煙入硯青。晝永只聞羣雀語。林深時有片雲停。年來益老漁樵性。愛傍幽閒自醉醒。橋竹林花絕市塵。又因坐靜覺情生。大江來去舟何定。良友別離杯獨擎。屋上鳩聲愁夜雨。梁間燕子愛新晴。幾時共買平山棹。盡取詩人一一評。

嘔血

病魅何爲忽我侵。丹霞冉冉出胸襟。爲多輻輳猶難死。別有膏肓尙未鍼。不見項瘰成左癖。幾人身痿作書淫。山妻對此休驚怪。紙上編爛吐到今。

寄朱休臣

從來

每重知名。慚愧齊竽逐隊行。狗曲怒嘗逢博士。龍頭句敢壓彌明。聞雞野店君先舞。種樹重堂我

未成莫道珠光爲科目。秀才胸次有蒼生。

原作

朱士彦

租驢博士鎮相逢。被酒何人識乃公。坐擁百城胸列宿。行吟七字氣成虹。大兒文舉今安在。老子韓非傳許同。甃社蚌珠知有意。相期攜手鳳池東。

內人三十

鴻萊風味可追尋。聊向秋花酒共斟。七八年來忘我困。三千卷裏託君心。內人賣銀耳。買書百餘種。綠葵紫萁勞烹飪。布襪棉裘費剪紵。爲笑良人多賤骨。不妨姑效白頭吟。

秋居

田事已半畢。秋居知適然。豆稀遙見兔。柳落靜聞蟬。爽氣開眉宇。閒心生暮天。自甘陶令拙。才效子雲元。

枯坐

枯坐識物理。吾知豈有涯。鳥飛窗閃日。魚上水生花。勞瘁覺仕路。清虛憶道家。聖人難謬托。吾自繫匏瓜。

董子祠

時兩淮鹽院董公椿新修。

蔓瓦碧參差。巍巍董相祠。學超三傳外。鬼辨六朝時。幔古飛仙蝠。廊空穴細蟻。昨聞橄修葺。遠邇慕經師。

琴

吟到無聲處。心平指亦柔。舉頭窗滿月。傾耳室生秋。至味詎難得。俗懷終遠不。鄰人發深省。獨起坐寒樓。

老將

百戰功成後。將軍已白頭。袒衣觀箭迹。把酒話兵謀。塞骨悲同伴。山碑聽永留。封侯少年志。疎雨灑橋秋。

贈邱縣劉松嵐明府

忘盡宰官身。風流賀季真。詩情山石瘦。人意水雲春。值此太平世。皆爲堯舜民。無容效龔遂。談笑卽經綸。

秋暮

秋暮日半落。暝光上竹亭。蕭疎風後葉。明滅雨中螢。獨坐向階砌。冥思得性靈。五年斷杯酒。今夜覺初醒。

雞鳴寺

山頂結伽藍。登臨性所耽。一湖低檻北。萬竈疊窗南。鬼嘯臺邊石。僧眠閣外龕。鐘聲鳴不住。日影下煙嵐。

大疫室人幾死。弟復感之。不寐作此。

壺內三更盡。胸中百感消。劍寒謀殺鬼。樹落怯鳴梟。仗酒謝愁鬱。攤書作寂寥。連朝陰雨溼。倚壁坐秋宵。

追詠九日二首

九日過不覺。於茲已二旬。茱萸空入藥。雞犬自成春。病骨幸能健。荒年豈獨貧。醉醒皆野馬。無酒亦何嚙。歲死逢陽九。唐虞固值之。疫深驚夜哭。穫少慮春飢。案有書堪讀。胸知命不移。桓家本無故。焉用入山爲。

幽居二首

幽居怯拜迎。獨處正怡情。對雨琴聲暗。看花酒念生。簷光尙殘臘。詩思欲新晴。漫道隨時樂。非真卽好名。

病後惟嗜靜。閒中亦廢經。佃農知候雨。兒女競譚星。細鳥無端聚。垂楊有意青。學疎焉足用。未敢志公廷。

露筋祠

曉開八閤鋪。莫宿露筋祠。此去一千里。離家十二時。冰聲過船激。燈影出林遲。高臥待春色。小邨霜滿茨。

汜水

秦郵過未了。汜水石堤邊。湖鳥下寒堡。村尨吠夜船。苦吟得新句。微醉覺高眠。爲不離鄉慣。綵綵客夢牽。

漁溝

漁溝三十里。南望隔河濱。揆影出寒樹。車聲入暮塵。平原任馳目。陰壑未知春。道上多豪客。揚鞭不問人。

陰平

曉入陰平道。行行正早春。度溪鞭馬急。計里讀碑頻。舊俗憶鄒魯。荒墳辨漢秦。嶧山過不盡。日影落寒津。

西旺

四圍山色裏。小道入東昌。碎石鋪爲屋。枯苗疊作牀。戰風燈影亂。回夢柝聲長。布被眠方穩。驢車催又忙。

長山途中寒食

細雨密濛濛。斜從撲面風。不堪寒食節。況又客途中。草襯新墳碧。花攢遠塚紅。青州明日到。酬酒奠喬公。

附釋
友

同作

孫詔

七度逢寒食。勞勞總客中。人行滄海右。夢繞大江東。珂馬蕭蕭雨。春衣側側風。小山桃杏在。應傍故窗紅。

青州五首

駝山高入海雲中。地轄三齊本自雄。古冶墓寒春草瘦。蒲姑城晚夕陽紅。千年遺事餘鴻爪。萬里浮光到馬瞳。昨夜老楸花下宿。夢魂何處覓愚公。

丞相園亭鎖院西。雲門山色遠成隄。苔階木老龍蛇臥。石洞煙深鼠雀迷。國有名儒平衆議。家多令嗣與人齊。白羊青草渾閒事。舊話傳來共品題。

籬下何人肯寄居。停車再拜趙公廬。牧之自不宗長慶。康樂真能創永初。此日河淮流正合。當年蠻觸戰無餘。寫神刻骨俱千古。太息談龍一卷書。

偃師奇士老經生。葵萸蕭條駐此城。北里頓消淫女曲。南牆誰買令君名。指揮渤海翻波色。談笑牛山落葉聲。我爲懷人尋往事。范公祠外祝鳩鳴。

顏監文章脈未刪。掄才喜值趙閑閑。靈蛇珠老俱仍網。赤豹春深盡露斑。客夢昨繁金嶺鎮。車塵遙望穆陵關。壯游明日蓬萊去。又與仙人共往還。

登州雜詩四首

車驅千里外地極九州東。平朔月痕見。當頭斗柄中。風聲喧日夜。蜃氣出青紅。欲拜田橫客。淒淒墓草蒙。

海氣作寒煙。登州四月天。大魚鮮入骨。高樹綠猶拳。夜火烏狐戍。腥風黑虎泉。三更人語寂。坐擁舊青氈。地僻濱於海。民風益見閒。喪冠常日戴。僵骨早年焚。婦女都能織。生徒半善文。當年轅博士。詩教有餘薰。開道蓬萊上。金銀舊有臺。白雲仙市合。黑豆賈帆來。嶼色連朝霧。濤聲走迅雷。登臨一憑眺。搔首獨徘徊。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孟勞聲裏見霜鋒。練影森森出數重。有客丁寧休鍛鶴。幾年辛苦學雕龍。武城難擾傳良吏。渤海牛眠羨老農。我乏瓊瑤酬未得。敝裘羸馬鎮相從。

答詩

江 安

南州無夢入中宵。折盡歸心客思遙。持贈意無文璫隱。善藏語愧漆園超。百金我豈勞裝飾。七字君真費鑿瑤。篋裏寒芒飛去後。卻添麗句勝瓊瑤。

寒亭

千里黃腫路。寒亭兩度過。封疆判齊紀。爭戰始澆戈。樹起風中嘯。沙翻月下波。登臺覓碑石。撫字一廉擎。芸臺學使招同馬。秋樂比部徐。惕菴太守顏。運生教授孫。蓮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

渤海方歸日。明湖復見招。荻肥船路狹。柳靜馬聲遙。卷幔心愈闊。看山酒易消。漁洋佳會地。風味至今饒。勝地至已熟。茲來實過常。詩圖堪效呂。序稿合鑄王。自愧秋蠅附。真教夢鹿忘。還家話晨夕。盛事耀江鄉。

半城

飯罷青蛇寺。行行宿半城。石危窮馬力。谷遂滿車聲。遠樹藏村店。官墩紀客程。抵家期可計。山月伴三更。

紅葉

老杜休吟玉露凋。閒看紅葉過紅橋。轉因霜信添濃麗。誰爲秋山破寂寥。牆角又迷春後眼。江頭時趁晚來潮。衰年庾信悲搖落。到此文章色倍饒。

落葉

高勢不可住。紛紛辭故枝。委形修竹裏。回首落花時。鶴脰朝留響。蟲窠冷挂絲。隔溪蕭寺外。有客動秋思。

西湖四首

清波門外曉。瞰紅路轉幽。蹊一綫通。野鴿乍飛仙。塔隙寒虯遙。吠殞宮叢。好探小李臨摹本。還憶髯蘇濬築功。行過六橋煙柳畔。湖光山色總空濛。

稽首焚香滿市蹊。三天竺寺禮菩提。樓觀面面山無縫。泉出津津地有躋。巒角殘碑隋創造。巖要老石宋鑄題。此間聞達輶光路。欲向煙蘿帶月躋。

文瀾高閣接天衢。澹澹春風繞四隅。屋外鐘聲隨巷曲。簾前苔色著衣無。行從樹杪山俱見。坐對藤陰鳥不呼。萬卷琳琅堪借讀。客中未與故鄉殊。

幾處高峯隔亂雲。西冷橋下碧波分。梅花十畝彌陀宅。柏樹千章宰相墳。石骨似蠶叢遠鹿。檐聲如雁入殘曛。太平喜逐登臨樂。管領湖山仗使君。

雪後泛舟

錢塘新雪後。放棹入空濛。山水連天白。樓臺出樹紅。寒光動羣鷺。暝色逐孤篷。橋畔林逋墓。年年向晚風。

生日有作

半生何事可追尋。亂緒難教繫寸陰。竟日笑歌良友誼。他鄉起臥老親心。寒山無意隨春綠。旅雁多聲入夜沈。不效文泉作文冢。囊中賸有伯牙琴。

和詩

汪光燦

宛委藏書迹可尋。游踪天許到山陰。六星卻應文昌宿。二月三日。爲文昌神誕日。里堂適與同日。萬卷能傳博士心。略比坡

仙記紗縠。不徒詹尹問升沈。客窗相對誰知己。只有松弦舊館琴。里堂善鼓琴。宗松弦館譜。

從芸臺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韻。

昨佐論文魯道回。之江又聽角聲催。自慚鐵硯空磨盡。且喜雲山飽看來。已信冰心作山立。敢將枯眼隔紗開。鄞中二萬稱先覺。授受從知有異才。

送人歸東吳

錢塘東渡幾聯牀。君見飛花忽憶鄉。風雨一春寒客夢。湖山千里重詩囊。鐘聲隱隱吳城近。帆影悠悠越

水長八月重來共秋禊。海神祠外晚潮涼。

湖州弔吳園次太守

髯蘇之後見先生。魚鳥江湖老性情。百畝蒲蓮鄰赤岸。三年冠蓋客烏程。先生以康熙四
年守湖七年罷道場山遠浮秋
舫。墨妙亭空弔晚鶯。賴有詩詞著遺迹。故園回首鍛煙橫。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調韻

新詩吟罷筆無停。此地先生憶昔經。遠水下如心脈脈。秋山疎共髮星星。三更夢短潮催急。一里舟連火
露青。明日鷺絲灘上去。江流多少喚人醒。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夾岸曉煙開。清晨泛棹來。嶂隨舟尾合。波讓石根回。纜影爭飛鳥。灘聲覺遠雷。雪泥誰有跡。惆悵子陵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十里出嚴瀨。高寬見地天。水奔當石立。山遠入窗全。回望但煙霧。遙詢得市廛。黃昏大羊鋪。燈火百家連。
過蘭谿至蘿菴灘

曉發蘭谿邑。灘流淺若斯。寸途移病屨。衆力嘯狂鷗。利涉見來者。畏難呼左之。誰家樂秋穫。碓齒聽遲遲。
過帽頭灘至龍游

潭深舟力通。此際樂無窮。野塔亂帆白。枯山分樹紅。閒心寄灘鷺。暝色帶秋虹。爲念親身健。搖搖短夢中。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檢會郡中諸老輩賦詩。屬余步韻。

綠楊春接兩家宜。吹到晴光澹碧滋。華髮正簪諸子勝。草堂已滿故人詩。幾年憔悴慚佳節。前輩風流稱盛時。四海融融開壽域。更誰甘學病支離。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周南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竟日泥鉛槧。不如擎酒杯。友朋悵新舊。歲月怒遲回。寸草齋方葺。寒梅花正開。有懷分動息。誰剪北山萊。

快園雅集詩

廿年困行役。慚附入仙羣。譚藝各心得。問名皆昔聞。古今存勝地。聚散感浮雲。奮爲主人醉。蒼蒼曙色分。

秋夕晚靜閣聽琴

琴聲在高閣。秋弦生孤春。傾聽亦饒客。幽寂如無人。叢蕉戰紅粟。老梧成碧鄰。隔窗罷碁局。爭念非天真。

題吳縣孫蔚堂花南老屋填詞圖并懷李尙之

昔日秦淮水。三年吳淺深。花南老詞客。秋邸獨相尋。示我讀書處。有人同素心。尙之近多故。莫對作哀吟。

歲乙卯。熊柱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舊日同人。則

沒者與未至者居其半。分牋搦管。感慨係之。卽以寄凌二仲子。

塔影湖光竝宛然。浮生何境不雲煙。頓從譚笑生悲思。轉爲交游勝昔年。宿草誰澆當席酒。鯉魚聊寄隔江箋。遙思仲子宣城署。獨把秋豪著太元。

楊都尉大壯移鎮安慶。有書來。作此以答。

手種村邊木。冬來綠更深。幾時踐前約。居此共高吟。著述儒生業。功名壯士心。朝廷方重寄。未許入山林。

足痺

生平不食蕨。何故足皸如。人道昔元晏。嘗因瘞著書。餓躬糾過切。擁被入思徐。莫向村鄰說。衰親老病餘。

燕磯阻風

幾日石尤風。蕭蕭蘆荻叢。揚州在何處。愁望白波中。游興昨猶動。歸心客盡同。誰能如燕子。飛到蜀岡東。

同作

葉覲廷

燕子磯邊泊。橋烏一望中。無端三日住。猶幸幾人同。高嶺銜西日。空江卷北風。游蹤隨地轉。漫道不如蓬。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今年弟一日。來登第一峯。春光何地早。客興此時濃。風協卜秋熟。浪恬銷海烽。吾家世耕讀。願作太平農。

和詩

李銳

吳山最高處。杖策試登臨。活水自空闊。浮雲成古今。與君一載別。同抱百年心。展卷殷勤讀。深情寄短吟。

景物憑詩寫。江天本畫成。深情生遠眺。雅抱在躬耕。憐我今爲客。頻年住此城。定持登覽意。又闋一春晴。

陳鴻壽

絕頂捫蘿上。君真弟一流。胸中春自滿。天際客同游。寒雨殘年盡。晴煙曉郭浮。東西覽湖海。別有最高樓。

羅永符

直上三千級。同遊六七人。雲開滄海日。香透古梅春。臘雪殘年盡。晴光早歲新。會當費蠟屐。一蹶謝公塵。

許珩

不知春意早。臨眺自欣然。湖海來新色。風光隔舊年。豪情千嶂上。詩思百花前。我亦頻登覽。輸君一日先。

阮亨

直上吳山頂。誰爲弟一流。歲知殘臘盡。人喜最高游。眼底春如海。空中日滿樓。今年詩思早。梅放百花頭。

題范賜湖廣文松下采菊圖

東閣梅初放。金陵草正芳。一官從昔冷。三徑豈全荒。眼有詩書讀。心同古木長。和光開霽月。皎志烈清霜。把酒學彭澤。結亭追道鄉。隨時怡性命。無事決行藏。短髯侵秋老。疎巾覺露涼。何人識幽意。繪此境蒼蒼。

王江涇

十里王江汎。當年有戰塵。將軍方殺賊。宰相已譏人。落月平橋夜。開花野市春。可憐成少保。猶要媚廷臣。

登雞鳴埭歸舟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琥聯句得十韻

纔過鷄鳴埭。還來上地樓。予塔雲行漸逼。徑竹轉偏幽。琥叢木夕陽晚。遠樹孤寺秋。予到門鐘正永。拂檻

霧初收。琥坐久不忍去。愛深忘別游。予此真絕露俗。誰信在城陬。琥結伴得佳興。同汪張諸君思親生舊愁。己亥

隨先人游此。地形今始識。風景昔應留。琥茶舍坐茅屋。歸途乘小舟。予家家燈火出。人影聚橋頭。琥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君勢未可住。驢車催客程。才爲一月聚。又作六安行。握手更何日。著書難獨成。寸懷言不盡。相對且無聲。

同孫蓮水遊龍井遂至理安寺

數載杭州客。初來看石泓。閣前雙澗合。樹杪一湖明。跡數遙村虎。煙寒古壁鐙。問僧最幽處。指點越山行。

路從峯頂下。山在樹中寒。見寺入修竹。過橋分淺湍。石邊樵語細。霜後茗花殘。更結何時約。同來坐翠巒。

題安定書院壁

千里歸來乍息肩。敝裘猶帶武林煙。韶光廿載眞虛過。學舍三間且醉眠。窗外寒枝增幻影。予壬寅有題

人似鬼舊時同舍生。願超宗。園香。窗前樹。夢中亡友認當年。山。王東山。今俱已下世。霜花滿地雞鳴夜。回首何人懶著鞭。

張古愚太守敦仁。招同趙味辛司馬。何蘭士太守。孫淵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嬰。李濱石。雨中泛湖。夕飲於倚虹園。

冷雨侵人未減歡。一舟來往興無端。豈緣太守襟懷放。只爲名流聚會難。自愧獨無珠在握。也來同喚酒頻乾。要知政簡庭無訟。莫當紅橋禊事看。

堰頭遇談階平

渡河已三日。驅車到堰頭。故人一相見。聊慰客中愁。夜語入殘夢。春寒失敝裘。此行意宜奮。莫當作依劉。

劉智廟有序

廟中神問土人莫知誰何。按晉志。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嘗改黃初術。今廟所在。正古平原地。爲祀侍中無疑。詩以表之。

絕學人知少。荒祠晉侍中。若非名不朽。何以祀無窮。野店三更月。征車五夜風。史書誰徧讀。乾象獨劉洪。任邱道中

任邱北去水成湖。昨歲懷襄警帝都。寺破靈神愁夜雨。村墟老馬感歸途。喜看麥氣浮郊甸。忍見鳩形集市衢。共沐聖朝天子德。頻施餽粥勝醍醐。

題關中壁 壬戌三月十四日

兩鬢蕭疎已欲霜。才來京國學觀場。文章未解趨風氣。祿命惟知聽顯蒼。夢裏歸心綫故里。燈邊夜語集諸方。卷簾已是三更後。月影如金上棘牆。

崇效寺看花

古刹稱幽僻。閒來駐小車。已過三月半。才見一林花。僧老面如木。藤枯影作蛇。登樓望郊麥。翹首莫思家。

同鄭柿里兆珏劉芙初嗣綰唐竹虛鑿汪珊樵朝蘭游釣魚臺

古臺負幽致。結伴出西城。柳外遠山影。駝邊春水聲。風高宜席地。興至亦飛觥。座有能歌者。喑鳴作劍鳴。

贈別汪珊樵

同里復同志。四十始相親。離別在明日。笑言止一春。深情徵古誼。醉語入天真。此況不肯釋。泱泱馬足塵。

鄭州

春從鄭州過。又向鄭州歸。水溢市魚賤。年荒官樹稀。車聲愁遠道。帽影逐斜暉。尙未全難德。何年始息機。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二首

木葉蕭蕭下。爲弼官齋秋已深。倚闌對寒月。循聽角多清音。爾我同爲客。弼行藏共此心。誰人足千古。循

但感歲華侵。弼

相聚亦無定。循萍踪信所遭。思家還久立。弼論古欲長號。燈影短猶黑。循雁聲鳴漸高。傲霜殘菊在。弼微

醉鼓餘豪。循

效四靈體

詩派應教重永嘉。吟來春已到村家。山溪暴長知融雪。野草初生認種花。日力且憑閒處惜。虛名休向眼前誇。連朝社酒忘賓主。扶醉歸來日未斜。

吾無

吾無芻牧責。水旱不須論。農叟泣無食。江潮喜到門。嘉禾亦已沒。隴畝尙知存。莫管馮夷怒。臨流看月痕。

蟹

相習不知味。只今方穆然。猶之秋雨後。卻是荻花邊。旅食懷千里。還家又一年。持螯誰吏部。風尙合歸田。

共放

小舟如一葉。共放八村南。無意逐煙水。偶然來野菴。滿天生雨意。半日得僧談。興盡速歸去。閒游亦戒貪。

汪孝嬰訪予湖中喜而有作

秋水久圍屋。故人何處來。隙蟲鳴未已。籬豆正花開。不覺遂三載。相看且一杯。馬嘶人欲去。怪是夕陽催。

今歲

今歲纔知此是家。匆匆誰道惜年華。蟹肥便結空中沫。葵老猶開肆上花。結習未能忘筆硯。機心時許入煙霞。汝墳豈爲閒民賦。但笑周髀意太奢。

百尺梧桐閣爲汪小魯作有序

蛟門比部以百尺梧桐名聞。荒廢售他姓久矣。小魯之高祖適園孝廉。與比部爲兄弟。小魯今讀書處。亦兩桐甚修。以昔名署之。

年年看種樹。幾處長風煙。高閣豈殊昔。雙桐正屹然。達人知有後。座客且無前。變化誰能定。長懷馬認篇。

鶯

從來多道爾。果是聽來頻。弄影恰宜柳。鳴春解銜人。門前芳草暗。陌上女歌新。野老怪多事。殊堪見性真。

郭公

豈無百夫長。何用爾催耕。未曙舌已瘁。方春農不驚。稻梁爭貴賤。桑柘雜陰晴。我願如農圃。關心聽此聲。

與汪孝嬰登泰州望海樓

泰州余至十三次。今日登樓得共君。屈指二十七年過。盛衰生死如煙雲。西望圖山青似髮。東觀滄海淨無氛。與君高唱皇華曲。城外野田嘶馬羣。

夕陽

共道夕陽好。晚來晴更宜。才明半灣水。已上最高枝。雨腳逐雲去。虹頭飲澗遲。人情知易厭。不肯駐多時。

湖村

湖村足棲止。兩歲覺秋清。霜肅葉還綠。吟高鳥不驚。脫心緣病息。衰髮逐秋生。只願親身健。年荒亦太平。

惡竹

惡竹斬不盡。今年生更多。甚妨花入眼。不見月成波。亦有雲霄意。其如鷹獬何。又憐相蓄久。自怨亦蹉跎。
哭殤孫貴齡

比到童烏事亦虛。眼前恨淚忍徐徐。一家歡笑皆憑女。幾日悲傷孰慰余。況是老親扶病日。不堪荒歲輟耕餘。秋風燐火黃昏月。望爾魂歸就我居。

己巳仲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喜迓高軒過水濱。一年情事幾芳辰。寒潭映月成雙壁。老樹經霜作半人。病骨嶙峋難縱酒。秋天寥廓共垂綸。宵來又動迎詩興。要學松陵互主賓。

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邀往誦芬莊看桂。

都尉相招過水莊。半天風雨近重陽。心當閒後能多味。花到秋深更有香。白酒黃雞人共醉。髻絲禪榻夢初長。功名千古知誰識。莫道狂夫似點狂。

登雕菰樓有作

開窗但楊柳。坐久身不知。鶯起入煙盡。牛鳴卽潤遲。閒心變書史。病骨識天時。昔日張公子。猶存千首詩。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吟之。

斜風猛雨夏成秋。籬外芭蕉綠正抽。一一上如官進級。絲絲解似刃屠牛。豈因涓長彈文妒。不爲山僧寫字留。聞道太剛容易折。如君神致本清柔。

白菊

陶令東籬下。幽香此未更。態常惟避日。開後欲銷爭。葉葉得天意。年年只自生。聊將一樽酒。坐對夜霜清。

答友人

病軀無賴豈逃名。慚愧嵇康論養生。籬下月無須貨買。山中學必仗書行。結菰爲筏供春憤。種柳成柯待早鶯。莫謂東西未能辨。孤高原不似逢萌。

閒吟

多事勞勞閱古今。偶拋書卷學閒吟。橫窗老竹間新竹。喚曉春禽變夏禽。好共農夫課晴雨。不須詹尹卜升沈。餘生又是三年過。壁上無弦舊有琴。

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

翠羽金錢又幾年。柴門寂寂閉朝煙。那知小草曾如許。得遇詩人亦偶然。藉卉不從周僕射。書名已謝李平泉。杜陵老去神應在。秋雨誰吟第一篇。

坐

閉戶坐終日。豈知情僞真。跡間心有古。地遠客無人。亂石得生意。野花成好春。苦吟今不肯。隨興傲東鄰。

偶然

窮古鬱不得。拋書向曲廊。石紋隨雨見。柳杪得秋強。轉以榔聲靜。因教午夢長。偶然成小賦。何用擬長楊。

廡

有爾便愁人。平原不見春。無情長作勢。欲擢故藏身。化育惟天地。威嚴亦鬼神。可憐凡燕雀。肅羽向荒榛。墊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豔照人。花老矣。恐發洩太過。明歲又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尙擁羊裘小檻邊。燕支萬點恰當筵。坐看春盡如殘臘。且喜花開勝舊年。夜雨關心頻起早。野桃生妒莫爭先。同心只有丁香結。慚愧霜毛欲墮顛。

村居五首

交疎綠地僻。俗巧亦天真。酒待明年客。橋行昨日人。鼓聲村社晚。帆影漕舟春。偶爾登樓望。知吾在水濱。亭高春蕩漾。廊淨月分明。鳥習客猶近。花疎雨亦輕。撫弦忘舊曲。翻史識稀名。鄰里時來醉。鰕魚可作羹。情性人爭怪。年來未盡除。禱神生病樹。賣米益奇書。果誘雛孫讀。蔬分老婢鋤。衣裳常不整。訥健更何如。時時窮易理。日日對名花。思苦家人笑。庭空衆鳥譁。寸陰憐白髮。多病羨丹砂。與義何年盡。吾知亦有涯。病已如臯甫。元才效子雲。簿書仍素志。麋鹿豈同羣。消息參時物。辛勤述聖文。唯憐陸魯望。撫辨有誰聞。

後村居五首有序

友人謂余閒逸。學陸魯望之爲人。作前詩白之。友人仍不喻。復爲此詩。但習山中性。村居異市城。雨餘春尙在。樹過月逾明。徑表參差綠。蛙更遠近聲。門前諸亞旅。報道已深耕。

豐款隨天意。無人且閉門。晝長侵墨短。風靜覺花喧。食李笑陳仲。登高讓伯昏。讀書非外鑠。何事不窺園。自以書成癖。不因身病閒。思融真得第。義隱勝投艱。風艇折如澗。煙林遠當山。放懷馳倦目。頓爾破元關。板牀終日坐。倏是十年秋。綴石瘦於草。種梧高過樓。經才能不滯。吟已若成囚。幾欲告知己。書緘又自收。絕學共誰語。方將怪我癡。思經千度變。故未一豪持。曉月雞鳴候。春燈鼠鬪時。鬼神正來告。此境少人知。王黃州以錦帶花名不雅馴。改曰海仙。余植數本。今年盛開。錦帶之名尙矣。斥之爲俗。未以爲然。詩以解之。

名貴真能勝海棠。千秋知己未茫茫。卻看居士衫邊色。又道仙人海上妝。短插竹籬扶燦爛。用滄雨伴潢洋。楚辭潢洋而不可帶。王逸讀仄。朝來正檢昭明集。書味花光雨不妨。

哭鄭柿里舍人

不意凋零又見君。初聞涕淚落紛紛。空令趙壹思宜孟。更有何休識伍員。昏嫁未完兒女事。丹黃空著漢唐文。一尊遙向青冥酌。愁問江東日暮雲。

野外

攤書几上任縱橫。策杖閒從野外行。柳樹一年高一尺。人家三世已三更。夕陽黃葉蕭蕭下。秋水烏蓬緩緩撐。興到忽然思作吏。欲將蘿薜易簪纓。

僕素少交游。邇年家處尤多疎闊。昨歲聞武進戚上舍卒於京師。今又接歙縣孝廉方正程先生訃。

愴然久之率成二首。

臧上舍庸

同輩推君第一流。南樓別後遂千秋。真人昔有徐無鬼。儒行誰如許散愁。只以詩書爲性命。絕無城府在交游。招魂欲到燕臺去。幾度臨風淚未收。

程孝廉方正瑤田

九十經師老伏生。立言能令孔書明。高糧辨後纔知稷。磬折懸時果中衡。俗眼自驚爲創論。後人宜奉作先程。春空靄靄春雲暖。想見須眉物外情。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田苗爛盡水盈湖。石外閒花興不孤。紫瓣疊開秋勺藥。赤須倒捲山茨菇。紙窗日入暑猶灼。木榻蟲來夜有呼。且自放船煙雨際。好尋漁子話菰蘆。

詠茄

酪酥嘉味滿秋畦。爛煮登盤日未西。座上無僧誰畏鼠。山中有客且烹雞。鄉風自昔鮭爲菜。幻想何堪稻作齋。莫怪田間多寂寞。昆侖曾綴紫瓜題。

製棺成詩以落之。

生憎蠅蚋怕狐狸。羸葬王孫亦過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鴟夷。瓜犀蔗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

生憎蠅蚋怕狐狸。羸葬王孫亦過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鸕鷀。瓜犀蔗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豈是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至後有序

自去歲以來。未曾作詩。偶有所興。半月始成。時戊寅十二月十八日。

至後剛三日。陽添幾髮程。剛藤寬樹縛。埽秫罷雞爭。閉戶久無客。吟詩半不成。夜來風雨逼。高枕聽寒更。

己卯除夕枕上作

夢中親友未凋零。笑語方溫夢又醒。鬢雪半因陳籍白。眼花時共遠山青。烈風窗外鳴鴉鵲。活火鑪邊煮朮苓。且喜雛孫初學詠。吟聲不與歲華停。

開窗

開窗及清曉。起坐碧軒東。看雨飛天外。招春入座中。硯和催墨易。梅老作花紅。昨夜家書至。慈親樂正融。



雕

菰

集

二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雕 琢 集
(二)

J
17.8
1.2/92

焦 循 撰

雕菰集卷五

古意

不願郎富貴。願郎長在家。郎富蓄姬妾。郎貴游京華。
與雀角其飛。雀善而我惡。與稅爭其負。稅強而我弱。
食豆不可生。食瓜不可熟。位置各有宜。戒郎休反覆。
郎在洛陽城。妾住長干里。洛陽春多花。花開結紅子。

題畫

顰眉坐秋屋。夫征何日復。夢起驚夫歸。急自施膏沐。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一似人生一二句。精英未顯匿煙濱。自嗤青眼非如霧。熟視偏將地問人。

六合道中

曉辭六合趁清和。遙近江風入素羅。十里垂楊青不斷。車聲停處酒旗多。

長干里

門巷無苔夕照斜。紅樓扁處笑聲賒。可知落葉秋風裏。個個良人盡戀家。

方景二公祠

衰絰緋衣事不同。各抒肝膽建奇忠。而今煙雨蘭陵路。不見燕王見兩公。

病起東顧超宗

半榻殘書晝影侵。此身多分已成癡。病軀新起渾無意。坐看落花飛小禽。

歸來

硯田耕穫笑迂疎。鎮日優游歲又除。倉卒歸來驢背晚。半山殘雪兩囊書。

喜張萼樓廷暉至

男兒不走萬里路。何事得吟千首詩。人世別離何足定。逢君又是落花時。

秋夜

秋夜長且清。秋心淡且平。三更燈欲暗。風雨助潮聲。

坐

讀書坐秋夜。夜永寒生席。啓戶疑月光。蟹飛半湖白。

送羅養齋歸海州

昨日良朋去。懷之已斷腸。不堪重送客。轉似自離鄉。

莫愁湖

暮出西門行。秋心亦秋水。渺渺莫愁湖。寂寞李公子。

看某

蠻觸爭持智各殫。旁觀我色獨無難。乃知人世爭榮辱。最妙身從局外看。

聽曲

不慣溫柔久斷癡。紅牙敲處亦相思。筵前多是悲歌客。只唱秋風易水辭。

西子

黃金不鑄舞衣裳。太息弓由烏盡藏。豈是無情是無福。風流消受只吳王。

荀卿墓

凜凜龍門筆。文章合孟荀。可憐千古後。猶念楚春申。

歷下亭

浩浩明湖水。蕭蕭歷下亭。更吟秋柳句。兩岸柳絲青。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亂竹枝宜斬。枯林葉未皴。欲教春意滿。還問作圖人。

題美人對鏡圖

采采幽蘭花。曉起自粧靚。深淺休閒郎。只問青銅鏡。

章邱道中

又整征衣冒曉塵。歷城東去古關津。可知司馬墳前柳。綠到車前已暮春。

牛山

車塵十丈老孱顏。鬢影飄蕭曉度關。涕泗幾隨春絮落。又迎風雨過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畢。邀游蓬萊閣。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因作此以解之。
翠阜重樓本是空。老泉居士信天窮。日華五色誰迷目。幻影無端入倦瞳。

濰河

十丈風沙一丈波。平明驅馬渡濰河。來從東海神山上。對此涓流又若何。

小姑河即姑尤

黃縣東稱萊子國。珠橋南接小姑河。回頭風雪聊城夜。千里齊封兩月過。

秦淮

秦淮秋水生。逢君值秋夕。對酒須豪歌。同心不易獲。

烏鎮

布衾如鐵睡難憑。寂寂黃昏月未升。一曲吳歌聲斷續。女桑深處有疎燈。

錢塘江

客懷何處寫澄空。曉渡錢塘趁好風。西望桃花東望海。輕舟三五白波中。

孝娥江

西望錢塘百里遙。孝娥江口夜停橈。青松鶴立白雲起。鐵弩不鳴秋不潮。

錢清江

十里炊煙樂太平。熙熙何記有司名。村龍不吠夜無吏。盡取百錢官亦清。

復過梁湖

面面層巒生遠煙。梁湖春色更逾前。沿溪樟樹葉俱落。放徧一山紅杜鵑。
古墓瘦藤懸老柏。石橋流水激殘沙。農夫閒立牯牛臥。紅雪滿田開澱花。

紹興試院夜興

中宵獨自倚簾櫳。鎖院無聲萬籟空。橋下清波漾春月。蓂花如雪滿牆東。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昨夜春潮帶雨聽。西興驛口畫船停。曉來江上看西岸。一塔獨紅山樹青。

之衢州望家書不至

秋風吹起片帆馳。曉送新涼上髻絲。連夜夢魂顛倒甚。思親未已又思兒。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鹿鳴石室望不遠。縱橫百船雙塔西。衢州十月似八月。蟋蟀夜鳴紅樹溪。

定山

江流東轉向錢塘。百丈蒼煙迸冷光。船似蚺蜍任南北。山靈曾憶沈東陽。

白秋海棠

不解相思更可憐。自甘岑寂已年年。夜來微雨過幽閣。秋月半牆人未眠。

秋江曲

郎從江北行。妾在江南住。江上芙蓉花。是妾停船處。
一夜金風急。千帆趁落暉。妾欲乘風去。聞郎幾日歸。
早看鴛鴦飛。暮看鴛鴦宿。鴛鴦有時飛。鴛鴦有時宿。

題女子郝玉蟾畫

一女凭樓窗外楊柳十餘株一仙女行波浪中。

長江千里夢曾經。曉望江流去不停。夫婿封侯在何日。樓頭楊柳又青青。
誑我休言河伯婦。殢人真有洛川神。我按空侯公莫渡。煙波淼淼正愁人。

題程左恬風木圖

秋雨秋風夜滿湖。無邊落葉雁聲孤。挑燈我正愁難寐。又展君家風木圖。

石門

松老橋邊春水痕。羔羊塘外晚煙昏。寒深二月青猶鎖。十里枯桑過石門。

西湖柳枝

兒家家住西湖西。兒家門對蘇公隄。虧得蘇公築隄好。讓人栽柳讓鶯啼。

茗花

不妒山茶三月豔。卻分嶺上早梅香。此身本是霜爲魄。那畏枝頭殺菽霜。

題合歡蘭畫

誰寫合歡蘭。爲作合歡句。本爲君子交。莫當青棠樹。

不信花枝若此開。圖中描出費疑猜。深林果是無人伴。自吐幽芳自往來。

竹柏樓有序

吳中袁又愷。廷禱生六歲而孤。母韓哺之。十五年不下樓。君子稱其節焉。

憶自良人沒。傷心十五年。年年樓上月。寒照一兒眠。

白溝河蒼濱石

停車且問酒如何。休聽琵琶子夜歌。繞岸青青萬行柳。春風已渡白溝河。

北征曲

吾家瀕湖構園宅。宅外煙光水光白。行來十日惟見山。樹裏塵飛作湖色。

題孟東郊詩集二首

時比喪侶猿。忽疾看花馬。一得一失間。可憐孟東野。

東野詩則寒。東野心則熱。人心自有春。何爲怨鷓鴣。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晉蕃。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康山草堂。

穆穆清華堂。坐久暑不知。窗外一池水。梧桐花滿枝。
枝上兩黃鸝。飛飛桐樹西。不知時已夏。猶自向人啼。

杭州雜詩有序

壬戌七月。以阮撫軍之招。復客武林。至冬而歸。理所作詩。得絕句二十二首。

百畝何堪兩月晴。水車聲送客舟行。塘棲一夜傾盆雨。明日錢塘米價平。塘棲夜雨。

送客樟亭首重分。灘江萬里接燕雲。孤舟莫厭天涯遠。白髮堂前正念君。送汪小竹之粵四。

扁舟無賴逐飛鴉。小睡方濃日又斜。覺有餘香吹入夢。錢王祠外白荷花。錢王祠。

摘句尋章苦未休。諸生若个覓封侯。軍書海上新來報。又斬妖狼四十頭。謝顯千里贈孫吳兵書。

陰陰小雨到三更。對影擎杯事不成。豈是寒灰埋鏡魄。二分原在故鄉明。中秋無月。

聚散無端恨水萍。劉郎風骨自亭亭。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喜晤劉美初。

西陵驛口帆初出。赤岸山頭木未摧。若个要逢胥種怒。如霜一棧卷秋來。登吳山見潮。

疎燈無燄泣寒蟲。寂寂官齋小院東。獨坐秋窗讀秋水。雨聲和葉下梧桐。夜坐。

石楠聽雨憶霜晨。款段騎來湖水濱。佳話今年足登記。孤山秋訪二高人。訪李侑之。感在東。

陶詩一卷尋常和。醉臥柴桑我未能。欲眺鍾彭上廬阜。吳山今日卻慵登。九日。

共訪青山學問禪。修篁左右夾吟鞭。放生池外鵝如雪。閒傍疎籬自在眠。與程竹菴。顧鄭香游雲棲。

去年到此茗花落。今歲來游花正開。九處溪流萬竿竹。蒼苔樵路久徘徊。理安寺。

才看潮上又潮還。醉倚江樓夕照閒。記得西陵泊船處。故人猶自識蕭山。江樓小酌。

青青無奈曉霜何。屈指春風幾度過。階下苔痕正幽潔。怪他猶半戀枝柯。梧葉。

話到蒼生念亦癡。霜鋒解珮未嫌遲。祖鞭自讓君先著。莫忘官齋夜話時。與朱叔堂夜話。

自有東籬好樂羣。無心也慕出山雲。幾年浪許人間買。身價曾教到十分。見傍花村菊。

積堂妙句構菴書。清極皆同百尺條。莫要坐當秋雨後。一亭黃葉夜蕭蕭。題桐陰覓句圖。

老榦扶疎圍潑屋。清寒到底足盤桓。荒園亦有梅花樹。歲暮看來學冷官。題繞屋梅花圖。

惡竹應教斬萬竿。騷人例作菴施看。雪屏真是知蘭者。只畫疎疎幾葉蘭。雪屏畫蘭。

老作孝廉殊自愧。四十得孫良可欣。老母呼喚速歸去。煮酒烹豚告祖墳。得家書口占。

車聲古道記春初。幾日匆匆返舊廬。今日訪君與君別。北新關外柳堪梳。別程沅香同年。

青錢二百風一篷。帶江船映江波紅。帶到瓜洲解纜去。率然不見煙波中。帶江口號。

寒食曲二首

寒食吹寒風。不令花破萼。非妒花易開。爲惜花易落。
寒食風兼雨。冒雨添墓土。楊葉聲蕭蕭。楊花不堪舞。

擬樂府

針線層層密。嚴寒恐襲肌。不思衣到日。已是脫棉時。

抱孫

寒天何事太匆忙。鎮日攜孫趁夕陽。若遇漢陽龐太守。又將微意測任棠。

戊辰之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所觸。率爲兩絕句。

賤日看來亦慙稀。桃花人面尙嫌肥。低頭只是嬌無力。才遇東風便亂飛。
三年依舊此花身。不爲愁多減卻春。闌外胭脂開滿樹。看花只少白頭人。

高義

高義雲霄未易償。囊中寶劍夜生光。當時恨不籠鸚鵡。隴樹年年喚二郎。

決明

陰蟲竈底訴秋哀。輾轉寒衾小夢回。我有孤懷誰決得。欲披風雨問花來。

村居漫興五首

四月湖村澤草肥。枯棹聲裏鷺絲飛。日長犬臥柴門靜。饅婦攜筐柳外歸。
生長江淮不記年。魚鰕爲飯水爲田。頭銜署作魚蠻子。斜著莎衫坐釣船。
籬門風雨隔枯桑。幾日人稱杜五郎。昨夜夢中思薦士。太平身世豈相忘。
髀邊翠影秧連馬。背上秋聲雨擊篷。禾譜不呈蘇玉局。未經今讀陸龜蒙。
病懶非關與世疎。歸奇願怪品何如。往來偏不嫌孤寂。半有溪農半老漁。

偶書黃山谷蘇東坡事

仰面臥繩牀。伸足闌楯外。細雨息炎蒸。生平無此快。
欲坐木末亭。山高乏足力。猛悟身所居。如何歇不得。

曉起

偶然擎酒杯。醉臥無甘苦。曉起髻生涼。方知夜來雨。

不寐

不寐起枯坐。秋天不肯曉。大星來熒熒。蛩聲在莎草。

三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國色真如此。羞子髻半皤。一叢過四十。未許說花多。

立春

雪晴今見曉。瞰開影。褪南檐。弟幾階。人道是春剛半日。分明青已上枝來。

買菊

重陽風雨徧揚州。買得秋花又一秋。說是傲霜吾不信。朝來籬下總垂頭。

奉和楊竹廬都尉

一秋能得幾番晴。野菊枝枝向日生。趁此不從花下醉。風風雨雨最淒清。

贈漁父

煙水菰蘆一釣橫。偶然相遇說平生。姓名本未傳人世。不用逢人變姓名。

迎春柳

春歸無意與春迎。簇簇金衣妒早鶯。不似長亭送春絮。任風吹去作浮萍。

觀村劇

桑柘陰濃鬧鼓笳。是非身後屬誰家。人人都道團圓好。看到團圓日已斜。

太平身世許清閒。況是疎傭鬢已斑。爲笑羅洪先不達。狀元中後始歸山。是日演此劇

夏月階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

錢兒葵

藕葉生方小。榆莢青尙鬱。莢莢階下葵。亦道阿堵物。

鐵線蓮

花開瓣若蓮。莖抽須似鐵。不比鶴鵝枝。風吹容易折。

纏枝牡丹

蔓衍滿籬落。嬌柔露痕曉。纏向牡丹邊。天香一枝小。

水桂

惟有水木樨。枝葉發奇秀。蓑蓑白石旁。深林匿遠岫。

五月白菊

寒翠有本性。何妨近煩熱。不必到霜時。似傲見晚節。

金絲桃

鄴下黃須兒。爾竟強哉矯。嗚嗚衆芳歇。鎗鎗出叢篠。

紫玉簪

仙人函關來。雲氣尙盈幘。雖道折齒牙。亦將五素易。

凌霄

多文不自富。依人上層級。耐久顏不衰。更染胭脂汁。

小樓

秋花竹外見餘紅。寂寂柴門念未空。四面漁聲三面月。小樓高臥似舟中。

春寒二首

十載清明未去家。又看插柳記年華。連朝風雨寒如許。留住梅花待杏花。已過春分未覺春。寒風冷雨晝侵人。偶然柳外黑雲活。白鳥一雙飛水濱。

落花曲三首

片片吹來細雨中。兒童恨欲誚東風。美人老去成黃土。花到明年卻又紅。吾生豈有涯。眼前足爲樂。莫憐紅滿地。尙有花未落。人心自悲樂。天時獨往來。莫憐紅滿地。尙有花未開。

苔

簾外朝朝雨。階前處處苔。莫嫌春寂寞。自有落花來。

草

不惜澆培力。開花亦自春。同爲天地育。分別是何人。

雞聲

雞聲催起獨徘徊。屋角牽牛花正開。幾點疎星半輪月。晨光一片自東來。

銀薇

洗淨胭脂別作神。絲絲微帶一分春。可知紅紫紛綸地。中有香山百姓人。
初夏雜詠

村龙催我夢魂歸。坐起開門但落暉。忽有異香來鼻觀。海桐花外野蔷薇。
斑鳩兩兩立牆東。細草如茵襯落紅。病不窺園剛幾日。笋尖高下綠叢中。

雁來紅

秋窗雨過雁來時。七尺珊瑚見一枝。恐怕被人疑是莧。拚將老血化胭脂。

秋勺藥

瀟瀟昨夜響空階。竹外紅薇送影來。最好一囊秋勺藥。不須沾雨便先開。

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羅養齋汪掌廷至

二月三月春風催。紅花白花相間開。蔣家三徑何嘗寂。多謝羊求次第來。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莫道宏恭譏。休嫌石顯詬。可知蕭望之。曾殺韓延壽。
司徒笑銅臭。不能免其子。卓哉長安城。與賊戰而死。
可憐馬子卿。酒肆題詩句。但知字文周。惟識齊王豫。

啐啐

啐啐小犬吠門東。緩步柴門曳短筇。一路水聲帆影白。收租船返月明中。

夜來二首

夜來風雨聽樓東。曉見晴光映日紅。柳色漸深花漸滿。草堂人坐燕聲中。
又著新書半尺餘。半春寂寂子雲居。昨朝買得船如葉。撐到花邊問老漁。

芭蕉舒弟四葉其畔罌粟鮮紅豔麗詩以當畫

朝暾初散滿天霞。折腳鑪喧正煮茶。坐看綠芭蕉葉畔。一枝紅豔米囊花。

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

時己卯十二月

寒煙渺渺欲黃昏。猛見春光到華門。疎柳夕陽帆影外。淡紅遙帶一村村。

雕菰集卷六

讀書三十二贊有序

本朝文學之盛。一洗元明之陋。僕讀諸君子著述。心嚮往之。意有所契。隨贊其末。集之良久。具三十有二首。僅就耳目所及。容再續之。

曉菴遺書 王寅 旭名錫 閩吳江人

天算之學。首推王公。製器立法。貫西於中。日法反古。退朔技窮。短為西獨。長與中同。中術不修。使西見功。一言以蔽。惟天之從。日食求邊。理密數通。唐之一行。漢之劉洪。

學春秋隨筆

萬充宗名斯大 鄆人 春秋說奇元和人

甬上跛翁。說禮最優。余之所慕。尤在春秋。稱君無道。邪說謬悠。平情定罪。亂賊焉度。奉武縱逆。納糾忘讎。隱閔書蕤。特筆所修。大義明孔。權衡踰劉。半農惠氏。實為其仇。州蒲勝楚。功駕孫周。三卻孤忠。顯潛示幽。

音學五書

顧亭林名炎 武崑山人

聲音之學。當求諸詩。季立之後。顧氏成之。四聲一貫。叶何為哉。入聲雖閏。亦與平謀。祝州提折。夫又何疑。以今泥古。實為陋才。

古文尙書疏證

閩百詩名若璩 太原人居山陽尙書後案 王四社名鳴 盛嘉定人

古文尙書集注音疏 江長庭名聲 元和人

古文之偽發之自宋。潘邱閻氏詳疏博綜。毛氏冤詞。徒爲市閔。光祿後案。復賈餘勇。處士江公。用平衆訟。鄭疑亦區。孔是亦用。二十八篇。乃可以誦。

曆算全書

梅定九。名文。鼎宣城人。赤水遺珍。循齋名。穀成。

本朝曆學。推梅與王。王核而精。梅博而詳。千秋絕詣。自梅而光。循齋穆穆。妙悟獨彰。謂東來法。是有借根。古天元一。實其濫觴。洞淵九容。於以不亡。

聖門釋非錄

毛大可。名奇。餘蕭山人。

西河謬譏者有人。我獨好之。有功聖門。帝王務本。孝弟卽仁。忠恕一貫。明德新民。聖道聖學。此之謂神。遲非鄙士。由豈欺臣。隱括戾正。用雪諸賢。

儀禮句讀

張程若名。爾岐濟陽人。

儀禮章句。吳中林。名廷華。仁和人。

儀禮正譌。金獎園。名曰追。嘉定人。

儀禮十七。讀者苦難。明三百年。束之不觀。蒿菴處士。繼絕守殘。考其脫誤。二百餘言。仁和吳民。審定益單。分章斷句。頓失其繁。金子正譌。賈疏亦完。

禹貢推指

易圖明辨。胡顯明。名。涇德清人。

畫地開方。爲禹貢圖。重河遷徙。決鄗塞瓠。鄴流既絕。胙派亦枯。脈絡井井。變白爲烏。孰克成之。其處士胡。易圖明辨。厥績益軫。衆數流弊。大聲疾呼。先天方位。屬之丹家。

周官祿田考

沈冠雲。名。形。吳江人。

官多田寡。爲周禮謗。果堂考之。乃斥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加賞。

鄉黨圖考 江慎修名 永婺源人

論語一書。人無不習。叩以典故。目瞪氣聳。婺源老儒。考核獨及。著書餉世。人得摭拾。抑知江君。爲學不厭。天文律呂。古今地邑。六書七音。罔不精洽。用之此書。衆妙乃集。

孟子字義疏證 戴東原名 震休寧人

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罔。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

易例 易漢學 左傳補注 惠定宇名 棟元和人

東吳惠氏。四世傳經。至於徵士。學古益精。弼康告退。荀虞列庭。例明派別。祛蔽開冥。學者知古。惟君是程。春秋左氏。以古學名。征南遠外。誰破其榮。補而注之。功在先生。

通藝錄 程易疇名 瑤田 一字易田 歙人

首種之稷。定爲高粱。九穀旣辨。衆草亦詳。盤折中縣。鼓從股橫。千年之誤。疏通證明。琴音分度。禮服徵喪。尙象識器。畫井知方。實事求是。窮極微芒。允哉通藝。軼漢駕唐。

溉堂述古錄 史記釋疑 錢岳原名 塘嘉定人

慨堂述古莫如三江。毘陵為北。陽羨為中。北會於匯。南江池東。班志不易。其說宜宗。律呂曆算。生平所工。用此釋史。人誰與同。大歲大陰。左右分官。大陰紀歲。故建焉。遂。

禮箋金輔之名。榜欽人。

殿撰金君學長於禮。十人取一。為正義卒。古司馬法。豈禮直說。國服之息。農與賈。二秦郡漢國。窮原及委。以初為常。經紀遂戾。戊寅歲差。麟德攸棄。穎達安之。說經斯泥。

深衣釋例。弁服釋例。任子田名大。格與化人。

禮有弁服。其制伊何。侍御任君。考得為多。尋收實冕。云弁者譌。詳徵博辨。若別江河。深衣之屬。益為繁瑣。領交袷曲。襦縮袍垂。褶袴兩物。一布一羅。袴為裳變。故協朝儀。

爾雅正義。邵二雲名晉。滄餘姚人。

爾雅邢疏。實多闕略。邵君鏗鏗。毅然而作。考其譌舛。補其脫落。審定伊平。取材茲博。劉李孫樊。遺文悉獲。桑扈竊脂。確指其錯。列以七證。砢然如石。

經讀考異。武虛谷名。僂僂師人。

一卷之經。互為句讀。或與上連。或與下屬。學究不知。株守其獨。古訓沈沒。說鑿解曲。僂師武君。識高學渥。辨其析離。明其斷續。義證兩從。兼收並錄。小學之功。此誠菽粟。

文史通義。章石齋名學。誠山陰人。

紀事之學莫如章侯述而不造功在咨諏陶鑄羣言點竄塗句辭恐已出不遠如愚描摹關鍵學究文備卓哉班馬孰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趨

六書音均表說文注詩經小學段懋堂名玉

惟之支脂分而爲三惟十七部用統衆音轄聲於部弗紊弗淫何以證之離騷國風學宗許慎例殊張參音轉義一賴君指南假借之妙獨契於心毛詩訓詁於是可尋

詩聲類孔巽軒名廣

陽九陰九相對互轉東與冬殊虞與模判求之益精嗣顧江段段無去聲三代兩漢孔無入聲與段相反分例說詩最爲明遠

孟子四考周耕厓名廣

邵武士人假名孫奭作孟子疏淺陋謬劣耕厓周君考校維力出處時地爲亞聖翼逸文異本遐搜幽弋章句章指引事僻匿陳質拜妻繁露可識孔子墨突賓戲匪則

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阮伯元名

使君按越諭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隔羣經羣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衆本審訂獨精於說經者饋以法程

二十一史考異錢竹汀名大昕

離菰集 卷六

詹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為極。遷固修祊。地詳沿革。算澈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會歸。孰云乙部易於經師。

廣雅疏證。王國祖名念孫高郵人。經義述聞。伯申名引之。

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沮。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楫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

說文聲系。姚秋農名文田歸安人。

歸安姚君洞平聲學。聲近聲轉。兩言而足。轉為異類。近仍一族。貫而系之。如肆貫肉。唇吻互異。變在鄉曲。天籟自發。部居豈鞠。通人之言。使我三復。

述學。汪容甫名中江都人。

明經類類。無書弗讀。撮其精華。謂之述學。周官古書。其徵有六。職方一篇。申告自穆。左氏所敘。神鬼夢卜。福善禍淫。史職用告。三九之釋。形容與曲。婦人無主。厥辨尤篤。

燕樂考原。凌次仲名廷堪歙人。居海州。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二十有八。燕樂可究。宮商角羽。惟徵弗就。唐有五弦。廢先七角。古律何在。上凡五六。九宮之譌。沈氏不覺。虛理難據。實譜易蹈。學博凌君。克明其奧。

衡齋算學。汪孝嬰名欽歙人。

汪君孝嬰。天授以敏。數學精深。獨入於理。人所共可。君知其否。一問兩答。以難秦李。兩形互易。創立新式。貫通和較。縷析正負。探蹟索隱。邁越諸子。

句股細草

李尙之名
銳元和人

李君尙之。深於古術。太初以下。一一詳述。用集大成。古無其匹。宋金六家。衛朴、姚舜輔、李德卿、譚玉揚、級耶律履。殘缺廢脫。用道古法。積年數出。仁卿之書。說天元一校而通之。祕奧以發。惟茲細草。僅露其蘄。

大戴禮記解詁

王實齋名聘
珍南城人

王君實齋。治大戴記。孔壁古文。德所自取。不雜諸家。文亦無異。酬校之士。異端蠱起。坊賈是依。類書是采。家語所引。實乃肅改。據以增刪。惟經之疚。君則詁之一。仍於舊。

琴旨

王吉途名坦
南通州人 黃鐘通韻。都四德文
長白氏

黃鐘小素。三因四開。以三應五。獨下一徽。定爲宮聲。音得所歸。吉途之說。是造於微。陽律管合。陰律琴諧。以六互一。七均不違。有正無變。順逆是維。文乾之說。夫其庶幾。

兩將軍贊有序

漢平陵朱雲。請尙方斬馬劍。斷張禹頭。唐北平陽城。哭伏延英門。欲壞白麻。不許裴延齡相直矣。吾尤慕辛慶忌。張萬福。以赴赴虎臣。而感激論救。從容勞揖。讀史至此。合而贊之。

奕奕辛君。漢左將軍。鄙哉相禹。直哉臣雲。請尙方劍。斬此佞臣。罪死不赦。誰能解紛。叩頭流血。惟辛子真。

免冠解綬。以死力爭。天怒遂霽。且以直旌。槐里廢令。慷慨上聞。狄道武夫。匪舊匪親。激以忠誼。感以至誠。下全狂直。上顯聖明。

張君桓桓。孔武有力。防秋京師。禦寇厥職。有裴延齡。實亂唐國。讒害忠良。如蠅在棘。諸苛細者。結舌屏息。惟陽大夫。當此心惻。哭伏延英。指斥奸慝。竟日不去。罪且不測。惟君見之。歎爲難得。國有直臣。焉慮河北。吾年八十。見此盛德。長揖勞之。敢不銘勒。凌煙巍巍。不愧丹墨。

宋兩先生贊

李泰伯觀

處有道世。而進民言。居草野中。而念元元。禮以安民。克探其原。公輔之才。先生有焉。里閭有惡。如棘在膚。鋒我矛戟。誅此魅狐。賊實有黨。反陷以辜。幸生盛世。衷白災除。

孫泰山復

春秋之學。發微尊王。用誅亂賊。豈曰韓商。誰毀誰譽。誰嫉其良。衆口譸譌。莫知其方。一舉不第。歸而著書。彼陸魯望。豈其同乎。摭辨何在。托身幽遐。先生非隱。以爲國華。

李孟贊有序

元臣以李孟爲弟。一讀元史。慕而贊之。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國賴以奠。身不可摧。時飛時伏。弗峻弗隕。如日冒燭。若龍涖虺。識居衆始。功蒼心裁。

干戈化武。杞梓收材。一代文治。惟公式開。道融吳許。節邁劉崔。留侯鄴侯。輝映九垓。

陳節母頌有序。

歎縣王君廷暉。以素冊介里中孫韶。九乞余爲文。以彰母節。節孝之事。余所樂稱也。惜不知節母夫及父名字。本末年月亦未詳。聊述其大略。而頌之。頌曰。

節母陳氏。尖山下人。十九于歸。相敬若賓。六年而孀。我生不辰。呱呱兩雛。未能負薪。既遠兄弟。誰卹我貧。纖纖十指。用以成春。嗷嗷三口。恃以存身。藐孤既長。誨之諄諄。撫之成立。授以昏姻。子能服賈。以贖其親。子復有子。母年七旬。四十五載。縞衣綦巾。如波息井。如霜在筠。君子高之。以爲世陳。

孝斛銘有序。

木斛口方六寸。底方一尺五寸。高一尺二寸。前面鐫萬歷甲辰年立六字。後面鐫一孝字。徑一尺。左鐫祖斛二字。右鐫一官字。循高祖父震鳴公遺物也。歲入脫落。肩之以鐵。乃復舊觀。因銘之。

念昔我祖。以讓爲德。瘠田百畝。力耕而食。終儉且勤。生產以殖。倉庾既盈。出納有則。請於有司。用頒此式。五世以來。詩書稼穡。耕有攸餘。祭用厥飭。施予則奢。醉飽以畜。惠分及鄰。課完於國。子孫紹之。勿浮而實。惟實斯敦。惟浮乃踏。孝于惟孝。守之無極。

改水車爲書櫃銘有序。

歲甲戌四月至七月。不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爲之敝。既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爨。余惜其

有功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棄也。解而察其實。可成一巨櫃。乃授工以式。凡五日。櫃成。高六尺。有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從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上一級。廢經。中二級。廢史。下一級。廢考訂經史之書。飾以漆。樞之以金。置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中。因銘。

以勞始。以逸終。潤枯萎。時乃功。進厥職。文在中。世世守之。无攸窮。

相墩銘有序

譚者謂甘泉山之峯有七象斗。其四周之墩二十有八。象列宿。相墩其一也。墩先不著名。雍正間。歸於相翁業。業與其弟度。世居邵伯鎮。既有此墩。植柳千百頭。起屋數個。兄弟觴詠其上。因名曰友軒。迄今幾十年。柳叢蕪。遠望不辨株榦。惟綠一邱。三面臨湖水。故又名其屋曰近湖草堂。東鄰漕河。四方賢士大夫。北征南游。皆往來於側。好其幽逸。明瑟登而久之。或發爲詩歌。於是墩遂以相名。而著於遠近。余家在白茆湖西。出門卽見墩。泛湖而東。必過此。相君搏九。時廉余之蹤跡。漉酒以俟。搏九業子也。序其地而爲之銘。報德之維。值箕斗。山脈作突。兩湖口。厥草菰蘆。厥木柳。中有一軒名曰友。春帆千疊。迎戶牖。秋榔聲聲發。漁叟我乘。舴舺入煙藪。神恬不覺坐之久。主人飲我竹葉酒。我醉放歌。衆擊缶。紛爭蝠燕。尙何有。相兮墩兮。兩不朽。

勁雪銘有序

階下有石。高二尺許。上銳而左直。百餘載矣。邇年以來。徧體吐白如洒。諡之曰勁雪。人曰信也。乃鑄於石。

之左畔而銘之。

不曰堅乎。其骨已鐵。不曰白乎。其表已雪。不隨於風。不枯於熱。形之在中。維介乃潔。君子之貞。烈士之節。圓扇銘。爲黃蒼雅作。

周規徑矩。表和裏勁。月白風清。慎持其柄。

不雕硯銘有序。

余十四歲時。族祖父倫士翁。以此硯見遺。今三十年矣。銘曰。不雕不琢。其象璞。若瘰若腫。其狀木。圓而稜。兮澤而肅。

黃珏橋關帝廟鐵鐘銘。

水土平。百穀成。復卽命。安農耕。宜孫子。事父兄。斗行午。長物盈。造衡鐘。聲如鯨。慶隆盛。禮神明。權以忤。和而鳴。億萬載。長鏗鏘。

木瓜杖銘。

大廈可以蔽風雨。杖亦爲身之輔。

桃杖銘。

入山伴我。毒蟲卻。物彪左。

古藤杖銘有序。

從兄金門以古藤杖遺我。云是百許年物。
我力尙重爾太輕。俟我力輕。與爾偕行。我年尙寡爾太多。爾傾我持。爾如我何。

雕菰集卷七

申戴

王惕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因引以爲排斥古學之證。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氣注之。游魂雖變。而靈必屬此。況臨歿之際哉。余丁卯春三月。病劇昏臥七日。他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了析。曲折畢著。平日用力之淺深。嗜好之誠僞。於此時驗之。平日所習。而臨終昧忘之者。必其事平日本未嘗精氣注之也。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卽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余嘗究東原說經之書。如毛鄭詩補注等篇。皆未卒業。則非精神之所專注。宜其不復記也。吾見以貨利起家者。病革時。口惟言田舍事不已。精神所注。在田舍也。有奔走場屋而未利者。臨歿無所知。喉中太息於鼎甲某某可羨。精神所注。在科第也。吾於東原臨歿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其他讀書不記者。本非所自得也。是故淺深真僞。非人所能知也。己則知之。己亦不自知也。臨歿則自知之。浮慕於學古之名。而託於經。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歿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於昏瞽之中者。徒恃此彘

夷也。噫嘻危矣。

非隱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父沮溺荷蓀丈人直郭平原朱桃椎仲長子光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迹於山谿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鴻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勳業。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瑄。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

翼錢三篇有序

少詹事錢竹汀先生。通儒也。愚嘗謁之吳門。其容和其言達。鶴鶴可親。身後十年。始讀其潛研堂文集。諱者或疑之。蓋其言有有爲言之者。乃爲疏通之。以爲之翼。凡三篇。

錢先生曰。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始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以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很。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

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惟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賤。凌逼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決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卷八者 問五

焦循曰。先生此言。蓋目擊夫厚妻子。薄骨肉。及寵妾而棄妻。恃悍而逆夫者。而有激言之也。吾聞之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男女生於天地。夫婦定於人。夫婦定而後君臣。父子乃定。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

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書八卦以治天下。譙周古史考稱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然則伏羲之前。夫婦之道不定。夫婦不定。則有母而無父。同父而後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母序也。故父子兄弟雖天屬。而其本則端自夫婦之道定。昏義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鄭氏注云。言子受氣性純。故孝。孝則忠也。夫婦之別。關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則夫婦之道仍不定。天下之爲夫婦者。稍一不合。紛紛如置弈棋。非其道也。且七出者。以其婦之可出也。若過不在婦而出之。先王無是法矣。且夫由人道之不定。而一旦定之。或有不便者。故立法爲可去。數千載後。夫婦之道久定矣。則可去之法不能行。如古者一聚一都。各爲君長。則不得不封建。久而定於一。則封建不可行。古今之道。不可一端視也。失婦道。雖事一夫。不可言烈。然則不妨事二夫矣。失臣節。雖事一君。未可言忠。然則不妨事二君乎。先生之言激矣。其出也。仍返之。母家乎。抑嫁之鄉里乎。其嫁也。夫家嫁之乎。聽婦自適人乎。或有司主之乎。抑私出之乎。嫁之鄉里。而夫又不良。乃一嫁再嫁之不已乎。

右上篇

錢先生曰。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也。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

務飾親之美。余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二十篇。嘗言聊人之子。而不言聊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他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七原

學上 焦循曰。此亦先生有激之言也。人子不能實述其親之善。顧程朱之韓柳之李杜之誠妄也。然人子之妄。不在程朱韓柳李杜其親。而在不能知其親之善。而縷述之。而泛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夫爲人子。而程朱韓柳李杜其親。猶爲人臣而堯舜其君也。堯舜其君。不可爲不忠。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不可爲不孝。惟徒以虛名。而遺其實事。乃爲欺其親。隱微之節。外人不知之。人子心乎其親。則知之。故有外人不能知。必俟人子述之者。抑卽外人言之。或不詳。亦必人子細言之。祭統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誣固不可。不明不仁。又惡乎可。親有善。聽之公論。不待子孫傳之。是知而弗傳也。稱美不稱惡。爲孝爲賢。經之教人如是。其意深矣。先生稽古有年。詎不知記之文如是。第以世俗不能左右其親。親之善不能知。不能傳。而徒

程朱韓柳李杜其親。正所謂不明不仁。正所謂誣。不然。先生固自述其先生大父先考矣。且述其亡妻王恭人矣。妻有善。尙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而乃禁人之賢其祖父乎。先生賢其妻。卽縷述妻之事。賢其先大父先考。卽縷述其先大父先考之事。然則先生爲是言也。欲人實述其親之賢。而不徒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不然。何先生之大父之考之亡妻王恭人。不畏人疑。不聽諸公論也。

右中篇

錢先生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

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卷七。問四。七。皆

焦循曰。先生此言。顧司業棟高嘗言之也。云。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

不知懼也。且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逆。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

之道。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

馬有誅。是也。見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顧司業之說如此。先生本之也。雖然。孟子自謂亂臣賊子懼。不謂君父懼也。萬

充宗氏曰。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無道。稱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

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

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

然者。相習既久。故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

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

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亦至此乎。先生言後儒以左氏傳爲詬病者。指萬氏此言也。夫萬

氏之言是也。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孔子贊易。謂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由辨之

不早。辨人知辨。卽知懼。易之教。示人以辨。春秋之教。示人以懼。惟邪說蔽之。則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

書其弑。不論其君父之無道。而臣子之惡。無可飾免。自有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卽伏誅。卽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歡秦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成王。一聞方正學、卓惟恭等篡奪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卽其懼也。蓋春秋旣成。不能使亂臣賊子絕迹於天下。而能使天下知其爲亂臣賊子。天下人人皆知亂臣賊子之惡。無所容。雖有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豈能晏然於心。不一動乎。孔子作春秋。蓋知亂臣賊子必由是而知懼。此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與伏羲文王作易之心。一以貫之者也。至許止之不嘗藥而書葬。萬氏直據左氏之文。斷爲有心毒殺。不當以偶不嘗藥。卽加以極惡之名。顧司業且暢言之。斥穀梁爲誣妄矣。萬顧之書具在。學者其參而觀之。

右下篇

述難一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能述伏羲、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己之道爲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孔子贊易。章編至於三絕。其於伏羲文王之意。已無弗明。無弗明。而後贊之。所以爲述也。述孔子者。若何其爲述也。孔子修春秋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吾竊取之。孟子之說書也。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其論詩也。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然則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不以志而持其言。有不可通。則曰古人如是說也。有不善。則曰吾有所受之也。古人所望於後人者。固如是乎哉。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

述難二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於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夔倫由是敍。上古茹毛飲血。不知有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教人火化。而天下遂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教人耕耨。而天下遂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槨。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於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教。續延於萬世。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卽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教。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人莫能述也。孔子述之。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

徒莫不自以爲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尙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然而孟子辭而闢之，直斥爲無父無君等諸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義、神農、堯、舜之教明，其異乎伏義、神農、堯、舜之教者，皆知其非述也。墨翟述禹，而實悖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悖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悖乎黃帝；陳搏、邵雍述伏義，而實悖乎伏義。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爲述孔子，而甲詆乙爲異端，乙斥甲爲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義、神農、堯、舜之教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

述難三

學者好詆諆人，人不易詆也。非能是人，不能非人；非人而不中其所非，是爲妄非；是人而不中其所是，是爲妄是。故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是其是非，非其非；古人樂之道，其是而非；古人之所是，古人疾之疾之者，疾其持之而失其所爲是也，則不如其詆之也。

述難四

學者詡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問其何爲乎述，則曰：學孔子也。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善人爲邦百年，皆古語。且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述穆姜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述胥臣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周書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爾，吾學孔子

乎爾。然則所述柰何。則曰漢學也。嗚乎。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卽孔子否邪。穆姜。婦人也。胥臣。管仲。齊桓晉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則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絕唐宋元明。而專取漢人也明矣。夫孔子述堯舜者也。孔子之述堯舜。見於易者一。見於論語者六。惟執中述堯之言。餘則探其微。且能道其病。蓋深契乎堯舜之道之所以是。雖胥臣。管仲。穆姜之言。而實足以明堯舜之道。則取之。不必持堯舜之言。以爲述堯舜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爲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徵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爲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爲漢學者也。噫。吾惑矣。

述難五

善述人者如善醫。各審其人之陰陽。表裏。虛實。研究而洞悉之。然後用攻用補。用涼用熱。各如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也。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未視脈診色。方藥案狀。先已立乎其心。或縣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市人以其工酬應。假聲氣。而惑之。然而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故。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

一物而無物不明。雖有奇證怪脈。人視爲不可解。自我按之。了然於重輕生死之間。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雖千卷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舉而揚之。聚而華之。隱者標之。奧者易之。繁者囊之。縮者修之。鬱者矢之。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好惡本歧。去取寡當。繪人者嫌眇而著瞭。惡僂而形直。美則美矣。而非其人矣。或曰。著其眇。形其僂。遂肖其人乎。夫徒著其眇。形其僂。而不肖其人。然則善述者。固不在眇不眇。僂不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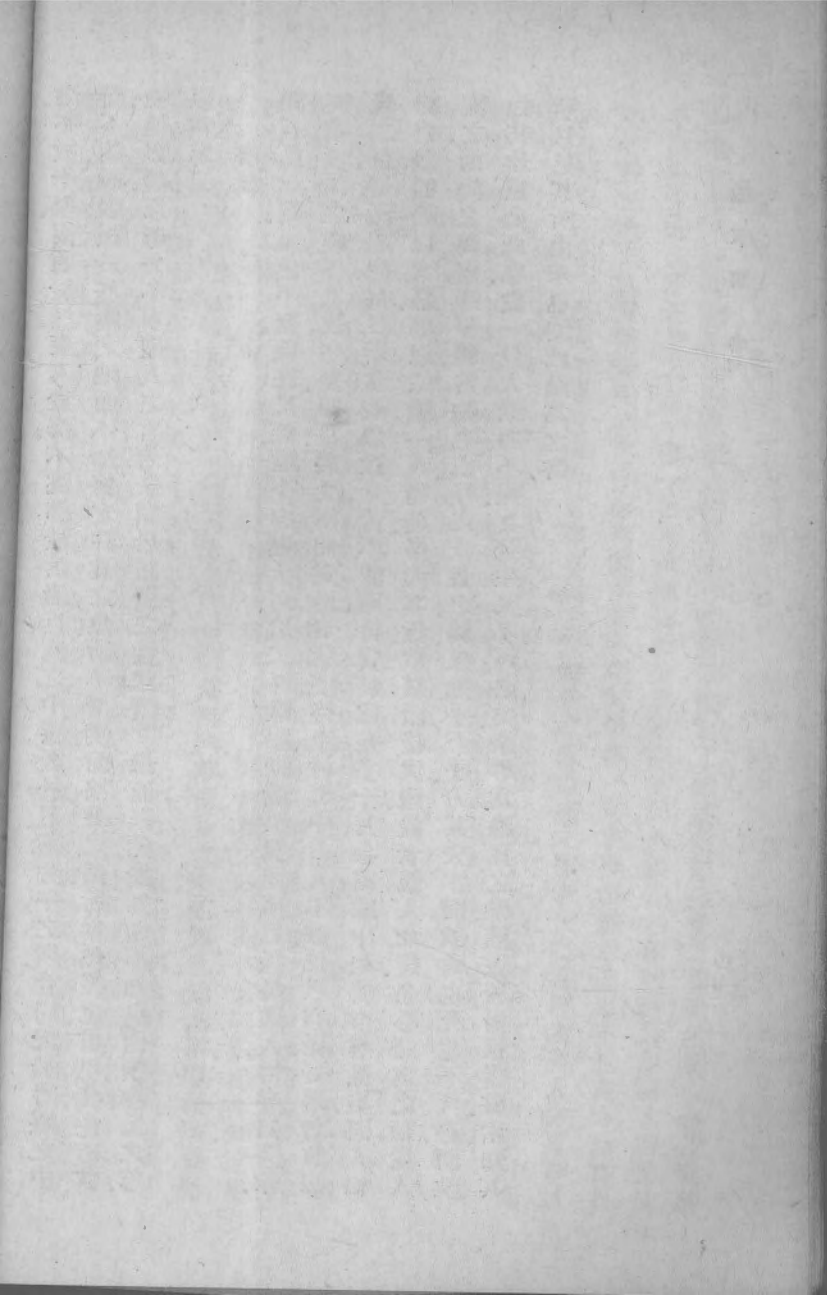
續蟹志

瀕湖而居者。以蟹爲田。編竹以爲籬。斷者斷也。所以斷截其路。而誘取之也。每籬值百金。大者數百金。或東而西。或北而南。隨兩岸相去之遠。近布焉。間三四步。曲其勢作門。門內歧以邃。忽寬忽狹。忽曲忽直。其奧覆以篋。空一隅置竹匣。形圓而銳。字之曰老人頭。高出籬上尺許。蟹之隨流而下者。阻於籬。不知返也。求所以越之者。則必循而行。見門焉。喜且入。入門且以爲出門。不知柴之繞而偏也。始而裕。繼而隘。始而直。繼而曲。且繼而昏。以黑。至於曲且黑也。求直且光者而趨之。仍不知返也。趨至隅。隅有光露。天而周其身者。益迫。苦迫而就光。必緣以上。於是乃困諸匣中。噫。愚矣。蟹有善飛者。吐其沫以爲翼。昏時則翕翕然。憑諸空中。籬不能制。弋不能及。然好火。漁者舉火以誘之。則就而投諸地。噫。愚矣。夫湖闊數百里。至狹之

港亦數十里。南通於江。東入於海。不跳躑於洪濤巨波之中。隱匿於蘋藻旁午之所。甘局促於罟罟之中。而不能脫。困躓於釜鑊之地。而不知悔。宜吞舟之魚。所不屑。而培井之蠅。所粲然笑也。甫里先生志其輸穗之義。以廣夫不求聖人之言者。余湖居。諳蟹之性。悲蟹之愚。而慨然於知進不知退。因續陸氏之志。以爲志云。

書鵜

湖有鳥如鶴。而色不潔。喙修尺餘。喙下肉囊。大可容二斗。喙張則囊鼓翼開。兩目熒熒。顧人。俗呼曰突犖。突犖者。鵜之緩聲也。戊午夏。四月。偶止樹間。爲漁者所獲。持至村市中。市人不識。目以爲怪。好事者買以錢二百。畜諸鴨籠。每日所食。盡魚數斤。苦不能膳。持貨於城。是冬十月。余寓城中。相傳市有鳳皇。同人相約往觀。則蔽以次幕。標以綵績。一人鳴鑿。侈大其說。斂錢而後與視。觀者競入如螻。余心頗爲之動。從入窺之。則向之鵜爾。嗟乎。鵜。常物也。或怪之。或貴之。鵜。果知乎否乎。方其失水而就禽也。死生不可必。而孰知其珍重如此也。設一旦人厭而不觀。其死生又不可必矣。余好爲蟲鳥之學。涉獵於爾雅諸書。素知其狀。且見其所由來也。爰感而爲之書。



雕菰集卷八

辨學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爲之。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懷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踟躕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爲屢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滄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爲然。旣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

之以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予以名邪。抑因其名而賞以利邪。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求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動以名也。名不可以動之。則以賞誘之。副此名者。予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動以名矣。動以名。又烏知其真副此名與否與。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敵世風。知之易。以名敵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喪廉寡恥者。易而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銜粥。馳騫於虛浮。揣摩於形似。相習以耳。共趨於聲。以干譽之巧。爲悅人之謀。而玩忽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遂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爲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爲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僞。防厚貌深姦之以漸而至。不聞相尙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滄之風。宜救之以實賞。而誘之以名。不若賞而誘之以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喪廉寡恥者。有所欲也。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人。獲其用矣。嗚呼。名所以治君子。賞所以治小人。未有無所欲。而喪廉寡恥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乎。名士之

所以爲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顏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爲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豎。而詡詡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爲乎名士也。嗚乎。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無恆者也。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敘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辟。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真實。而不敢誣。

貞女辨上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兗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

貞不嫁之謂也。嗚乎。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矣。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兕先之事。黯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跡。以貞女號之。列女傳又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此卽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兕先合於申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宣夫人之列。說者罪矣。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

貞女辨下

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齟齬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縣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禮。以親迎爲定。故曾子問。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聞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已定。而女死。則壻服齊衰。壻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爲定也。今則不然。國律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必親迎。而夫婦之分定。古定以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則一納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當必速夫身。吾爲議貞女者危之。

誣親辨

有言於焦子者曰。親不可誣也。周公稱文武。孔子不稱叔梁。子思稱仲尼。不稱伯魚。粉飾諛辭。俾見者指摘而詬罵焉。非所以愛其親也。予惑於是。以請於吾子。焦子對曰。親不可誣。誠然也。不誣焉可矣。必孔子而後述。後世將無述者。豈孝子之心也。述其親者。必以孔子之言行加之。則誣不孔子也。而乃心數之曰。吾之親。非善人。非善人。豈人子所忍乎。人雖爲不善。其生平亦必有數端之善。卽鄉里宗族。於身後平心論之。且將有分別道之者。況本有善之可述乎。故親之善。素明於人。不可曰人知之。遺老既盡。雖豐功偉績。且有莫能言者矣。親之不善。素明於人。不可曰遠之難。吾恥於人之擲揄也。善雖一。不善雖九。一固非誣矣。稱其一。且足以調其九。並一而沒之。不善遂逾乎十。居下流而不能力以障之。任其決。使惡歸焉。誣不更甚矣乎。是故親雖不善。猶將索其善而述之。必欲孔子其親。所以誣也。孔子其親而不能。乃孔子其身乎。孔子德爲聖人。足以顯其親爲大孝。已則無德以爲親顯。又吝於言。生是子者。何不幸之甚也。

四聲陰陽辨

古不分四聲。沈休文。周彥倫。始定平上去入。宋元以來。詞曲家分陰平。陽平。此實天地自然之音。而足以補休文。彥倫所不及也。夫謂之陰陽者。猶夫平上去入之稱。故又名空堂。蓋空之呼。空堂之呼。堂不啻陰之呼。陰陽之呼。陽也。卽不啻平呼。平仄呼。仄上呼。上去呼。去入。卽不啻宮呼。宮商呼。商角呼。角徵羽呼。徵羽也。取字之聲。以爲聲之鶴。不取字之義。以象聲之義也。或謂平有陰陽。仄亦有陰陽。甚謂上有上之陰陽。去入有去入之陰陽。夫平之有陰陽。猶仄之有上去入。謂上去入有陰陽。豈謂陰平陽平。亦有上去

入乎。蓋不明陰陽之呼。取聲不取義也。或又謂以陰陽分三十六字母。夫三十六字母爲平聲者二十二。爲仄聲者十四。而平聲爲陽者十二。爲陰者十。謂見爲疑之陰。則疑爲陽。平。醫爲陰。平。疑之上去入爲擬義。乙。醫之上去入亦爲擬義。乙。溪爲陰。平。奇爲陽。平。奇之上去入爲起棄吃。溪之上去入亦爲起棄吃。其平聲則分爲醫疑。爲溪奇。而上去入則同一擬義。乙。起棄吃。果何陰陽之可分乎。謂透爲端之陽。則透之平可呼頭。亦可呼偷。端之仄可呼短。斷奪。短。斷奪之平。亦可呼東。團切。又何陰陽之可分乎。若謂顛屬端母。故典殿室屬顛。爲上去入之陰聲。田屬定母。故殄電啞屬田。爲上去入之陽聲。抑知殄電啞之平呼田。亦可呼天。而典殿室之平可呼顛。亦可呼低。連切。蓋旣名之爲陰爲陽。則不得又爲上去入。旣名之爲上去入。則不得又爲陰陽。如以義也。則陰宜重濁而下沈。陽宜輕清而上浮。何得反其用。故古人取宮商角徵羽。以名七音。取平上去入。以名四聲。其名皆無義理。但以聲明聲。見古人用意之精妙。以陰陽名陰平陽平。名有義理。昧乎以聲明聲之妙。而惑滋起矣。此陰陽之稱。不如空堂之稱爲愈也。至於讀有輕重。唱有緩急。此則陰陽皆有之。不獨上去。前人論之詳矣。明乎陰陽之名。爲以聲明聲。又何疑於上去入之有陰陽也。

二十八調辨

十二律以五音旋之。則有六十。以七音旋之。則有八十四。隋唐以來。燕樂僅有二十八調。元明用六宮十一調而已。或疑八十四六十之數非其實。然不必疑也。如以喉舌齒牙唇各依等韻。則必有若干音。然其

中有重複者。有蹇澀不可以音者。有風土各地之不同者。以理排之。有此數。以口調之。則不足矣。制之爲字。又不及其音之半。說文九千餘字。便於用。而人人共識者。又不及其半。玉篇以下。字日增。而有音無字者。仍多。不得以所用者少。遂疑古之字本少。亦不得以字不及音之數。遂疑並無此音。聲調之有八十四。其理如是也。其相習而便於口中。於耳固無幾何。古音不盡悅耳。後世既求其悅耳。又取其便於肄習。故日減日少。無可疑也。姜白石徵招序。引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白石又云。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諸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然則以其不流利不諧。故不用徵與二變之調。譬如入聲。一涉詠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實仍以平聲唱之。蓋入聲出口。戛然卽止。若直如其聲。便無音節。不中聽矣。無徵調亦是也。徵之缺如。是宋元不用羽角。不用高宮。可知其故。然則八十四調。止用二十八。又止用十七。可類推矣。夫聖人之制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制刑也。五刑之屬三千。亦備其條理而已矣。執於理不能權其用。不且求黃鍾之徵於林鍾。而貽落韻之譏哉。

文章彊弱辨

文之彊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氣。不在氣而在神。得乎形者。知形。得乎神者。知神。善繪事者。先以淡墨。一山一樹。至百十漬。仍著以淡。俗手以濃墨取之。齷齪盈幅。按之索然。其彊弱可知也。有人焉。頎然。顛然。介冑而立。左持矛。右挾盾。力不能勝一匹雛。可謂彊乎。有人焉。若不勝衣。矍然而骨立。千鈞可舉也。

可謂弱乎。舉物若有物者，力不勝也。舉物若無物者，力有餘也。舉物若有物，其力見。舉物若無物，其力不見。以力之見爲力，弗等其物焉。且以爲不足舉也。蟻之負粒，蟻之轉丸，見其負不見其粒，見其轉不見其丸。以爲蟻之力彊也，不亦慎乎。故形之肥，不必壽於形之瘠，其神不同也。善醫者切其脈以窮其神，不執其形也。然則形弱者神彊，與神彊形亦必彊。神弱形亦必弱，彊弱非肥瘠之謂也。黃楊之細，自堅於樗櫟之大數圍，方寸之鐵，可以殺人，豈徑丈之楮，所能抗乎。壬戌四月在京師，有論文之彊弱者，乃爲之辨。

象刑辨

象刑之說，荀子屏爲世俗之說，而破之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俱見正論篇

荀子辨之當矣，信乎世俗之說也。或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奈何唐虞之世，而尙用刑。曰：孔子言，治天下宜先德禮，而後政刑，非舍刑而專以禮也。道之以德，德者，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有恆產，足以事父母，畜妻子，然後齊之以禮，民皆相格而恥於不善。如是，則雖有刑而不用，惟養之教之，而仍犯乎罪，則刑之。孟子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然則有恆產而無恆心，則刑之不爲罔。曾子謂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道，失養之教之道，得其情，則殺人傷人，實有證據而不誣，斯時亦惟哀矜之於心，而

不可寬其罪也。孔子贊易噬嗑初九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贊噬嗑上九云：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夫至於不可揜，不可解，則亦不可寬矣。然則勸以利，又必懲以威，恥以仁，勸以利，道之德而齊之禮也；畏以義，懲以威，道之政而齊之刑也。君子不必惠也，而自懷刑；小人惠而後懷刑，則刑以濟其德，俗吏之於刑也，慎其大而忽其小，聖人之於刑也，勤其小以防其大，小懲之，大戒之，不使至於不可揜，不可解，是治之於未也，忽於小而民不知懲，至於不可揜，不可解，雖曰殺一人以懲衆人，而此一人則已刑矣。治之於未則威此，卽以懲此，故有改悔而無傷害也。有虞氏封山濬川，卽象以典刑，典刑常刑，謂五刑也。象者，似也。以五刑之常法，傳之自古，似續之不改也。常刑之中，有宥之之法，宥之以流，亦自古常法而象之者也。然宥之以流，流亦大罪，僅輕於五刑耳。舜思寡天下之過，而小懲之，於是作爲官刑，教刑，贖刑，鞭扑以厲之，使出金以罰之，使之知恥知畏，以戒其不仁不義。如是，則民知改過，改過則五刑乃不用，並流宥亦可解矣。言作以別於象，是小懲也。在道德齊禮之後者也。何以知其道德齊禮也？於教字知之，亦於災眚知之。蓋旣爲之制恆產，則宜有恆心，惟水旱疫癘之餘，足以損其衣食，而民之犯法也，猶可原。故眚災肆赦，惟旣命司空平水土，無災矣。命后稷播時百穀，民無飢矣。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使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則齊以禮矣。且諄諄於庶頑讒說，而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以識之，以期其改悔而並生。苟至此而仍不知改悔，不能相格，是冥頑不靈，與禽獸何異矣。賊而刑之可也。故曰：格則承之。

庸之所謂有恥且格也。否則威之。所謂怙終賊刑也。官刑、教刑、贖刑、不屬諸士。呂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卽哲。民愚降以典禮。或猶不能從。撻扑以去其愚。此刑之用於伯夷者。小懲之也。其屬之士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常刑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流宥也。皆象於古者。故亦曰象刑。益稷云。方施象刑。惟明。此刑之用於皐陶者。所以待罪大惡積者也。伏生書傳云。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無禮而專任刑。孔子弗取也。禮而後刑。唐虞不廢矣。爲象刑之說者曰。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官。布衣無領當大辟。此誠世俗之說。如兒戲者也。堯舜之世。恤功於民。以教祗德。雖有五刑象而不用耳。此爲勝殘去殺。亦爲神武不殺。非民有可殺之罪。而徒畫衣冠異章服已也。

褒姒辨

國語載褒姒事。荒唐舛錯。有不可不辨者。其說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龍降固不足怪。以爲褒神之所化。龍一物。以爲能言。何太怪也。其說曰。卜請其蔡而藏之。吉。策告之。龍亡而蔡在。夏自是衰。後起周禍。何以云吉。且孔甲氏有御龍之官。方象而食之。孔甲爲桀之祖。相去僅十數年。何忽重視之。卜所以處之也。孔甲時方降二龍。何其後又有二龍降也。其說曰。夏亡。傳置於殷周。至厲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又曰。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妘。入後宮。童妾未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生。既遭於後宮之處。妾必曰亂及笄。歷十三年而始孕。厲王以三十七年奔虢。越十四年。宣王立。夷亂之餘。童妾卽仍在宮中。而其孕也。何以決其爲所遭之妘。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褒姒。

之子伯服爲太子。由宣王初至此。褒姒宜生五十餘歲。褒人何獻此老婦以脫罪。而王且寵之。況舉烽諸事。又後此數年。而年已六十矣。其說曰。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觸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取之。逃於褒。夫婦既畏。而逃。尙何顧道中棄子。且童妾之棄子。必有人棄之也。夫婦逃矣。必畏人而遠匿。豈敢遷延。待人去而取之。卽見棄者。無以決其爲童妾之子。卽棄者見此夫婦。亦無以知其爲弧服之人。弧服之夫婦。何所據而告之褒君。褒君何所據而告之周人。周人又何所據以褒姒卽童妾之子乎。說始於國語。國語本之史伯。史伯則引於訓語。是時當幽王初年。正寵褒姒之時。褒君方以爲己女而獻之。而名之曰褒姒。誰得以童妾問之。又何所據實。遂書諸訓語哉。國語左氏之書也。獵於各國史書。巫僞之傳。眞僞莫辨。而董仲舒。劉向。司馬遷諸君。憑而信之。王仲任作論衡。以辨古今之妄說。於此則比諸吞薏履拇。以爲氣性之隨時。劉知幾撰史通。以駁記載之浮言。於此且方諸壞門謀社。以謂軍國之重典。辨之以補柳先生之非國語。

宰孔論

余讀春秋傳。得良臣一。曰劉伯益。得佞臣一。曰宰周公。孔景王之末。晉霸衰。楚氛橫。內則子朝賓起之難。紛紛搖動其社稷。益始立。與單子輔佐。以平內難。又合十八國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奮發有爲。乃心王室者。益一人而已。卒以諸侯不和。霸臣求路。身死於軍。大業不就。嗚乎。蜀之諸葛孔明。其比類也。莊僖之間。天下不知有王。至於取溫麥。中王肩。而鄭宋魯衛之君。篡弒爭逐。朝盟於車。夕

黨於西。紊亂不定。如弈棋然。齊桓用管仲。崛起東海。以尊周爲己任。經營數十年。乃爲召陵之盟。使是時王室之臣。有伯益其人者。內外夾輔。號召天下諸侯。革荆之僭王。復西周之盛。固無難者。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世子。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曰。吾輔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於是鄭伯特王命。遂叛盟。而楚旋有滅弦之舉。此謀卽實出於王。當使孔之時。孔豈不可彊諫而止之。止之不可以死爭之。不然。棄國而逃。不奉此命也。既有此命。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又十數年。鄭始乞盟。爲葵邱之會。是時也。襄王於齊桓。非孔之所能間。乃值賜胙而歸。道遇晉君。力詆桓之非。止獻之赴。嗚乎。其情見矣。向之王命。非孔謀之而誰邪。夫葵邱之會。諸侯方虞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間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若惟恐楚之或訕者。幸而不能殺桓。貶桓。苟能殺之。能貶之。幾何不爲岳之檜哉。唐末。冤胸盜起。李克用以步卒萬七千。赴京師。石堤良田之戰。大庸西華之捷。功第一。過汴。朱全忠醉之。而火其驛。請討之不許。及克用以兵助王重榮。全忠請討之。議者不可。宰相張濬受全忠賂。獨以爲可。討之而敗。余閱五代史至此。惡全忠之不臣。而深恨於濬。當全忠之燒上源。其無君之機已露。濬能贊其君。許克用之請。以討克用者。佐克用。克用忿激之餘。濟以天子之靈。全忠之禽。未可知也。建中四年。朱泚圍奉天。不三日。則城陷。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厄於累卵之勢。盧杞不納。而懷光遂叛。二相之奸。先後一轍。宰孔者非其類與。嗟乎。內有劉盆。外無齊桓。外有齊桓。內有宰孔。此周之所以不競也夫。

權既爲吳王。宴諸臣。佐權行酒。至翻。翻陽醉伏地。權去。翻起。權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以大司農劉基諫而止。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君子曰。權自是失言矣。翻解經亞於賈鄭。其諫聘獵長富春。練謀深識。時無其匹。方曹公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汗良家邪。是時權款於魏。受魏封吳王。此翻所以侮也。權宜曰。自今不當殺者。雖言殺不得殺。乃以酒後爲令。則小人作奸。將以酒後售其術。而僂君子斥賢士。皆以其不酒後。而莫敢言矣。故其後徒翻交州。而莫之諫也。

葉李論

葉李在宋理宗朝。以太學生伏闕。攻賈似道。竄於漳州。元世祖以李剛直。過留夢炎。遠甚。是也。然李之在尚書也。與桑哥共事。浮沈不一。規正。致揚州儒學正李滄。上言攻之。又何異夢炎之於似道邪。焦子論之曰。恃氣者不可以久也。氣有陰陽。陰則柔。陽則剛。柔而無學則諂。剛而無學則矜。李以太學生勅似道。矜之氣乘之也。非有道義配之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身爲諸生。國政非己所宜與。爲太學生勅似道。所以入中書省。比桑哥也。凡學之不深。而氣之不馴者。聞見所不及。勢位所不侔。每以局外之身形爲憤激。及徐而身入其中。未有不依違隨俗者。故臨難不屈之人。必非高言死節之人也。何也。氣爲之也。氣盡則餒矣。市僧見人之交易也。必多方說其貨之不值。而啗買者之受欺。明日羣相約而共議焉。則盡反昔之所言。而惟恐交易之不果合。何也。昔之身在事外。今之身在事中也。嗚乎。非學之深。而能自持乎哉。且學者之病。合則相標榜。分則相詆訶。有人之見存也。有人

之見存。則於不當爲而爲。亦必於當爲而不爲。孔子稱子路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感。不求。則無標榜之習。不伎。則無詆訶之私。其處也。力學之不懈。何暇於朝政之議。竭力於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敢論宰相之賢否。所以蓄其德。醞釀其才略。有如此者。宋南渡以來。陳東歐陽澈之風。天下慕之。或假是爲名高。以振動流俗。究之無補於時。無補於學。如葉李者。又何足責哉。偶閱元史至此。論之。以示子弟門人輩云。

西魏書論

西魏書。謝蘊山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過桐城。胡雒君於金陵。雒君以是書見遺。於時譚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因爲之辨。議者云。正統之傳。自漢魏而晉宋齊梁。以至於陳。作西魏書。是無梁陳也。夫如是。是不獨西魏書可不作。而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均可以廢。何也。非正統之所在也。夫魏。自晉世開基。歷年永久。與有河洛。視梁陳以篡竊得國。短促偏安。有以過之。豈梁陳所得而統之乎。亦猶遼之承於唐。傳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統也。且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內魯而外諸國。豈謂魯可以統諸國乎。主客之勢然也。推之以言乎說經。唐人撰正義。於鄭康成。王弼。杜預。諸君。主此則客彼。主彼則客此。其體有如是也。下之如元人之曲。近代之時文。無不以主客爲體裁。學究衍陽虎淳于髡之言。未有不以孔孟爲外者。豈真敢外孔孟哉。其體然也。乃獨於西魏書疑之。亦爲不善悟矣。司馬遷。漢人也。作項羽本紀。陸游。宋人也。作南唐書。況生千百年後。而作西魏書乎。正統之辨。莫嚴於昭烈之於孫曹。余嘗以是通諸後世。以爲蕭管猶在。不可帝陳。晉立太原。未嘗尊郭。以是言之。則姚氏之陳書可廢矣。唐

得天下於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內魏而外梁陳。唐時南北諸史並列。不使偏廢。又何疑於西魏書之作乎。況西魏書之作。所以奪北齊之統。無與於梁陳。祖梁陳之篡竊而外魏。復祖高氏之篡竊而外西魏。爲此論者。不獨於著書主客之體有不明。並大公大義之所在。亦不暇顧也。

良知論

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案數百年來。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敵。邇年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並斥。而歸諸佛老。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寬平裕。足以爲良相。陽明之學。用之於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人心之分邪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乎經史之文。講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之。未可執顛愚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以浙右儒生。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麾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會勦之兵。始以寬圍掣肘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謫龍場也。諸苗奉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真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會勦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儒書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土司宜慰。彊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

抗之有年也。當是時，從容坐論，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詁之旨，可乎？牧民者，苟發其良心，不爲賊盜，不相爭訟，農安於耕，商安於販，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之謂與？天下讀朱子之書，漸磨瑩滌，爲名臣巨儒，其功可見，而陽明以良知之學，成一世功，效亦顯然，然則爲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訾矣。

愚孝論

李氏之子，以親疾刲股肉，至於死，或謂其愚，且詆其非。焦子稱之，何也？稱其愚也。刲股之爲愚，不獨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嘗與湖蕩中絕不知書之人，語說及此，皆知刲股愚孝不可爲。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讀書，其知之當更過於湖蕩中諸無識者。一旦臨親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爲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心一於親，不知其愚，亦不知其爲不愚也。蓋當是時，爲之親者，奄息欲絕，呻吟在牀，求之醫藥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親者，無弗爲也。斯時之可以活親者，誠舍刲割之事，別無所出，而且傳之故老，載諸簡編者，皆刺刺稱其效之如響，柰何以其愚不一試之？且以是爲愚，必反是行，其智矣。處人倫之中，可以智乎？必依於古，仿於經，以自著其學，則至性之地，而已出之有心，有心行之，雖不愚，不必卽爲孝。無心行之，雖涉於愚，不得謂之非孝。李氏之子，謂之孝而愚可也，謂之愚而非孝不可也。世有好貨財，私妻子，不養其父母，斯爲忘親而好利。夫忘親而好利，不如好名而不忘親，好名而不忘親，不如忘名而不忘親。李氏之子，可以風矣，或以其敝風俗，壞人心，將欲使天下之人，忘其親，而用其智與，余恐邪說之惑

人急爲論而明之。

周易用假借論

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復更造此字。如許氏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訓爲發號。長之本訓爲久遠。借爲官吏之稱。而官吏之稱。但爲令爲長。別無本字。推之而爲面毛。借爲而乃之。而爲爲母猴。借爲作爲之爲。無可疑者也。又有從省。文爲假借者。如省狎爲甲。省旁爲方。省杜爲土。省虞爲吳。或以爲避繁就簡。猶可言耳。惟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近者學易十餘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豹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竊謂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天之爲顛。日之爲實。說文春之爲蠢。秋之爲愁。鄉飲酒義嶽之爲悅。岱之爲代。華之爲穫。白虎通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律卯之爲冒。辰之爲振。之爲憲。仁之爲人。義之爲我。春秋繁露禮之爲體。禮器富之爲福。郊特牲銘之爲名。祭統及之爲汲。公羊傳桑之爲喪。禮注栗之爲傑。白虎通踟蹰之爲蜘蛛。嘯賦洑瀾之爲芄蘭。息夫躬絕命辭無不以聲義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名。即知其實。用其物。即思其義。欲其夷也。則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

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至精。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神妙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稀歸之原於姊歸。後漢書和帝紀注髮忽赫而知算盡。蘇容紹宗事履露卯而識陰謀。晉志即楊之通於揚。姊之通於稀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良。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搗詩稿。本是吳吟盪漿郎。伏神防風稿本。卽羨藜莧陸之借也。溫飛卿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屬。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鮪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而女之思。卽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良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羨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文周繫易之例。晦於經師。尙揚其波。存其迹於文人詩客之口。其辭借其義。則質知其借而通之。瞭乎明確乎實也。或以比莊列之寓言。則彼幻而此誠也。或以比說士之引喻。則彼詭而此直也。卽以比風詩之起興。亦彼會於言辭之外。而此按於字句之中也。易辭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鑿也。而神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與言之也。



雕

菰

集

三



1,2/93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書



集 菰 雕

(三)

J
17.8
1
192193

撰 循 焦

雕菰集卷九

性善解一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啞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

性善解二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

性善解三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

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解四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臨之以鬼神。振之以雷霆。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囂。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

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着味。鳥獸不知着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

心最靈。乃知者味好色。知者味好色。即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知命解上

子夏述孔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二說以相反。實相通也。凡死生窮達。屬於天者爲命。不屬於天者則非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之言無也。無者。禁戒之詞。謂無使非命而死也。厭於巖牆而死。與桎梏而死。皆爲非命。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死生有命。正謂不可死於非命。顏子三十二而終。此受於天之命也。不可強者也。雖大賢如顏子。不能改歿爲壽。所謂歿壽不貳。修身以俟是也。若爲牆所厭。則是不自慎。而自折其軀體。非命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見呂氏春。秋勸學篇。死於畏。猶死於厭。見禮。顏曾不敢死於畏。即孟子不立巖牆之下之意也。已可轉移趨辟者也。若顏子三十二而終。則不可轉移趨辟者也。不可轉移趨辟者。命也。是故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

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舉一概而皆委之於命。是爲不知命。

知命解下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卽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已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之命任諸己。故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卽知此命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者。長人者也。能造命則仁矣。故曰。禮仁足以長人。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枉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者。保天下。保天下。則溺由己。溺飢

由己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如是爲樂天。卽如是爲知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之所云知命也。

格物解一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來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易傳云。遠知來物。物何以來。以知來也。來何以知。神也。何爲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何爲通。反乎己以求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爲民父母。不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物格則知所好惡。誠意者。誠此好惡也。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能格物以致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不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絜矩也。絜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不能格物。則所藏乎身不恕矣。

格物解二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於己之有夫婦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婦。於己之有飲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安飽先以及父兄。因而及妻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於是與人相接也。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來。修己安天下之大道。若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此離。漠不關心。是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謂難而非仁者也。絕己之欲。不能通天下之志。物不可格矣。

格物解三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卽同此欲。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爲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人有玉而吾愛之。欲也。若推夫人之愛玉。亦如己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矣。能推則欲由欲寡。不能推斯欲由欲多。不知格物之學。不能相推。而徒曰過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絜矩之矩。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向也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格物之學也。

一以貫之解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惟克己。斯能舍己。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

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今夫學術異端則害道。政事異端則害治。意見異端則害天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言何爲乎思。何爲乎慮也。以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文。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申之曰。知其元。則衆善舉矣。韓伯康注易曰。少則得多。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莊子引記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晏韓康所出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則不貫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

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一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爲貫。是以烏喙爲嘉蔬。認鴝鵒爲鸞鷟焉矣。已。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吾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懸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自何晏韓康蔽於莊老。誤以何思何慮爲不思不慮。而一貫之義。遂戾謬不可以訓。非思慮不能貫。但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卽摩。摩卽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磴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戩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

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砥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裘。悖矣。一人冬夏俱葛。悖矣。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裘屬之冬。葛屬之夏。袷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

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己而歸於法。卽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闕之。楊子爲我。執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卽爲異端。孟子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裕也。趨時者。裘葛裕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爲我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執則爲楊墨。不執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莫之道。攻而靡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

矩無所不貫。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荀子玉制篇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於君子爭於小人爲利君子能爭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爲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是故利在己雖義亦利也利在天下卽利卽義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殺身成仁解

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

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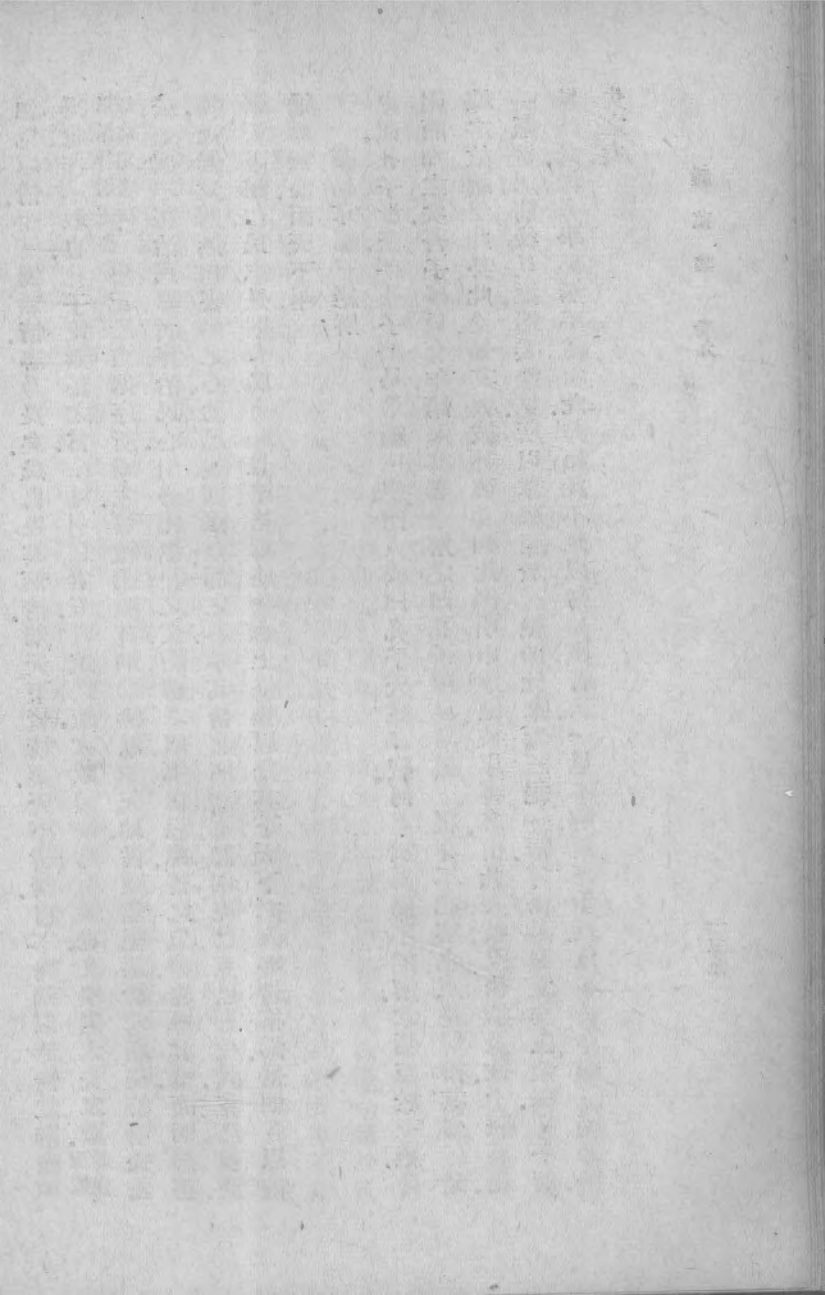
使無訟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引之而申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解情爲實。謂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說也。吾疑焉。虛誕無實之辭。不敢訟。然則不虛誕則敢訟矣。何得爲無訟。且使民畏懼之不敢訟。亦非真無訟也。又何以爲知本。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則知本矣。然而修身在正心誠意。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聽訟者以法。法愈密而爭愈起。理愈明而訟愈煩。吾猶人也。謂理不足持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格物爲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本。故兩言此。謂知本。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情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能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也。而譬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所藏乎身。旣恕則身修。因而喻諸人。則絜矩之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尙何訟之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絜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於家。則家齊。情通於國。則國治。情通於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大學特指出情字。性字。以爲格物之目。而於絜矩之道。暢言之。易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保合太和。則無訟。而歸其本於性情。夫人皆

相見以情而已。獨無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無情。則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獨以無情之辭盡。不得也。非不敢也。孔子使無訟之言。余見引之者五。賈誼之疏。大戴禮察篇所錄也。文學對大夫之論。論對以斥杜周王溫舒之用刑法。史記酷吏傳序所祖也。賈誼謂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王符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引必使無訟之文。而解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心。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厚其情而明恕也。恕則克己。克己則復禮。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民志畏則有恥。有恥且格。格即格物也。上格物以化其下。天下之人亦皆格焉。格則各以情通而無訟。而天下平。

讀易章編三絕解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章編三絕。門人問曰。孔子天縱之聖。何至於易而不能解。章編至於三絕。是困而知之矣。吾子學易有年。請解其義。余解之曰。孔子讀易章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迭見。所以章編至於三絕。即此章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章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雕菰集卷十

說聚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雜。亦且人與禽獸相雜。人以禽獸爲食。禽獸亦以人爲食。男女無別。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同於禽獸。伏羲氏思有以聚之。而先定人道。使男女有別。各嫁娶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類者。父子相繼續也。由一本而九族。各以其類聚。互相爲婚姻。於是由一族以及千百族。人乃與人聚。而不爲禽獸所害。聚則爭。因立君長以統治之。乃有國。國之所聚。與家之所聚。相經緯焉。父子有親。而親親有殺。君臣有義。而尊賢有等。有等殺而羣。乃分。有所分而聚。乃可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粱。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亦各蕃其種而聚焉。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世之法。兩聖人盡之。儒者稱三皇。或配以燧人。或配以女媧。余謂伏羲神農兩聖人。未有能配之者也。

說方上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爲圓。非圓也。地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忤世爲方。非方也。圓則自彊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彊。方則推廣而無所崖岸。絕物忤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旁。則爲四方。并四隅言之。則爲八方。極而言之。則爲萬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彊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彊成己也。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卽方也。故絕物忤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不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乃較。物折則一爲二。故折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屬地。如母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故妣屬母。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固無稜也。地道方而形則圓。夫何惑焉。

說隅

說文。隅。从自禺聲。陬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聚居爲陬。陬之爲聚。猶誼之爲聚。凡物由分而合爲聚。兩線相引。其合處或角。以其聚則爲陬。以其遇則爲隅。遇者會也。會者合也。廣雅。陬隅同訓。隈。說文。隈。水曲隩也。釋名。曲局也。爾雅。釋言。局分也。有兩則分。亦有兩乃聚。隅陬隈皆以兩得名。廉从兼得聲。兼并也。故隅

亦名廉。廉稜也。廣雅釋詁稜威也。彪漢注威畏也。考工記恆當弓之畏。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卽畏也。畏也者必撓。撓曲也。故隈爲曲。凡心一則直。貳則曲。兩而合則愛。兩而分則畏。畏愛異而同。故偃从畏而訓愛。記曰畏而愛之。則兼其義也。愛通優。而義爲隱。隱之義又通於曲。愛者仁也。於是仁爲惻隱。而隱曲之隱與畏愛之愛遂相轉。注可通而通矣。列子湯問篇乃命禹疆。張湛注禹與隅同。管子侈靡篇是爲十禹。注云禹猶區也。論語區以別矣。別亦分也。淮南汜論訓此見隅曲之一指。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荀子榮辱篇安知廉恥隅積。注云隅一隅謂其分也。隅以分爲義。故云區隅。區之於歐猶隅之於偶。偶爲兩。知隅亦爲兩。史記封禪書之木禺卽孟嘗君傳之木偶。故大雅維德之隅。劉熊碑作維德之偶。隅卽偶也。隅與愚同聲。愚鈍也。以義推之。凡兩線相交。其正者爲方。其銳者爲角。其鈍者爲隅。

說權一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邇言不能皆善。舜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卽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用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

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說權二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用之。乃不從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或曰。後進者不得爲君子也。稱之爲君子。詭詞也。不知此聖人示人以權也。野人質勝文。君子文質彬彬矣。當孔子時。文勝質之時也。從先進則以質勝文。與文勝質相和。乃可以至彬彬之君子。譬如湯至沸。以寒水和之。乃得其平。故聖人之教人也。兼人則退之。退則進之。王者之化俗也。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

說權三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孟子論鄉原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是共相習爲同流合汙。於忠信廉潔。似是而非矣。孔子反之。以爲德之賊。衆悅以爲善。而不知變。孔子以爲賊。而思狂士。狂士與鄉原相反者也。故爲反經。反經而經乃正。經正而衆乃知。似是而非。

者之非堯舜之道也。衆以同流合汙爲經。則經不正。反之而以堯舜之道爲經。則經正矣。衆與於堯舜之道。而同流合汙之邪慝乃退。此反經卽公羊傳之反經。公羊家之言。蓋有所授也。學者重視經。駭於反經之言。是不知權之爲權。亦不知經之爲經。

說權四

經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易卽變通也。常本衣裳之裳。其訓久者。通於長。長从兀从匕。匕卽化。說文言久則變化。非變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變化者也。常亦庸也。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猶變也。子思子作中庸。直以庸字名書。一則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以時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趣時也。一則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用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利用也。又以天下之達道爲和。而以中和明中庸。達卽通也。於是暢言之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足則增。有餘則減。此變通也。所爲庸也。卽所謂常也。易傳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亦申之云。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世者代也。謂更代而變化也。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說權五

仁義禮知信。萬古行之而不易。故曰五常。五常卽五行之性。見樂記注疏故黃帝考建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

中。以候其天和。見素問五。春秋寒暑迭相爲經。權在其中矣。恭慎勇直經也。無禮則勞。無禮則怠。無禮則亂。無禮則絞。不知權也。故聖人之轉移天下也。以禮。仁知信直勇剛經也。不好學則其蔽愚。其蔽蕩。其蔽賊。其蔽絞。其蔽亂。其蔽狂。不知權也。故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則禮也。學也。惟其義也。雖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則禮義之中又有權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未至於權。未善也。儒者自持所學。曰吾禮也。吾義也。是乎己而非乎人。出者奴而入者主。其始害於道。其究禍於天下國家。非禮義之有害也。亦害於不知權而已矣。

說權六

聖人以權運世。君子以權治身。權然後知輕重。非權則不知所立之是非。鮮不誤於其所行。而害於其所執。周易以易名書。屯之既濟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虞者度也。度然後知長短。權與度一也。惟度乃知幾。幾者吉之先見者也。中孚初九。虞吉。虞乃吉。權乃無害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易何以無大過。以其能變通也。許虞仲夷逸。以權何也。謂放言也。隱居爲身。中清放卽發也。言而當。故發中權。言之無過。逸民之權也。無可無不可。聖人之權也。虞仲夷逸者。放言而外。未必皆權矣。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禽獸也。禽獸不能轉移。人則能轉移。自守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此害於禮者也。援則反乎禮。而善矣。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告

則不得娶。以懟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爲不孝之大。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是舜之反經也。任人間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而語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娶妻固不必待親迎者。孟子舉紂兄之臂。與踰牆摟處子。而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權之義。分之析之。明且盡矣。親迎禮也。必親迎。則不得妻。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祀。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反常也。必儒衣儒冠。以摟桓魋之怒。是輕生也。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簣。未安而終。易簣固死。不易簣亦死。不敢久於安也。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皆權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王。小則霸。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枉尺。一鈞金也。直尋。一輿羽也。以不親迎而得妻。推之。故曰。宜若可爲。不知不親迎。反乎經。而不枉乎道。經可反也。道不可枉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君子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爲鑽穴踰牆之類。非徒不親迎之類也。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說權七

史記漢書不爲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本紀。亦寥寥。非特筆檢之殊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

故當時重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爲欺三軍。當斮。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爲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第三。一以爲不如轅濤塗之不宜執。精華第五。一以比楚子虔之殺蔡世子。劉德第三十三。謂獲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漢之紀信。卽齊之丑父也。當時之論丑父如此。則不滿於紀信可知。方以紀信爲邪道。司馬氏與董子同時。其習聞之矣。此紀信所以簡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斮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道爲不知權。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爲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讎敵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見竹林。尤爲迂論。頃公歸而賓媚人成盟。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爲。齊且大振。晉侯且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復歸其侵地。若與丑父同死靡筭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闕。國已無主。其屏更不可測。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孔子微服不爲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所係尤大。當時無信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知。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逢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後。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君子知權莫過於是。董仲舒以爲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許其忠。詎有忠於事君而爲枉爲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爲知權。姑置勿論。董子斥丑父不知權。董子固未知權也夫。

董子之言曰。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董子於是乎淺言權矣。權反經以合道。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神。權在陰陽迭用之中。陰不可爲權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可以與可以無與。非權則傷惠。古稱刑爲常刑。刑法也。亦經也。而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用者庸也。或流。或贖。或赦。或賊。平其輕重以爲之。典刑之中有權焉。而刑不可爲權也。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以公正爲經。創制垂則。盛時之事也。遭變用權。所謂權用於末也。劭之說同於董子。然則董子之權。術家之權。非聖人之權。術家之權。孟子所云機變之巧也。蓋有王者之權。有霸者之權。有君子之權。有小人之權。王者以權平天下。霸者以權富其國。君子以權修身。小人以權詐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王者之權也。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霸者之權也。君子之權。孔子。孟子所言是也。小人之權。董仲舒。劉劭所云是也。小人之權宜隱。君子之權不可離。無權則賊道矣。是故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說矜

有老儒病將死。取生平著述草稿視之。悉付諸火。門人問曰。若此儒者可謂能自謹矣。余曰。未也。此矜心乘之也。人莫患乎自以爲孔子。自以爲孔子。則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則不復能察天下之言。而其學不進。其始血氣憤滿。昏瞽自持。既老而衰。衰而病。漸知己之言未能

加乎天下之言。而天下之言之加乎己者。又不甘下之。下之不甘。勝之不能。則不如火之鳴乎。是可哀矣。夫人各有其性靈。各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勝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馨我之才智。以發我之樞機。不軌乎孔子可也。存其言於天下後世。以俟後之人參考而論定焉。老儒自矜其言。又忍人之斥之駁之也。至於火其言。存其言於天下後世。無一人斥之駁之。惟孔子一人。而漢唐宋以來。且有疑孔子者矣。彼老儒者。乃欲天下後世無疑己者也。則自視且過乎孔子矣。

說上

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爲定。誠定乎。人以爲未定。誠未定乎。夫以爲定。亦自以爲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爲不足定。定不定。果何是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爲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爲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人之學。自求其善而已矣。定不定。己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

說定下

井田封建。聖人所制也。而後世遂不可行。則聖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於一時。而不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而不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而不能定於人人者。此聖人所以重通變之學也。然而有定於一時。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卽定於人人者。何也。人倫也。孝弟也。仁義也。忠恕也。聖人定之。不容更有言也。更有言使不定其所定。則楊墨之執一也。佛氏之棄人倫滅人性。

也。已別有所定。以定聖人之言。聖人所已定者。遂不定。不能窮其微。察其僞。且以未定爲定。而聖人之言。其不容更定者。乃莫得其所定也。是則惑之深而害之大矣。

理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靡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卽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辯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譏讓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荻吹噓之，以爲氣。剿襲雷同，糝穢可憎。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文說二

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博耳。達之於隱微曲折，所以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港汊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別，瞭然於胸中。乃知土人所縷述者，原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醫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響，又未嘗不詫爲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當然。如人本之南，忽東行，非奇也。南有水，必東乃得梁也。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

文說三

夫謂文無深與博，亦卽無所爲簡。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行一里者，以一里爲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筆也。或一二言而止，或連篇累牘，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嘗不足，千百言未嘗有餘。災變戰伐，下至瑣褻猥鄙之事，無不備載。未聞徒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以爲簡也。而文自簡，明康海作武功志，不啻殘磚敗瓦。

而處人於荒村僻巷間也。而說者稱羨之。良可怪矣。

詩說

余有老柘二株。枝疎蒲。召善攻木者修剔之。乃登柘以繩先縛其枝。而後斧之。慮枝落傷柘。下花藥故也。小弁之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柘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顛者不欲妄踣也。疏云。畏木倒而掎之。乃知詩人所詠。卽野人伐木之情狀。而鍊一掎字以寫之。凡析薪以斧縱斫之。受鋒處隨木理而裂。多妄行。是爲柘也。疏以施明柘。施者表也。見淮南子要略訓注余屋後土垣圯於雨。召佃客築之。羣運土邪許。魚貫而集。集而後築垣成矣。以繩纏柳鞭之便堅。土受鞭而斂矣。縣之詩曰。掎之陜。陜度之。莫莫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云。掎。糞也。陜。陜衆也。度。居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掎。掎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掎聚壤土。盛之以糞。而投諸版中。詩人寫築牆之情事。尤詳細如繪。以糞盛土投之。版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板者。則削之。屢爲古婁字。婁者斂也。斂之使堅。必用鍛。鍛者椎也。椎而斂之。卽今以繩纏柳而鞭之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樓通婁。削約卽斂。則削屢之屢。亦可讀爲牢。牢之卽堅之。堅之由於鍛之。故曰鍛屢。屢猶鍛鍊也。削用錘。屢用鞭。二字尤鍊甚。說詩者以晚唐姚合。賈島爲尖酸瑣碎。其體卑靡。病在刻意雕琢。偶舉此二條以訊之。

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

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遇。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詞說二

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字十字。能長不可界斷。短不致牽連。乃見力之大。短不牽連。尙易。長不界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吳夢窗自度金縷子調云。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緩調。字字可停頓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

時文說一

時文之體。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虛則以神爲法。考核典禮。敷衍藻麗。皆其後也。故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乃爲大家。題有截上截下。以數百字而適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無是也。題有截因而有牽連鉤貫者。其卽離變化。尤未可以苟作。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蠶叢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中有近乎莊。列。申。韓。鄧。析。公。孫。龍。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

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曲。曰時文。

時文說二

季蕃問曰。時文莫善於章陳兩家之文。往往深僻其意。然則何如。而後能深僻其意也。余曰。深僻者形也。非意也。兩家之意。雖初學俗手亦能之。夫章陳之文之深僻者。其形則然也。匪獨章陳。凡時文皆然。庸奇清濁。淺深華樸。均以形別之。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故二者不可以相通。然則時文易工乎。曰。惟以形工之尤難。

時文說三

學究之以時文教人也。動曰理法。夫時文之理法。第時文之理而已矣。時文之法而已矣。如學詩者有詩之理法。學詞者有詞之理法。學書者有書之理法。學績事者有績事之理法。推之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莫不各有理與法。時文其一也。舍理法不可以爲時文。猶之舍理法即不可以爲詩詞書畫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而究之其爲時文之理法而已。設以醫之理法。用諸書畫。吾知其不通也。以陶人之理與法。用諸治詩之理與法。用諸時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即聖賢修己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且時文之理法。盡於明人。明人之於時文。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也。執成宏之樸質。隆萬之機局。以盡時文。不異執陳子昂。孟襄陽。章蘇州。以盡詩。執姜白石。張玉田。以盡詞。亦學究之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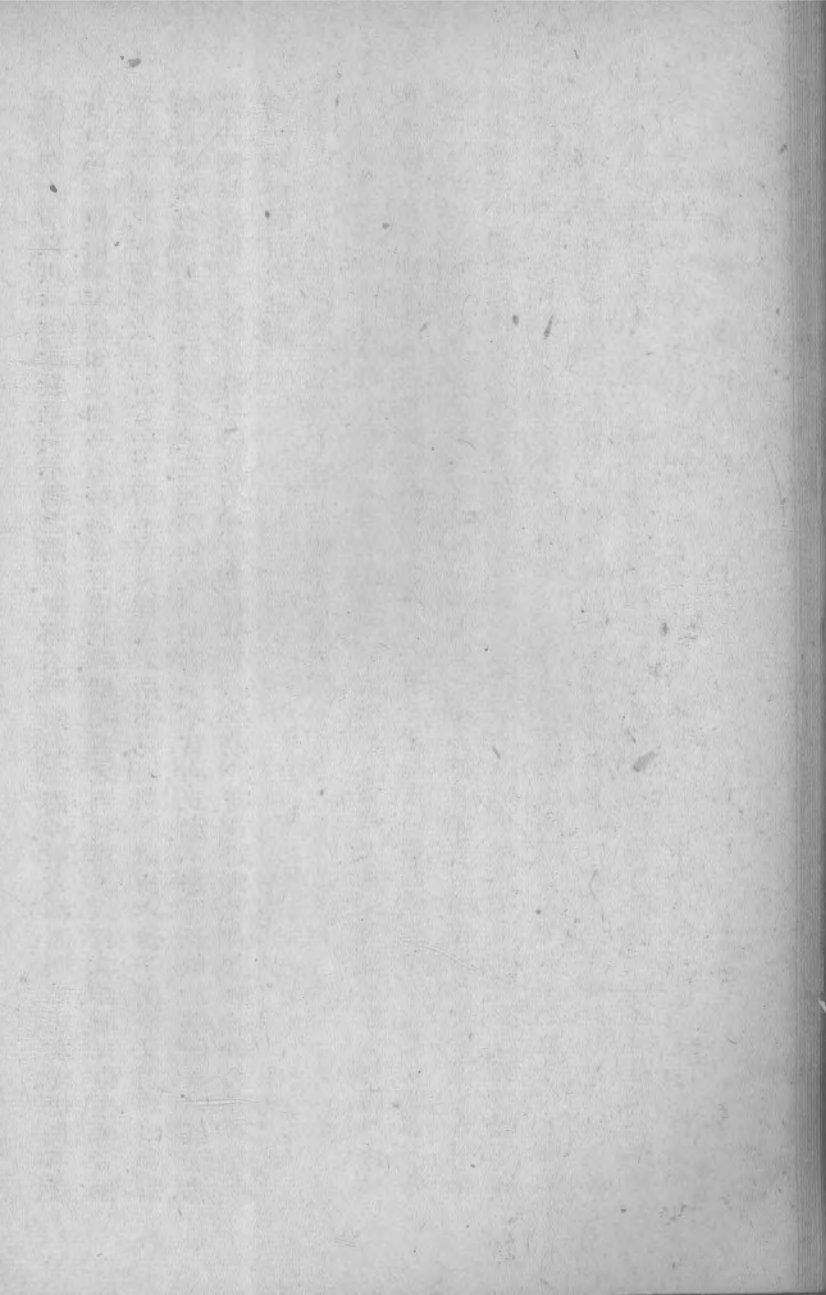
昭穆說

昭穆。周制也。父爲昭。子爲穆。七廟所祀。親盡則祧。無可疑也。疑者。以七廟親盡則毀。設有兄弟嗣位者。將共昭穆乎。抑兄昭而弟穆乎。又有以孫繼祖者。將祧其二主乎。抑虛其一廟乎。以弟繼兄。以孫繼祖。則將有親盡不毀者乎。且將有親未盡而毀者乎。竊謂昭穆之制。卽所以定父子承統之制。文王之位。不傳於伯邑考之子。而傳於武王。則無以孫繼祖之事矣。周公大聖人。武王不以天下未定。禮樂未興。舍孺子而授以天位。周公攝相。必復辟以歸政於成王。則無以弟紹兄之事矣。旣無以孫繼祖之事。又無以弟紹兄之事。則父常爲昭。子常爲穆。親盡則祧。又何疑乎。於是有十五生子一妻九女之制。所以廣其嗣。設不幸而如宋之仁宗。明之武宗。則以昭穆相當者。繼嗣而繼統焉。周公爲萬世立法。而寓其意於昭穆之制。論古者。宜因昭穆。以推見其立法之心。乃紛紛聚訟者。何哉。

岳神說

湖中人乙負甲穀。甲愿而乙黠。乙治酒飲甲。曰。將券來。吾庚爾穀。甲欣欣持券。率家子弟以筐往。乙受之。則曰。吾不負爾也。衆何爲來。詭與訂而訟之縣。甲不勝。愬諸府。府亦以其無券也。而曲之。甲又不勝。而愬諸司。司曲之。亦如府。將愬諸撫軍。家人曰。無券終無直子者。徒損錢耳。適除夕。甲衣冠過乙。曰。明日元旦。請同詣岳廟。愬諸神。吾狀已具。特告君。君其亦具狀來。明日。甲持狀至岳廟。則乙已先在。揖甲曰。吾誠負君。券放在。請如券。庚君穀。君勿愬神也。夫竭數年之力。求白於縣府司而不得。一旦不煩言而得諸神說。

曰。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也。夫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人神而明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知吾之好惡。而有以窺我。則用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詐。而民倦矣。倦者無嚴憚之謂也。中庸之末也。言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因引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又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人之畏天也。以其無聲臭也。人之畏鬼神也。以其不可度也。君子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神武而不殺。此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與。



雕菰集卷十一

釋月

歲戊午與高郵沈方鍾鈞晤於金陵之旅舍。方鍾語余曰：月之有魄也，虛與實與，有形而暗與，抑無形而空與。六月之下弦，歲星交於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令有形而暗也。則星不得見矣。星故上於月，今月之魄不可以揜星，意者其虛而無形者邪。余時無以應，歸而思之。白虎通德論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其在說文，篆文作_𠄎，云月闕也。太陽之精，象形。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制字不象其盈，而必象其闕者，豈非以形之本闕乎哉。蓋日之形如球，月之形如釜，常受日之光以爲半圓，故其弧背常向於日，陰承陽之義也。且日乘於天，月生於地，月猶水也，水隨日而潮，月隨日而滿，陰主凝得陽，則起而充焉。弧背所以向日，日之氣充之而弧也。然不必星之交月而知之矣。魄而有形，則當其弦也，必半明而半黑矣。今其半不著其黑也，弦之外蒼蒼者，天也。初生明時，有圓影一規，漸至上弦，轉無此影，尤可見矣。聖人知之，故制月之字而象其闕云爾。

釋軹

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轆焉。四尺也。此度之見於經文者甚明。曰四尺，而不曰軹與轆七寸，則不得定軹與轆爲七寸可見。六尺六寸三寸，皆言其奇零牙圍較長之數，皆比例至

於微秒。則此四尺之數。必非統總約略之數。又可見。則於此因軫轆之圍以求其徑。因其徑以求所謂四尺者安在。則軌之所在。可以意推矣。竊以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七分五釐。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方徑三寸八分零九豪。軾之厚與此平。則軾亦厚三寸八分零九豪矣。軾轆合厚六寸五分五釐九豪。又度軾崇三尺三寸。由軾心至軸之上。又高於軾者半軸。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二分零一五六半之爲二寸一分零零七八。以半軸合軾轆。共八寸六分五九七八。則較四尺之數又多。以七寸減軾轆半軸之合數。羨一寸六分五釐九七八。由此推之。則輿底板必上與軾平。軾下當飛出輿底板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軾帖於輿底板。與輿中互宜。亦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於軾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一寸一分零九七八。於軾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二寸二分五釐零七八。合軾全數軾羨數及半軸之數成七寸。與軾爲四尺也。軾宜與軾平。而礙於前後軾之飛出。則必於飛出礙軾之處。刻爲方缺。以限軾。所謂軌者。蓋卽此車之名多矣。而祭獨於軾與軌。蓋聖人以無形之地爲神。軾居轂中。而軾無形。軌居軾中。而軌無形。此所以祭也。

釋闕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公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闕上之理。公門高。其闕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耶。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

門二轍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闕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氏以不履闕屬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辟尊者所從也。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闕亦尊者所從。蓋闕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楹而不設。設兩桌。啓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桌。設兩桌。則門分爲三。其兩桌之間爲中門。桌東。桌西。爲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闕。兩桌間則設闕。蓋兩桌卽連於闕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闕。此中門之闕。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闕。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闕。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東闕西無闕。則由之。兩闕之間有闕。則不敢踐。所爲辟尊者所從也。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闕西無外。門中闕西。卽兩闕間之東也。此處有闕。則闕外無闕。聘禮。擯者立於門中以相拜。記云。僎者立於闕外。以相拜。亦闕在門中之證。闕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闕西。非門西之闕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可得而明。不踐闕所以由闕右。由闕右所以不踐闕。闕右卽闕西也。由闕右則不踐闕。由門中之闕西則必踐闕。此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闕。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釋仿

王制。祭用數之仿。說文作仿。仿卽仿也。易筮以四揲之餘爲仿。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

之一。而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爲祭用。如先有扚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扚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扚以名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扚。惟先扚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扚。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每年經用。則量入爲出。因豐耗爲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仞。聖人重祭。於一仞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鄭康成謂仞爲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仞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仞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存此仞。他用有不足。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釋鬯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薰蘭蕭艾皆香草。鬯與之類。故詩秬鬯一卣。毛傳亦云香草也。築衰合而鬱之曰鬯。

鬱者鬱積之謂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香草。煮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築煮之則名鬯。與毛公合。而鬱之之說異。鄭康成則謂鬱金香草。宜和鬯。又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其箋詩也。則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試爲通考之。雜記云。暢白以榭。杵以梧。暢卽鬯。顏師古注漢書云。鬯古暢字是也。白杵築器。冠以鬯字。則鬯出於築。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云。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然則鬱鬯皆指百草之華。以其氣暢達。則稱之爲鬯。以其鬱積而合成。則稱之爲鬱。故以鬱爲香草可也。以鬯爲暢積亦可也。以鬯爲香草可也。以鬯爲暢達亦可也。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弔臨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況於醑酒。彼注云。謂沛秬鬯以醑酒也。獻當讀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築香草釀成之。謂之鬱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釀之爲鬯。非釀之爲酒也。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以爲佩。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家爲香譜四卷。卽詳其事。俗稱之爲香料。卽鬯之遺製也。用於裸則和醑酒而沛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被之卽佩之也。

粵人汎掌諸粵。鬱人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粵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廣陵考一

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句溝通江淮。杜預集解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杜預時中瀆故道未改。所述如是。胡渭禹貢錐指。本水經注作溝通江淮圖。以水經考之。胡所圖未是也。今詳析之。水經注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言吳之邗溝也。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中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注又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此又申言永和中所改之道。由樊梁湖注津湖。至夾邪。不復由博芝射陽矣。蓋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旣至樊梁。不得又繞於博芝也。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矣。謝靈運撰征賦云。爰薄方輿。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城。次乎廣陵之鄉。此由歐陽而江都。由江都而廣陵。陳太建五

年北伐。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沂江。由廣陵自樊梁湖下淮。此由廣陵而樊梁。而淮。與水經注所敘永和水道合。

廣陵考二

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陳涉世家。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陵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言廣陵郡在楚漢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膏隸廣陵郡。在楚漢間。廣陵旣稱東陽。凌卽宜隸東陽也。乃東陽雖卽廣陵。凌縣在楚漢時未必屬之。且史記稱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陵人。故於此略之。而陵人正與銍人徐人等一例。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陵人秦嘉。則引地理志。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陵人秦嘉。無廣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廣陵混矣。宋書州郡志。有廣陵令。亦凌令之譌。

廣陵考三

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四縣。廣陵、江都、高郵、平安。臨淮郡所屬。有射陽、鹽漬、東陽、海陵、輿、堂邑。後漢則皆隸

於廣陵郡。其泗水國之凌東海郡之海曲。即海亦隸之。而海陵則省。杜佑通典以東陽爲即盱眙。以射陽爲即山陽。杜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於臨淮之海陵。注明有江海會祠。則其地之瀕江瀕海。可知也。枚乘傳乘爲吳王濞郎中。上書諫濞云。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臣瓚云。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後漢旣省海陵。而東陽下。卽注明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則東陽海陵本屬相連。旣併海陵於東陽。而海陵之倉。遂在東陽之地。互核前後兩志。瞭然如繪也。劉昭續漢志注補云。東陽縣多麋。博物記。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陵。太平寰宇記載麋埂於海陵。麋埂卽麋陵。亦以東陽卽海陵矣。水經注謂廣陵城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卽吳王濞所築。是則以廣陵先爲東陽郡。後罷郡。但存東陽縣耳。盱眙爲義帝所都。楚漢間自有其地。前漢爲都尉治所。後漢分東陽屬廣陵。而盱眙自屬下邳。何得合爲一哉。項羽本紀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立陳嬰爲長。東陽有令長。爲縣無疑。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陳嬰爲東陽令。史儼然兩地。蓋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也。漢廣陵國包於臨淮郡之中。後漢并爲廣陵郡。則自安平江都堂邑。以東。直至於海。皆爲廣陵郡地。晉武帝分立臨淮郡。則以東陽高郵隸之。三國志陳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晉書陳騫傳云。臨淮東陽人。騫爲矯子。幼隨父仕魏。魏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時廣陵在淮以南。騫持節於淮北。已不復以廣陵爲家。晉書稱臨淮東陽。第因太康所分設而稱之耳。後漢省海陵。並入東陽。晉則廣陵郡有海陽。注云有江海會祠。與漢書海陵注同。知海陽卽海陵也。晉省

安平而有海陽。荀羨傳云：東陽之石鼈。隋書地理志言石鼈入於安平。然則晉以後漢之東陽爲海陽。卽以後漢之安平爲東陽。東陽乃由東南漸移至西北。而晉之東陽卽殊乎漢之東陽。其後立盱眙郡。於是東陽又廢。蓋其地并入盱眙郡中。爲陽城直瀆之境。杜佑以東陽卽盱眙。此誤。晉以後之東陽爲漢之東陽也。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射陽、東陽。此屬南徐州。乃僑立於江南者。而江北遂無此二縣。隋志：梁於永福縣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并二郡爲沛郡。周改沛郡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省橫山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唐志：武德七年析六合置石梁縣。以六合、石梁二縣置方州。蓋永福在今天長儀徵六合之間。梁之東陽立於此。太平寰宇記：東陽故城在盱眙縣東七十五里。以爲不知何時所立。以地準之。盱眙東之東陽故城。乃晉之東陽。非漢縣。亦非梁縣也。

廣陵考四

水經注以中瀆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侯國。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通典以射陽卽山陽。蓋本諸此。按章懷太子注臧洪列傳以射陽故城在安宜縣東。安宜城在今寶應縣西南。劉昭郡國志注補明言射陽有梁湖。博支湖。梁湖卽樊梁湖。在今高郵城西北。博支卽博芝。在寶應城東南九十里。二湖屬之射陽。則射陽地不獨當今之寶應。而且南縑高郵矣。水經言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今之淮安山陽乃漢之淮陰縣地。而鹽瀆平安射陽則分得今鹽城山陽寶應縣地。大約射陽在中瀆水之東。平安在中瀆水

之西北。抵於淮南及梁湖。安宜在今寶應縣之西南。則在白馬湖之西。蓋唐之安宜卽漢之平安。其地西入今之天長。而今之興化。則漢之高郵。海陵地。今之靖江、通州、如皋。則漢之東陽、海陵地。故以今之揚州準漢之廣陵郡。不得謂平安卽今寶應。亦不得謂射陽。莽今之寶應也。不得謂東陽。非今之泰州。亦不得謂海陵。卽今之泰州也。若淮安之有山陽縣。始於東晉。漢之山陽郡屬兗州。在今金鄉、魚臺之間。東漢封荆爲山陽公。卽荆州之山陽郡。酈氏以射陽故城當之。東漢之初。射陽名未改。何得以山陽公而治此。酈氏生於北方。南方水地。往往淆誤。此其一也。

廣陵考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杜佑通典云。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然則王國有內史。有相。而無太守矣。漢書廣陵太守二人。一爲王建。一爲陳萬年。王建爲廣陵太守。當成帝元延元年。是時廣陵哀王獲以鴻嘉四年薨。靖王守以元延二年立。中間六年無王。建爲太守。適當其時。猶有說也。乃廣陵厲王胥以武帝元狩六年立。至宣帝五鳳三年自殺。而陳萬年爲廣陵太守。在神爵元年。是時廣陵王國如故。何以有太守。且不獨此也。膠東國有太守延廣。當武帝太初三年時。則膠東載王通平之五年也。孔光傳。光舉故東平太守成公敞爲尙書令。當成帝綏和間。其爲太守宜在前。故云故東平太守也。而東平煬王雲以建平三年自

殺綏和以前。則王國如故也。儒林傳。冷豐爲雷川太守。冷豐爲顏安樂弟子。當在宣帝時。雷川頃王遣以武帝元封二年立。歷三十五年。當昭帝元平元年薨。思王終古立。歷二十八年。當元帝初元三年薨。考王尙立。歷六年。當永光四年薨。孝王橫立。是歷武昭宣元皆爲王國也。因又考之。中山懷王脩以地節元年立。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元帝初元五年立。清河王爲中山王。其間十二年。中山無王。而百官表稱。甘露四年。中山相加守廷尉。然則王國之相。郡之太守。其名可通稱。故晉袁喬以司馬領廣陵相。謝元以兖州刺史領廣陵。此廣陵相卽廣陵太守。沿漢時王國名也。

廣陵考六

杜佑通典。謂三國時。魏以廣陵爲重鎮。引文帝幸廣陵。張遼屯海陵爲證。考之非也。廣陵故屬徐州。袁術據壽春時。廣陵已屬術。術使吳景爲廣陵太守。術稱帝。景乃委郡去。呂布襲下邳。先主東取廣陵。術與之戰。而布不爭。可知自陶謙以來。歷備及布。雖主徐州。而廣陵亦非所屬。建安二年。曹公征術。術棄軍走渡淮。是時廣陵蓋爲曹得。故曹公使陳登爲廣陵太守也。先賢行狀。言孫策圍登於匡琦城。退而復來。登求救於曹公。公遷登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曹公臨江。有自悔不用陳元龍計之歎。是時曹公正與劉表相持。孫策且有入許之志。新定江東。北破廬江。曹公不暇與爭。徒使登遷。亦勢使之也。及荊州旣下。赤壁喪師。孫權旣攻合肥。建都秣陵。立濡須。濡須在和淝陵之間。爲廣陵之上游。旣扼其要。則堂邑以東。魏不復能守。所謂跨有江外者。以此東城在九江。是時曹地在鳳壽以西。故遷登於此。而以

廣陵一帶棄於吳。所以有封豕爪牙之歎也。建安十八年。曹公攻濡須口不克。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徹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江北。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然則是時。廣陵民戶逃亡。郡縣皆廢。宋書州郡志云。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其射陽、海陵、高郵、江都、鹽城等縣。明注三國時廢。曹公是時。惟經營於壽春、合肥之間。豈復能使淮東荒廢之區。更爲保障乎。十九年。孫權破皖。獲太守朱光。使呂蒙爲廬江太守。屯尋陽。其後蕪春亦爲吳有。則沿江郡縣盡入於吳。廣陵又何足論。孫詔傳言。詔食曲阿丹徒。爲廣陵太守。又云。詔爲邊將數十年。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瀕江屯堠。皆徹兵遠徙。淮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詔以赤烏四年卒。其爲廣陵太守。在權未爲吳王之前。卽在建安十八年後。魏之斥堠遠徙淮泗。則廣陵之地。魏不復能守之。而實詔之所拓也。乃民戶旣殘。城居荒廢。詔雖爲太守。其實仍駐丹徒。以遙領之。廣陵治本在射陽。地邇淮泗。鄧艾屯田。作白水石籠等陂。正在射陽界內。然則高郵以北。魏戍所在。吳亦不得居之也。嘉禾三年。權率衆圍合肥新城。使孫詔等向廣陵、淮陽。周魴誘曹休。亦稱孫詔入淮。是廣陵爲詔之門戶。與廬江並峙者也。權旣遷都武昌。魏文帝有窺江南之意。黃初三年。使曹休、張遼乘舟至海陵。臨江以窺之。時呂範主丹陽。徐盛守廬江。孫詔領廣陵。遂於洞口拒之。值大風船沒。休乃得乘舟至海陵。使臧霸襲徐陵。徐陵今常州地。海陵對岸也。時休爲揚州刺史。與遼同駐合肥。僅乘天幸臨江而旋。遼之歿於江都。亦居舟次耳。非屯江都而卒於是也。五年。魏文帝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

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劉子揚傳云。五年幸廣陵泗口。然則文帝是年僅緣淮至泗口而已。泗口屬廣陵郡地。故曰遂至廣陵。幸壽春揚州界者。亦第循淮水至揚州界。究亦未幸壽春耳。明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見括地志。太平寰宇記。蓋由泗州陸行至廣陵。言廣陵故城。則地廢可知。然而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徐盛用薄。落圍假樓以耀之。孫詔遣高壽於徑路以要之。早歎吳之有人。悚然於天之限南北。而副車羽蓋且失。自是不敢更窺江左。而廣陵之不得爲魏鎮。不更彰明較著乎。晉書宣帝紀云。黃初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又云。天子自廣陵還洛陽。天子卽魏大帝。幸廣陵而謂之觀兵吳疆。則廣陵固吳地矣。五鳳二年。孫峻當國。有北伐之志。使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至是始城廣陵。足證前此之廢。孫峻傳云。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惟滕允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時峻將北伐。故城廣陵。使馮朝督徐州諸軍。將以是爲重鎮。以制魏。明年使呂據等由江都入淮。侵魏。事未定而峻遇害。呂據亦返。不獨魏之伐不果。而廣陵之城亦不就。然則終三國時。廣陵皆廢。論其所屬。則吳得而有之。魏不得而有之也。此篇采入府志。

廣陵考七

宋齊南兖州之境。北至於淮。南至於江。東至於海。西至今泗州。盱眙。西南至今江浦。六合。而漢之東陽射陽。平安。三縣。不爲南兖州所領。東陽射陽二縣。僞置於江南之南。徐州平安一縣。廢而不置。竊爲疑焉。已

而思之。苟漢廣陵一郡之地。析其東南爲海陵郡。析堂邑以西爲秦郡。析平安以西爲盱眙郡。析射陽以北爲山陽郡。廣陵太守所治。止江都、廣陵、高郵、海陵四縣而已。故宋志於山陽郡。明注爲射陽縣境。山陽所領。山陽、鹽瀆、左鄉、東城四縣。蓋射陽、鹽瀆、平安之地所分矣。盱眙郡所領。考城、陽城、直瀆、信都、睢陵、五縣。盱眙之西。若今之滁州、臨淮等地。已別屬馬頭、歷陽等郡。而盱眙五縣。其必東統天長。而縉入漢之平安矣。南齊於山陽郡立北兗州。而陽平一郡所領。秦清、永陽、安宜、豐國。卽寄山陽境內。而安宜卽漢之平安也。南齊志稱盱眙郡陽平石鼈田稻豐饒。石鼈在今寶應縣之西。地屬寶應。北周於此立石鼈縣。隋并入安宜。然則平安一縣。西入盱眙。東入山陽。故晉宋廢而不見於此可考矣。

廣陵考八

晉安帝立盱眙郡。領考城、陽城、直瀆三縣。南齊之盱眙郡。所領三縣如故。永明七年。割山陽官瀆以西爲壽張。割直瀆破釜以東爲淮安。同隸東平郡。太平寰宇記云。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今寶應縣西與盱眙縣界上有白水塘故蹟。卽白水陂也。然則破釜以東。正當今寶應縣地。以是準之。可知南齊僑立東平一郡。正在今寶應之地。且可知直瀆一縣之地。本有寶應之半也。南齊志言陽平郡寄治山陽。周山圖傳言表於石鼈立陽平郡。見納。然則石鼈卽當時山陽境內。而當時之山陽。有今寶應之半矣。

廣陵考九

宋齊之廣陵屬南兗州。卽今揚州府是矣。而魏書地形志云。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又云。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皆興和中置。隋書地理志云。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淮州。梁書。太清元年改北廣陵爲淮州。此廣陵爲北魏所置。非南兗之廣陵也。然兩廣陵。一瀕江北。一瀕淮北。皆爲南北分爭之地。或屬南。或隸北。史書所稱。往往惑人。爲通考之。南兗之廣陵。自宋及梁。皆爲南地。元嘉二十七年。雖經魏太武之蹂躪。然第失人民。而土地未損。至梁太清時。南康嗣王蕭會理以前。皆南朝刺史鎮之。侯景之亂。使董紹先代會理。而廣陵遂爲侯景所有。來嶷祖皓雖倡義誅紹先。旄亦覆敗。而景將侯子鑒。郭元建。復爲南兗刺史矣。北兗刺史蕭祗。以州降魏。於是今實應以北屬魏。南半屬侯景。魏遜於高齊。齊遣辛術圍陽平。郭元建赴援拒之。則陽平。石龍。尙爲景地。北齊書。辛術傳言。王僧辯破侯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以傳國璽送術。至是廣陵乃歸北齊。是爲齊天保三年。梁元帝承聖元年也。先是陳霸先雖出廣陵。納郭元建之部曲三千人。而廣陵之地已入於齊矣。齊改爲東廣州。而梁陳所設南兗州刺史。皆遙領。無實地。承聖三年。霸先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魏遣步六汗薩救涇州。是時秦州尙屬梁。秦州今六合也。涇州。石梁。今天長也。北齊書。天保六年。梁秦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內附。是爲梁紹泰元年。至此而江北諸州乃盡沒於齊。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明徹攻秦郡。克仁州。進逼壽陽。別遣程文季圍涇州。進攻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時都督黃法蕤同樊毅。任忠。出歷陽。入合肥之郛。克霍州。明徹又別遣徐度之子徐敬成。自歐陽。

上圻由廣陵出樊梁湖下淮克淮陰鹽城山陽三郡進克鬱州合諸傳觀之明白如繪歷陽今和州樊毅自隨黃法氈由和州而合肥而霍州穎徐敬成未嘗一路也樊毅傳云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拔滄陵又破之蕭摩訶傳云摩訶從攻秦郡北齊書皮景和傳云吳明徹圍壽陽勅令皮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頓兵淮口頗有催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滄陵城截蓋樊毅從黃法氈既克霍州遂合兵壽陽興蕭摩訶同破齊師於滄陵此一役也南兗之廣陵徐敬成下之東豫之廣陵樊毅克之於是南北兩廣陵皆入於陳周書大象元年十一月章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而陳書太建十一年十一月亦書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克之又克霍州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譙北徐二州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此梁士彥所拔之廣陵卽南兗之廣陵蓋自南而北極於東豫州之廣陵自北而南極於南兗州之廣陵各書攻克之所及也章孝寬已拔壽陽則東豫之廣陵旣拔可知徐敬成已下山陽淮陰陽平則南兗之廣陵旣下可知是又可按文而辨之者周書大定元年書陳將周羅暉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胡墅乃江北瀕江之縣亦不復能深入蓋自章孝寬盡平江北而廣陵遂不復南矣此南兗州之廣陵也東豫之廣陵在晉宋本不名廣陵自魏神䴥四年攻滑臺河南悉沒於北而是地遂爲扼要宋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薛安都引魏軍而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遂失而北廣陵乃入於魏魏顯祖皇興之二年也地形志稱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太武封魯爽弟魯秀爲廣陵公孝文帝紀太和三年十一

月隴西王元琛三將出廣陵。此皆魏之廣陵。十九年。緣田益宗來降。始於廣陵立東豫州。州立於是年。廣陵非立於是年也。直至魏末。元慶和來降梁。而東豫之廣陵乃復屬於南。梁書裴邃傳云。子之禮。別攻魏廣陵城平之。夏侯夔傳云。普通八年。勅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出義陽道。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慶和請降。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又遣偏將屠楚城。地形志言孝昌三年陷。是也。北廣陵既入於梁。於是魏人又分東豫州。別立廣陵郡。地形志言廣陵郡與和中分置。是也。魏書。孝昌三年九月。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梁書。大通元年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太清二年正月。東魏克渦陽。地形志言武定七年復是也。陳太建五年。樊毅攻廣陵。楚子城。卽夏侯夔所屠之廣陵。楚城也。吳明徹攻壽陽。齊人退於金城。明年廣陵金城降。卽此金城也。至此南北兩廣陵又歸於南。至太建十一年。而南北兩廣陵又入於北。其稱北廣陵者。蓋元慶和之降。夏侯夔。裴之禮之攻。在普通八年。改爲淮州。在太清元年。其未改名淮州之前。此十數年中。稱此地爲北廣陵也。凡爲東豫州之廣陵者。如此。

廣陵考十

南兗之名。始於宋永初元年。歷齊。梁。陳。皆鎮廣陵。而魏書地形志云。南兗州。正光中置。治譙城。領郡七。縣二十一。隋書地理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周改亳州。今屬潁州府。地近河南。故舊以隸河南也。魏書。孟表傳云。因事南渡。事蕭鸞。爲馬頭太守。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

縣侯鎮渦陽。又王肅傳云：肅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太和時，南兗治渦陽，不治譙。渦陽今鳳陽府之蒙城縣地。正光改治譙城，則移而西北矣。自正光以來，歷北齊、周、隋，凡稱南兗州者，皆譙也。北齊書所載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東方老、李希光、堯傑、崔劼、叱于苟生、封述，凡七人。行南兗州事一人，羊肅。唐獨狐及、毘陵集、唐鄭府君墓誌銘云：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北齊書鄭述祖傳作兗州刺史。凡此皆譙也。

廣陵考十一

魏書田益宗傳云：太和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後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按孟表以十八年爲南兗州刺史，治渦陽。裴叔業之圍渦陽，在十九年之後。是時南兗東豫儼分爲二，一在淮水以北，一在淮水以南，不相混也。惟地形志言：太和十九年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則新蔡爲廣陵矣。而東豫州譙史元慶和降梁，梁以洪僧智爲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而梁書則稱元慶和以渦陽內屬。於是魏分東豫州之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爲廣陵，梁遂以元慶和所降之廣陵爲淮州。然則一廣陵也。旣爲新蔡，又爲渦陽矣乎？竊爲考之。東豫領郡六，其孝昌三年陷於梁者，在東豫州所屬，則汝南郡之南、新息、東、新蔡郡之固始、銅陽、苞信、汝陽、新蔡郡之苞信、弋陽郡之弋陽，在南兗州所屬，則下蔡郡之樓煩、下蔡、臨淮、龍亢、譙郡。又云：譙州景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然則慶和之降，東豫

之廣陵。南兗之渦陽。一時並陷。故史或稱廣陵。或稱渦陽。而梁則以廣陵、渦陽等。凡所降之地。統爲淮州。於是廣陵與渦陽合。究之。廣陵非渦陽也。說者指廣陵卽渦陽。未加深考耳。

廣陵考十二

晉義熙七年以前。不分南徐南兗之名。徐、青、兗刺史。不必皆治廣陵。而廣陵之地。則隸之。義熙七年。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爲徐州。而南兗之稱。始於宋永初。永初以前。凡稱徐州、兗州。皆非北徐、北兗。故武帝所加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則稱北徐。以別於徐。而王仲德爲北兗州刺史。亦自別於兗州也。永初二年。加徐州爲南徐。於是淮北。但曰徐。元嘉八年。始分江以南爲南徐。江以北爲南兗。然則永初二年以後。元嘉八年前。凡稱南兗州、南徐州。正無分於江南北。是時南徐刺史與南兗刺史。同在江以北也。元嘉三十年正月。并南兗於南徐。六月。復分南徐立南兗。則二月至五月。南徐刺史兼治南兗。而廣陵屬南徐矣。申恬傳云。恬從父兄永歷、青、兗、二州刺史。在高祖踐阼前。恬父宣。元嘉初亦歷青、兗、二州刺史。元嘉初。青、兗、北、青、北、兗。而永初以前。南兗單稱兗。北兗加北字。此申永所爲青、兗、二州。蓋蒙下。申宣所爲青、兗、二州。皆北、青、北、兗也。州郡志言兗州刺史。武帝平河南。治滑臺。平滑臺在義熙十二年。僞兗州刺史章華率衆降。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平滑臺。十月。至雒陽。平河南。蓋前此兗州刺史治廣陵。自僞兗州刺史章華降。乃立北兗州刺史。使王仲德領之。旣平滑臺。卽治於此。申永歷兗州刺史。蓋在王仲德之後。此時兗州刺史治廣陵者。世子領之。豈申永新附之人所得爲哉。故申永爲青、兗、二州刺史。雖在武帝未踐阼以前。自爲

北青北兗。而非廣陵所治之青兗也。檀道濟爲兗州大中正。道濟爲高平金鄉人。是時北兗已得。故爲其鄉之大中正。此兗州亦非南兗。是皆宜推而通者也。

廣陵考十三

東廣州刺史。見於北齊書者。惟王敬寶一人。附王則傳末。亦見段榮傳。謂之廣陵刺史。互相詮釋。明東廣州卽廣陵。史文之善也。陳書高帝紀。梁大寶三年。侯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濟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高祖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按陳霸先攻廣陵城。王敬寶在齊天保五年。當梁承聖三年。而大寶三年卽承聖元年。是年三月。郭元建獻傳國璽於辛術。七月。僑民襲齊刺史溫仲邕。則仲邕卽齊東廣州刺史也。蓋郭元建既降於齊。不復爲南兗刺史。而以仲邕代之。仲邕被襲。或殺或亡。俱未可知。王敬寶在其後。當由廣陵既割而授之。後敬寶與蕭軌等攻建業。沒於梁。在天保七年。梁之太平元年。南史陳本紀。紹泰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出柵口。向梁山。六月。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四十六人。是役。王敬寶與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同行。則是時敬寶之東廣州刺史。已辟惡代之矣。其後。東廣州刺史不見於史。蓋齊之重鎮在譙。不在廣陵。故吳明徹北伐。大軍直趨壽春。而廣陵一路。但令徐敬成平之。而廣陵亦城守不敢出。太平寰宇記云。吳官臺在縣西北四里。陳將吳明徹圍北齊。

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子猷爲東廣州刺史。蓋在王敬寶後。其卽指徐敬成時乎。

廣陵考十四

隋書地理志。吳州有四。皆屬職方揚州。一云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開皇九年改爲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于頔始爲東廣州刺史。嗣進爲吳州總管。此吳州卽東廣州。是爲江都之吳州也。一云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宇文述傳云。前軍陷吳州。蕭瑛以餘衆保包山。此吳郡之吳州也。一云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韋冲傳云。吳州賊帥羅慧方聚衆攻婺州。此會稽之吳州也。其一云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此吳州隋所不置。姑無論矣。其吳州之置於隋者三。而有總管府者。江都與會稽兩郡。而江都之吳州。既於開皇九年改爲揚州。則九年以後之吳州總管。爲會稽之吳州矣。隋書稱吳州總管者。于頔之外。三人。其一宇文弼。以開皇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其一楊异。以開皇十二年九月爲吳州總管。至二十年九月。楊异卒。宇文弼傳。說文不明。楊异傳。則稱晉王鎮揚州。詔至。异每歲一與王相見。是時晉王已在江都。而异在會稽。相去遙遠。故歲一相見。异以二十年九月卒。弼以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者。必是時异老病不能治事。使弼攝而代之。而异越八月乃卒。仍以吳州總管書之。以其卒於官也。此二人皆會稽之吳州。周大象元年十一月。取陳江北地。是時南兗始屬於周。周書。趙文表傳云。大象中。文表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頔爲吳州刺史。手刃文表。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頔爲變。遂授頔吳州總管。隋書。于頔傳云。高祖受

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貶爲開府。賀若弼傳云。高祖受禪。有并江南之志。拜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則弼蓋繼顯爲之者。此皆江都之吳州。故賀若弼伐陳。自吳州出師。卽自其鎮出也。平陳後。吳州旣改弼爵。亦加吳州總管一職。以趙文表始。以賀若弼終。止此三人而已。

蔡中郎焦君贊考

蔡中郎所撰焦君贊。或謂卽贊焦孝然。按孝然事。詳見三國志注。魏略言。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隨同郡侯武陽客於揚州。白波賊起於靈帝中平五年。蔡中郎死於獻帝初平三年。相距止四年。正孝然客揚州時。況前此其名未顯。其年甚少。烏得而贊之。而君之建安初。太陽長朱南。猶以先爲亡士。欲捕取。以武陽言。給食。令埋疫病死人。至魏受禪後。結瓜牛廬。潔身獨處。又以伐吳爲艱。羊之歌。人始知爲隱者。在中郎時。正未知有孝然也。中郎贊云。鶴鳴九皋。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則焦君嘗徵薦及之。孝然無是也。贊云。昊天不弔。賢人遘慝。又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則是歿後之辭。且必焦君固嘗身列朝廷也。孝然當嘉平中。太守賈穆造廬與食。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經以爲大賢。皆在中郎後數十年。亦絕無徵辟入仕之事。與贊語全不合。贊非爲孝然無疑。惜乎焦君元墨之德。傳自中郎。而里居名字。則至今莫可考也。

雕菰集卷十二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謹案太史公創儒林列傳。推本孔子。尊崇六藝。班氏踵之。所列之人。皆經學也。其以文章名家。如枚乘。東方朔之流。皆有專傳。范氏後漢書。始目爲文苑。後世史書。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以視乎一代文學之盛衰。是故正始以後。人尙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尙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爲盛。是豈休文黜學。伯起崇儒。亦由其時興廢使然也。唐修晉書。彊爲具數。而范甯。郭璞輩。旣別有論列。所謂儒林者。自劉兆一二。外半不足以稱茲目。是其尙虛元。滅裂典章。史臣業已歎之。唐重詩賦。經學寥寥。至以王紹宗。歐陽詢。徒工書法者。用足儒學之數。助匡質。雖曰傳經。而三傳已束高閣。浚井者第求美水。而儒效可觀矣。宋史分道學於儒林。然蔡元定卽考亭之徒。陸九淵倡心性之說。宋之儒林。不外道學。分之實無可分也。有明二百年。拾宋人之餘。以大全講章取士。歸熙甫試文。用烏獸魚鼈。無不咸若。房官遂以爲怪。間有不安空陋。如楊慎。季本者。已屬景星慶雲。而於漢魏經學。猶隔霄壤。來知德以反卦說易。當時駭爲創獲。則一代之經學。可鉅矣。我朝列聖天縱。多能通天地人之全。承伏羲黃帝堯舜禹文之學。欽定諸經。博采衆說。兩舉博學鴻儒。一舉經明行修。自天文術算律呂音

韻以至詩詞類書無不纂訂以惠天下。乾隆間詔開四庫全書館。讎校寫錄分貯中外。竊謂國初如黃宗羲、顧炎武雖已崇尚實學。漸遠空疎。而風氣初開。道猶未備。至是陶鎔伊久。迂滯悉銷。經學文章遂爲二千年來所莫能埒。以揚聖天子稽古文思之德。以彰二百年禮樂庠序之化。則國史儒林文苑兩傳誠未可以漢唐宋明爲例。如台教所稱關係甚重云云也。擬爲七則以備芻蕘。

一曰徵實。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譽辭。往往泛許通經。僞臆撰述。若第據傳聞。不探蘊蓄。則趙賓之易可潛施孟矣。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乾隆四十年以前。大都收入四庫全書。然其時祇登已故之人。縱有毛萇伏勝。一息尙存。義從屏棄。則生康熙三十四年。後者容有未與者矣。譬如京房費直之易。嚴彭祖顏安樂之春秋。皆史記所不書。蘭臺之帙不得專守龍門也。或按名索其遺書。或令各家自呈。庶幾山澤之壘。無憂滲漏。虛聲之士。不致濫竽也。

二曰長編。無著述者勿論矣。篇籍既存。淺深精簡。可按而得也。周覽之不厭其煩。深研之不憚其刻。舍學究公家之言。摘精神獨得之處。一言偉卓。不以細遺。累卷通明。不以繁節。使條枚悉擷。匪與盡融。若示諸掌。若貫於串。一展閱洞見作者苦心。譬如縣八銖之鏡。神妖莫潛。萃五侯之鯖。肥瘠並陳矣。

三曰兼收。小黃得隱士之說。託於孟氏。瑕邱傳穀梁之經。訥於董生。漢書並著之。河北守服鄭之學。青州奉王杜之教。魏書兩存之。兼收備錄。史氏之法也。本朝經學昌明。門戶胥化。偏論之則采氣獨呈。彙舉之則精華大備。一古文書也。有閩徵君之疏證。卽有毛檢討之冤詞。有齊宗伯之序錄。又有王光祿之後案。

陸清獻譏詆姚江。湯文正移書破之。而皆不失為名臣。至於吳人說易。父子殊方。嘉士奇易說。編申己遺。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

說。徽士談天。師弟異轍。江永宗四法。賦震重中法。文則易堂堯峯。一張一弛。詩則阮亭秋谷。或隱或見。昔范蔚宗鄙專

相傳祖之固。元行冲恥不言服鄭之非。至於今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已次為長編。則亦不容偏廢耳。

四曰鑒別。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譌雜。蓋經生非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重

輕。如量而授。竊謂黃梨洲宗義。毛大可奇齡。全椒山祖望。詩文富矣。而學實冠乎文。朱竹垞。尊姜西溟。

宸姜汪鈍翁。晚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王寅旭。錫闡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之推步。錄於增人傳中。者尙有可探。

顧寧人。炎武之音學。潘未有類音。毛先舒有韻學通旨。王交河。蘭生之律呂。德清胡彥昇。有樂律表微。胡滄曉。煦惠定

字棟之易。胡精於宋易。近時金壇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王交河。蘭生之律呂。德清胡彥昇。有樂律表微。胡滄曉。煦惠定

辨。張稷若爾岐之儀禮。仁和吳廷華有儀禮章句。山陰馬駒有。儀禮章句。山陰馬駒有。邵二雲晉涵之爾雅。高郵賈紹孫亦為。此學近時王念孫。

疏證。王白田懋竑之服膺朱子。生用力於朱子學。皆浮游勸業而已。惟懋竑一。萬季野斯同之。論定明。

史。儒學竊謂精於史學者入之。但能敘事者入文苑。方望溪。苞齊息園。召南周書昌。永年陸耳山。錫熊。

之校輯諸書。比之孔穎達。諸無量等。略。江慎修。永戴東原。震錢澆亭。並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近時若程。

拱顧九苞等皆為此學。皆於儒林為近。同一校讎也。何義門焯宜屬文苑。批評甲乙。沿劉須溪。孫月。盧。

召弓文昭宜置儒林。比之陸德。同之博物也。錢辛楣大昕宜入儒林。在學。袁子才枚宜歸文苑。在文。

鳴盛江良庭、聲任幼植、大椿張皋文、嘉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選也。略事所知非謂止此數人魏叔子、禮尤西堂、何施

愚山、閻章田古權、晏周樸園、亮工吳梅村、偉業陳其年、維崧吳園次、綺汪蛟門、懋麟馮山公、景杭董浦、世

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實宜入文苑者甚多他若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說理、無甚過人。孫有讀易大旨、乃晚年所作、中學二曲集

亦演姚江之說而已如宋之種放明之王良確能自守蒿萊、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類爲安。顧炎武、黃宗羲亦不仕、乃學識精博、則宜入儒林傳矣抑或

立德可依卓行、政事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條而不紊矣。

五曰詳載。班范儒林傳、分別師承、脈絡井井、蓋其時各守一家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

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元法言、敍王符、仲長統、節錄其

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直敍自明、學問文章、非博引無以信後、故醫若倉公、日者若司馬季主、

方復詳其診籍、備其問荅、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

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閔中、獨指其駿、不有以試其倣儻、權奇之跡、何以

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冲之上新術表、劉勰敍文心雕龍、顏之推

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聶崇義證圭璧釜鏡、李觀考訂明堂、無不詳徵博引、不厭瑣細、

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徵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朝儒學、以考核通貫爲長、竊謂爲

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閻若璩、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爲式、舉長編所

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公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

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尙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敍寧不媿美相如。補翼叔重。推斯以索。美不勝收。既以標一人之實跡。卽以揚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曰公論。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情。牟長之墾田不實。徐邈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爲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謾罵。劉炫之俳諧輕侮。顏師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書之矣。杭氏作閤若璩傳。稱其喙長才黜。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好爲侮謾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

七曰附見。一傳而衆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邳慮。王基。任嘏。之附鄭康成。非謾然矣。乃大歷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謝。此非以甫附杜。以戢附張。可比也。大抵人士蕃多。剪裁任意。孰主孰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爲長編。旣已豪髮可鑑。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爲正傳。或片長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而注其姓氏里居。如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爲詳略。隨其詳略爲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昵。無則連州合郡不妨空缺。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循以衰病餘生。聞此盛舉。又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

祿之才。一隅之見。宜覆瓿甕。辱承下問。妄獻愚忱。云爾。

勘倭本鄭注孝經議

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諸侯章。釋文有費用約儉。奢泰爲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正義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泰爲溢一語。明注釋文。疑其皆本諸鄭。此刻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等文。列士蓋列土之譌。乃解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刻保其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而繫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人。民下。然則列士封疆。將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此刻云。夜暮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釋文也。字連懈字。此則相間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鄭注恐亦如是。易也。爲勿可疑三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云云。注又云。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既分爲依孔依王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異也。此刻云。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王二說。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刻云。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揆之釋文。行不爲非解謹身。度財爲費解節用。申言度財之義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即不足之義。此

十六字一連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貧富而言之。非戒奢泰也。此刻之注。乃解節用爲富不奢泰。遠非鄭義。且不曰無所復謙。而言父母不乏。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刻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刻有之。而繫孝弟恭敬於民之行也。下分繫民皆樂之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治章。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語。此刻云古者諸侯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無恙字。釋文又有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訖。風燎。當爲王者侯者等文。盧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刻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歡下。又有五年一巡守。勞來等文。盧氏拾王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揆之王制疏。乃類舉其略。五年一朝。卽撮上節注也。此刻無天子巡守文。而複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此刻之注。同於明皇。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越嘗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朝越嘗重譯來貢。刻此者云據釋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善。無於字。則不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文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蓋解親愛。若曰嚴近於父。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刻注云。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改母爲父。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便殊。可疑十也。五刑章。盧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臙。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臙。手殺人者大辟。此刻注。五刑。謂墨。劓。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爲五刑二字。與明皇注合。又盧氏校書。好自改易。其考

證云。贖。舊脫。今補。呂刑作荆。尙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贖。又於鎗下增者贖。云二字今補。揆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續爲體。不必補。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卽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千下。注云。墨剗。荆宮大辟。明皇注亦作荆。然則盧氏所補之贖字。烏知舊非荆字。而此刻本作贖。竟同於盧氏所補。可疑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二更等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事五更。多二無字。正義云。舊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舊注未必卽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相傳魏徵所纂揆其所云。蓋就是書摭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卽真鄭注。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且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卽肅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考之。其中少有菁華。則皆見於釋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真鄭注。亦已糟粕。夫鄭氏所以足重者。菁華也。去其菁華。止存糟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疑似之糟粕爲乎。然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爲真正鄭注。復出。如向之皇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不疑。雖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竊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立諸經傳。而置其真僞於不論不議。則既絕後人以耳代目之議。亦絕海外以僞書入中。

國之萌。其絃云。志在傳諸瀛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依斗定尺議

依斗定尺之法。極精於理。且便於用。天文家用一萬分爲日。周通法卽此義也。其法宜用通分。依斗之方。以爲尺。析一尺爲十寸。卽以一寸爲侖。十寸爲合。百寸爲升。千寸爲斗。萬寸爲石。以此尺量得。倣若干。廣若干。高若干。三者連乘通分。得寸數。隨萬千百十收之。卽石斗升合。稍識九九者。皆能算之。若不用通分。則以立方一尺爲斗。廣尺修尺高丈爲石。廣丈修丈高尺爲十石。立方一丈爲百石。廣丈修丈高十丈爲千石。大約立方十丈以上。寸數紛繁。可參用此立方不及十丈者。通分寸數爲便。

郡縣議

顧亭林致書黃梨洲云。炎武中年以後。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積以歲月。窮探古今。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其自任如此。於是尊之者。以爲亭林非文章之士。而王佐之才也。余則惑焉。余家塾有所著日知錄。少時閱之。其摘錄古書。足以備掌故考核。固猶是文章之習焉。爾今偶於浙人所選文集中。見其所爲郡縣議九篇。自詡之詞曰。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細按之。其謬戾不可勝言。幸而亭林以文士老死。萬一有用於世。而得行其說。其害有甚於王安石之行新法。新法之弊已著。無不隨聲以詈。而亭林之說。則惜其不仕於世。以大展其學。吾爲亭林幸。又爲尊亭林者。

太息焉。古之所以行封建者。一以酬功臣。一以存故國。天下安之也。且建一國。則其屬有卿。有大夫。有士。而學校之立。司馬之升。不廢也。使突於黎庶中。指一人以與之國。而世之。三代以來。未聞有是也。今天下之縣數千。而舉數千人。使世爲令。田賦悉歸之。此數千人者。果皆足以闢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壟。固城郭。實倉廩。興學校。屏賊盜。乎。果皆能使人民樂業乎。亭林之言曰。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子孫世處之。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不誠小兒語邪。夫才難。孔子所歎也。中人以下。全視乎驅使省察。以爲賢否。天下之勢。以三十年言之。大約生才不過數十人耳。今以縣令數千餘人。而人人期其才。安得數千百龔黃以應之也。緣不知其才。而試之三年。而後卽眞。吾恐紛紛然試之不已。而所謂厚民生強國勢者。無日而定。無已。又設太守三年一代。御史一年一代。葉正則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者。此則大吏無封建。小吏有封建。令之子賢。而不得爲太守。御史。令之子不肖。而不難於爲令。非令之子孫。布衣草野之士。得爲太守。御史。加於令之上。而察之。而太守。御史之子孫。又不得如縣令之世有其官。其戾於古而不當於事情。可無煩言而自詘。不謂寧人素有經濟王佐之名。而立論乃若此。其悖也。其說固必不能行於世。然學者詘於其名。或不察其言也。議之以爲聽言者例。

俗禮答問一

俗間祭婦人多用舅姑爲主。不用夫。或問焦子曰。夫不祭妻。禮何爲其然也。焦子對曰。夫不祭妻。禮文以餽餘言之也。謂餽餘之祭。唯夫之於妻。父之於子。可不祭。其他皆祭也。且夫不祭者。以其尊也。舅之於婦。

益尊矣。子之有父，猶婦之有舅姑也。父不祭子，而舅可祭婦乎。

俗禮答問二

或問焦子曰：今之喪，斂衣不用紐，禮與？焦子對曰：喪大記：結紱不紐，則今之不用紐者，沿古制也。乃古者生時衣帶，取其可解，則用紐。紐猶今俗所謂活結耳。歿則不復解衣帶，皆用死結。所謂不紐也。今既不用紐，亦不復用帶，則大非矣。

俗禮答問三

或問焦子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紼斂，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斂，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俗禮答問四

或問焦子曰：服既除，以葬故而斬衰，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國律職官庶民三月而葬。又曰：凡有喪之家，必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無除服而葬者也。故古無久不葬者。改葬之服，昌黎議之極詳，不得已而改葬，服總焉可也。

答由人已對示二李生

本善元善

癸丑之春，焦子居門人自外至，卒然問曰：答由於己與由人者有間乎？曰：有間。答由於人者，聖賢不去也。

然則時人之所惑者宜矣。曰爾何聞。曰今有大吏索其屬銀。屬不堪其迫。竊國課與之事。發均伏誅。街里市巷之間。以迫憐屬。謂其非貪吏也。如夫子言。不已然與。焦子輒然曰。惡是何言。吾所謂咎由於人者。非此之謂也。南山之麓。有獸曰狴。狴愛酒焉。人誘以醉而刺其血。小平之津。有魚曰鱣。巨鱗多口。重千斤。甘人之餌而致於屠。其誘與餌。人也。使匿巒樹之間。潛淵泉之當。當底安分而守命焉。人不得而致之矣。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雖有貪夫。其何我迫。卽或抱用世之才。資格而進之。屈伸之間。聽其自至。於彼何求。於我何脅。且處以逸吾身。仕以逸吾世。當路之人。舉我升我。是欲我措其學於世也。措焉可矣。當路之人。抑我滯我。是不欲我措其學於世也。不措焉可矣。惑者昧焉。不以人之用舍爲進退。而以人之喜怒爲榮辱。其未得也。不恤調阿。媮襲以獻其肺腑。醜錢稱貸。以供其夤緣。以爲竭此精力。舍此性情。一旦可以榮祖考。光宗族。鄉黨吐其氣於友朋。振其勢於妻妾子弟。枉尺而直尋。迂腐者未足以語此。不知吾之志既卑。吾之可輕可賤之態。已備入於當路者之心。當路而賢也。必惡而遠之。倘其不然。不過謂是人也。可供我之役使。收之於家。奴養子之列。而乃不以爲辱。以爲榮。求援之不已。彼亦求報之不已。我已受其恩。又益望其加恩。於是雖得罪於天子之法。不敢不應大吏之求。卒之事敗身誅。悔之莫及。其咎也。人與己與。小子聽之。願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門人聞之。欣然而退。守其真。固其神。將誦讀以終其身。

屬文稱謂答

胡西夢先生問姑丈姨丈之稱於阮侍郎。侍郎轉以問余。擬此以荅。問曰：從母之夫俗稱姨夫。若入文章似難落筆。遍檢爾雅儀禮皆無此條。姑丈姨丈亦是邪非邪。循按爾雅釋親父之姊妹曰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姑之夫無明文。姊妹之夫謂之私。詩譚公爲私是也。姑夫之稱見於六朝者如梁江千一姑夫朱異。梁書江千一傳北周蕭子雲爲王褒之姑夫。周書王褒傳姊夫之稱漢時已然。郭林宗別傳稱林宗就姊夫貨錢五千。見太平御覽此皆俗稱用諸屬文者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母之姊妹爲從母。然則姨者所以稱妻之姊妹。非謂母之姊妹也。姨之夫爾雅謂之亞。古亦稱僚壻友壻。從母之夫稱不載焉。然而從母之稱姨亦古矣。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三輔決錄云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喪婦作問神姨曹大家難之。大家爲周之從母。則通稱從母爲姨。自周至漢已然。姨夫之稱宋時猶專屬妻姊妹之夫。歐陽文忠詩大姨夫作小姨夫是也。竊嘗思之。父母兄弟舅姑定稱也。父之兄弟依父爲重。則曰世父叔父。其妻又因世父叔父而重。則曰世母叔母。母之姊妹依母爲稱。則曰從母。其內兄弟外兄弟從母兄弟。則稱其父母爲父母。故其子即依兄弟爲稱也。父之姊妹屬之父。而不可稱母。母之兄弟屬之母。而不可稱父。猶夫之父同於父。而非父。夫之母同於母。而非母。故同爲舅姑之稱。依父母而通其變也。因其爲姑之夫稱曰姑夫。因其爲姊之夫稱曰姊夫。名以義起也。晉書王廙元帝之姨弟也。杜少陵寄狄明府詩云梁公會孫我姨弟。從母既通稱姨。則通稱從母兄弟爲姨兄弟可也。北史元義納太后妹。明帝呼曰姨父。從母既稱曰母。則從其類。謂其夫爲姨父可也。或名以義起。則稱姨之夫爲姨夫可也。曰從母夫不辭。則

姨夫尙矣。丈者。古人泛稱。論語謂老者曰丈人。儀禮謂男子曰丈夫。皆無定號。今之稱姨丈姑丈姊丈者。俗稱無可典據者也。若施之於文。則無不可。賦頌贊論祭文檄之類。無取乎此。惟敘事文用之。或述時人之言於辭氣中。稱姨丈姑丈姊丈皆可。猶官名地名。不必彊作古稱也。或叙其人之親誼。則稱曰姨夫。亦必欲典雅。則先稱從母之姓氏。以夫繫之。隨文運用。存之一心而已。文章之道有二。說經論古之文。就古論古。不可躡入時俗。行狀墓志之文。主於述當時之事。卽爲將來之典要。不必過於拘古也。

學童讀爾雅荅

飽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旣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蘊。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更進而通於六體。

則爲尙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疊簇文字。絕無條理。卽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教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卽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稼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贈馬來歸。不亦僨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一二字句強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虛靈漸鈍。其峽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淪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虛。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爲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者。緣是而爲教。則非余所知矣。

請立北湖蒼舊祠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爲留存舊蹟。呈明存案事。竊縣治北湖黃狂橋鎮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淡之宅。梁賈與謝公承貴。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圯壞。將售於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母

家遺屋。一旦拆毀。汗穢於屠酤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於明史。已恩旨入祀忠義祠。謝公父子之孝義。亦載於邑志。循願己力修葺。卽立梁公牌位。奉祀於內。以謝公祔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耆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但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擅賣於人。爲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臺下。賞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就湮。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裨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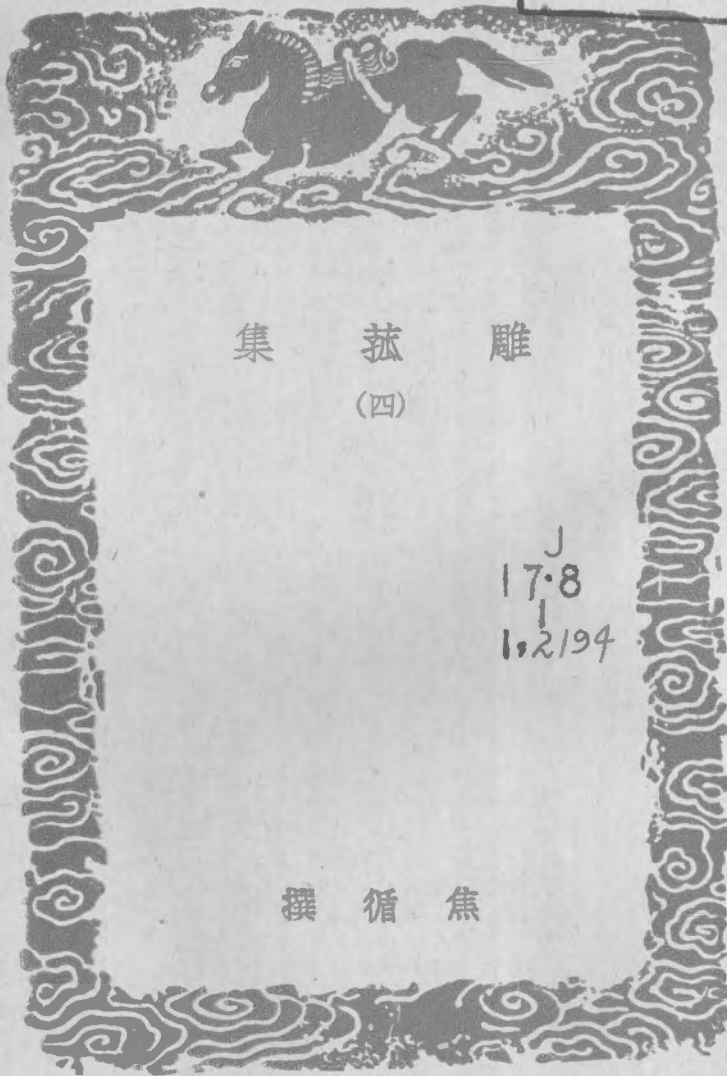
琢

集

四

1,2194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集 菰 雕
(四)

J
17.8
1.2/94

撰 循 焦

雕菰集卷十三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皇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古人好士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誼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弭節江西。揚州之士。自江西歸者。必數稱援引獎誘之善不少衰。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爲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始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舊說。然而賦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塞。或以循蹈無益之艱途。失科舉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旬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眷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卽語循。循不禁感泣涕零。莫能自己。當是時。閣下以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卽思攀附。俳諧躁競。執政所醜。況乎鵬鷲在雲。非鷦鷯之所從。楓江餘句。藐小孟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寤寐懷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煌。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計及於循。循與仕煌相交素深。或仕煌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謬爲稱道耳。今天子以文治致太平。表三代之遺文。革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覽者以爲愚。春秋之名稱。逐者以爲亂。素非針芥。

衡鑒妄希斥辱之差。咎由自取。乃喬木下樛。而葛藟蔓於草。河海廣納。而行潦涸於塗。形已糶慘。復遠芳澤。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蜀道之詠。亦求益於季真。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鎔造就。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薰沐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慄戰懼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煌呈覽。前年晤崇明黃蒼雅太學。去年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次。屢問及循。切思循以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甕蟬壁蟾。不度阿棟之高。往往以朽木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恃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己者。誠心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實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盛朝曠典。命郡縣舉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慟已沒世。不能邀朝廷之恩。乃據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君量。張君焱。與循皆交好。嘗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闡微顯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慮者。或以其人卑賤。令門人子弟輩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

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勢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賞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尙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禱昧。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旦暮神馳。邇聞先生杖履清佳。精神倍舊。奇脈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官。以炫耀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鉅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惑又勝論哉。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惠不淺矣。不孝焦循蒲伏稽首。

上座師英尙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卽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

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僱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輔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覲應制科未第。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文治光昌。明良喜起。遠過於慶曆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爲雕菴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嘉慶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檄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命總督兩江。卽檄部內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者。蓋數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漕隄束之。設諸插。插啓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寶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寶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

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既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爲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爲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用。效有必驗而後行。土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壽昌歸。述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曩者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菰樓易學一書。嘗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保。一就正於英大冢宰。均蒙獎掖。以爲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更寫。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顛卽窒。喜卽樂。假借如借編爲需。說文借疾爲疾。外傳借豚爲遯。黃

說。借祀爲已。謂推之。鶴卽雀然之雀。祥卽牽羊之羊。祿卽卽鹿之鹿。約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肺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羣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略。請教先生。以爲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跽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涕。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遠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實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不能變通也。

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爲暑。暑變爲寒。乃爲時行。乃爲天道。乃爲大和。是之爲泰。若當寒而燥。當暑而涼。恆寒恆燥。卽反時爲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爲否。陽內陰外爲泰。是以秋冬爲否。春夏爲泰矣。明曰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卽泰也。寒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泰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儼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卽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真否也。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絮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爲但知是己不能孚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卽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辨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

五冊約二千餘篇。惟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醜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謂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焚澤敗績。更記藏肝。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臆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獮祭之謀。

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罅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土。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函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尙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

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旣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於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觀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酈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樸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尊之爲紀。

恩澤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下河。
江洲圖。畝限里。
清。

麻宇圖。

氏族表。

選舉表。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名於此表中。不必別為立傳。

職官表。

地里略。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地。里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鎮皆按里按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職官之姓名履歷既編為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纂於此。則事志不必毀。

金石略。

藝文略。用新唐書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爵里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省無限闕文。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不必多
立子目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畫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鄙。謬下采芻蕘。蓋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摘。來札云。舊志譌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曜。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憲。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禽之判。繫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載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竽。才識所囿。遂多微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歷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蕭日曠之下。舊

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徵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剋削。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古藝文但紀書目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魅木客。皆可以七言惡詩。彘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貴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賈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卽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籍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不過乘筆者之無識。尙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循竭力求之。僅得半篇。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

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漠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鍇。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本載說文序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圖河。王式丹。張符驥。王懋竑。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奪。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靈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探。或須考證。雙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列。亦未容溷。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瓌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旣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

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胥隸之不可爲官。執主執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嘗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績。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才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八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臧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譬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如術藝之衛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歷之要。又零星見於王海元史等書。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樂鳳附見胡大海傳。王鼎附見花雲傳。陳堯輔附見崔儒秀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樂鳳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鳳池吟稿之架閣樂秉德。卽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督運宜徽。乃皆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旣刺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清波雜誌。輟耕錄。家世舊聞。春渚紀聞。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舊聞事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卽互異者注之之例也。金鼈之詩。見輟耕錄。而雲麓漫抄所載。但稱有

人題詩。不言爲神翁事。附注於下。卽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爲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許學士一代醫師。宋史無傳。舊志本獨醒雜誌一條。以爲正文。審之不詳不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文尙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鉤取連屬爲正文。而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書名而入正文者。亦連屬之。而舊志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益積之變。似不畫一而實畫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常例。以馭一切。必左支右詘。而不可以通矣。循自三月以來。每於不可通者。窮日夜苦思。以求其通。因得附書連屬二體。以濟正例之窮。庶免煩冗漏略兩病。願先生俯察其愚。倘所說有可取。竊謂諸公可以參用之。凡一切拘迫窘遏之患。可以消。而排纂類書之誚。庶幾免也。先生知我。故敢贅言。幸恕無狀。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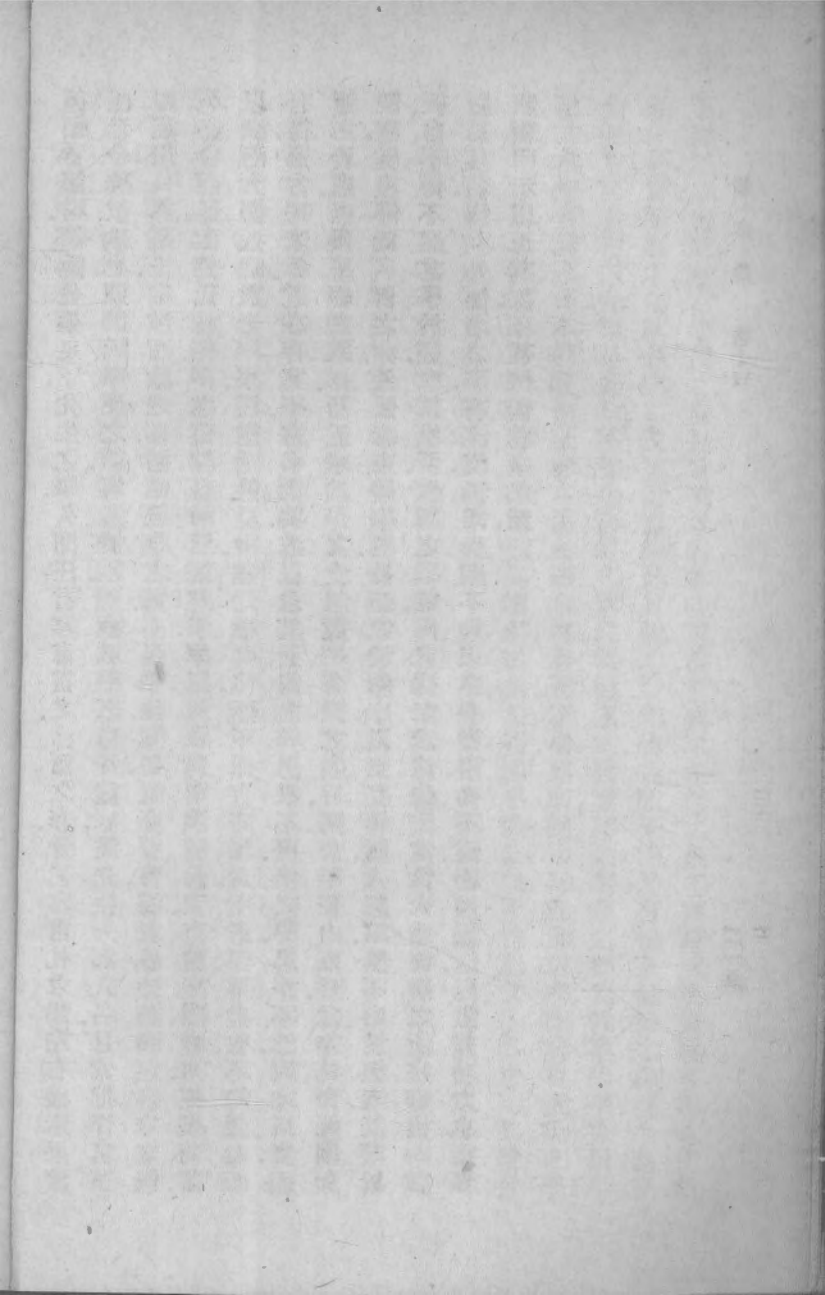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循讀新刻大作問字堂集。精言卓識。茅塞頓開。尤善者。復袁太史一書。力鋤謬說。用彰聖學。功不在孟子下。反復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考據之說。似有未盡。妄附鄙見。上諸左右。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漢時各傳其經。卽各名其學。如易之有施、孟、梁邱三家。詩之有韋、褚、匡、翼、王氏、長孫。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公羊穀梁有嚴氏、梁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學名。無所謂考據也。其列諸藝文志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

經。小學謂之六藝。卽儒林傳諸君所傳之學也。次以諸子。則名之曰某家者流。又次曰詩賦家。兵家。其天文術譜五行。著龜雜占。謂之曰數術。醫方房中。神仙術。謂之曰方技。當時有專守一經者。有兼他經者。各爲章句以相授受。其學諸子者。有若楊王孫學黃老。晁錯學刑名。于定國學法。主父偃學縱橫。趙充國學兵。其詩賦家則謂之曰詞章。枚乘司馬相如其人也有兼之者。則曰通某經。善屬文。則曰通某經。百家之書。則好古學。長於術數。未聞以通經學者爲考據。善屬文者爲著作也。賈鄭大儒繼作。以百家諸子之書。術數讖緯之學。一切通之於經。盡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破古今師法之爭。爲經學大成。亦仍謂之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爲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其在史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山工於詞章。不得爲醇儒者。以習其粗。不知其精也。史又曰。廣川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詞方技。然則文詞與方技一類。屏諸通經之外。以其於經僅有皮毛也。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而相如作凡將。終軍言爾雅。劉珍著釋名。卽專以詞章顯者。亦非不考究於訓故名物之際。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仿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汨。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趙宋以

下。經學一出臆斷。古學幾亡。於是爲詞章者。亦徒以空衍爲事。並經之皮毛。亦漸至於盡。殊可閔也。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此學視以空論爲文者。有似此粗而彼精。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以爲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嗚乎。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擇錄者。此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爲詩料策料。在四部書中爲說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爲此類而設。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爲此概以考據目之也。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寶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推其以著作爲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爲道。著作爲器。今袁太史以考據爲器。著作爲道。已異於班氏之說。且漢時所謂著作者。專爲掌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爲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目。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卽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說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補苴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說轉不爲無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循頓首謹啓。端臨先生足下。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渡江至今。殊歉歎也。邇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中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室圖。謹以一部呈上。幸進而教之也。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虛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循無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惕冀幸之至。



雕菰集卷十四

復江良庭處士書

循謹復良庭先生足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旣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其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寧榮靈門桌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葉。卽置去。非覆瓿。卽飽蝨腹。先生不以循爲淺陋。屈意終覽。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予心。三閱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榮靈之說者。所以明四靈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者。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靈。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爲廷。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廡中庭也。宗廡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廷。則不獨燕朝有中廷。卽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邵氏爾雅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皆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寧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寧者。負寧而立。猶當辰爲負辰也。君背寧立。

於門外。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人君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則自屏至應門。中隔一路。門解門屏之間。舍路門。連取應門。遂以爾雅。論語過門屏之間。一語專屬諸侯。於天子乃不得不改爲應門。路門之間爲宁。江氏慎修之說迂矣。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躍可無疑也。一桌二桌。判自孔賈。所以斷爲二桌者。正以鄭氏玉藻注。與賈氏合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桌。大夫中。根與桌之間。士介拂根。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夾桌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令大夫士亦隨介拂桌。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根桌之間。一拂根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根桌之間。根與桌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桌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桌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桌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即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旣拂桌。大夫不敢沿之。亦拂桌。以踰其迹。故中根桌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卽根桌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

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右賈氏兩宗之圖

右孔氏一宗之圖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經。為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良庭先生書來。辨此二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為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

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屬泛言。惟爾雅與寧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闕。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寧。不名位。故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眞至當不可易。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實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己說之有所合。繼又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門有一桌。賈氏謂門有二桌。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桌。大夫中根與桌之間。士介拂根。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桌間爲中門。主君與卿摯夾桌。賓君與卿介夾桌。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根與桌之間。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根與桌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根桌之中央。言根桌之中央。未始非兩根兩桌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根與桌之間。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根桌之中央。爲玉藻根與桌之間。不知根與桌之間。與根桌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賈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旣細揆諸玉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間之別。且以經文求之。觀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根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謂之闔。又謂之扉。桌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中根桌之間。則中於根桌之間矣。曰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

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性饋食禮。云門中。桌西闕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根與桌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根桌之名。而辨中門之非根桌間也。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闔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闔門左扉。可知扉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闔扉立於其中。則中屬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扉。以扉中爲中門也。江公引闔門左扉以證一桌。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強爲附和。使曲禮注真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揆夫言中央。與言間。言根桌之中央。與言根與桌之間。終有不同。故不敢誣之耳。皇氏亦止言根桌之中央。但言若在桌東。實在桌西。則是以門止一桌也。願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第就經文字句間審之。未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者如此。彼

之所審者如彼。互有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羣經宮室圖。始亦就前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慎修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性饋食。因以夾北在房矣。而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尙隔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旣當西壁。則西堂自面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旣面東壁。則夾在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意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置於北堂下。鄭氏無此文也。北堂下之於東夾。隔北堂又隔東房。在夾南而混堂之名於夾。尙不能安於心。在夾北而混北堂東房之名於夾。雖鄭氏亦不作此想。惡在可以服人之心。此地自有北堂下之名。不應舍此北堂下之實。而用此可疑之名也。循向以各求所知。不必相勝。吾兄舉太史此圖。問其是否。謂循所以不與辨者。或以其爲然。乃循固不以爲然也。請申言之。公食大夫禮。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則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

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此云宰夫自東房。兼宰而言也。醯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令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簋。至是出門執鐙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鏹。授梁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鐙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必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鐙。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設俎設簋。皆不能目見。何以恰好當其時而出執鐙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取鐙。於事爲便。至其由東房而出也。或迂由北階。然循謂夾通房。有戶以達東堂。則由房而夾而堂而下階而出門也。經文不言。可意會之。抑又思之。房中而指之曰夾北。正謂夾有戶通房。宰立於此。便至於夾。由東堂以達於外。故不曰立於東房。而曰立於夾北。此無明文。尤學者所不敢言耳。

上饒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

循頓首。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給序文。不勝愧謝之至。循又有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所以用弧三角。

之理。以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旣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慎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卽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圖。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尙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

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足正舊校之誤。第十四問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樂城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程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真精確不刊。乃循嘗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不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幕。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幕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歛縣汪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尙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晤。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誼。遂疏。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晤袁壽階。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穀較上年轉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榮謀鉤致之力。

於此益可長氣節厲廉隅耳。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餬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量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卽成未易得佳。弟雖濫竽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尉竹廬先生。博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學九章弧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并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能。務強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

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客氣問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_有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強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恕矣哉。

答鄭耀庭書

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尙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鱸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午。弟

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弟卽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爲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際他事。文恪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卽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間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柿里舍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

答汪晉蕃書

循白。僕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頗聞於耳。而累於心。兼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與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如算法統宗有九狐七鵬之術。梅總憲正其誤。以爲不可通。今細審之。梅氏之說尙非通法。法見赤水遺珍蓋狐一頭九尾。鵬九頭一尾。今有七十二頭八十八尾。是必以九乘共頭。以一乘共尾。得數相減爲實。以九與一相減除之。得總數。以九與一相加除之。得分數。其理淺近易明。梅氏不用一乘共尾。蓋以一數乘猶不乘。故用省去。其法原未誤但雖移諸七十三頭九十七尾爲可通。算法統宗雖此亦不可通移其法於二頭八尾。八頭二尾。或五頭三尾。三頭五尾。遂不可算。又如張邱建算經有雞翁之術云。雞翁一直錢五。雞母一直錢三。雞雛三直錢一。凡百錢賣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此卽差分之三色法也。用乘除交互馭之自得。而李淳風劉

孝孫之流。詭爲算法。云置錢一百於地。以九爲法除之。得雞母之數。不盡者返減下法。爲雞翁之數。餘爲雞數。以此法按之本題。固不爲錯。若易一題。如術數記遺注中所舉。翁一直五。母一直四。雞四直一。此術便不可用。亦非通法也。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綫通之。著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也。形家之書。疑龍。撼龍。倒杖。諸篇。似丹元子步天歌。誦之甚可消暑。青囊天玉則音節古奧。亦唐人歌行樂府之變格。說唐詩者。鮮言及此。黃帝宅經後人依託二十四門。羅金以爲正針。又加以中針。縫針。卽二十四氣。析之爲七十二候。淮南子天文時則二訓詳之矣。乾鑿度言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康成註云。每一卦生三氣。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二十四山分七十二穿山虎。卽三微成一著之義。蓋有一歲卽有四時。有四時卽有十二月。有十二月卽有二十四時之變。有二十四氣卽有七十二候。楊曾術士不知其原。以十二支爲先天。干維爲後天。非也。其陽左行陰右行。則與六律六呂合陰陽之聲同。占夢觀天地之會。亦以陽建左旋。陰厭右旋。此疏引鄭志。言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故知庚辰。又言四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未破癸者。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惟二十四山。癸在丑前。庚在申前。故云申近庚。丑近癸。以申合庚。是用縫針之支。合中針之干。而庚在申之左。是以支左旋而合干也。以丑合癸。是用中針之支。合縫針之干。而癸在丑之右。是以支右旋而合干也。鄭氏所引本諸古堪輿家。最爲可據。三針之用。一以貫之。而雙山元空之名。殊惑人意。他如納甲納音。均思一一考正之。使左道邪說。不誅自退。此

俟與肯堂共商之。因問及日來功課。略以數條相復。天時寒煖不一。老兄身體康健否。念念丁巳六月。循白。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羅願輩又不明古義。嘗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黃鳥傳訓搏黍。倉庚傳訓鷺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縣蠻小鳥貌。倉庚既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合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鱣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鱣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鱣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蝦蟇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竟分鱣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兔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末。豆爲食肉器。古於末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算術尙稱荅而不稱豆。豈護疏瑩。凡从豆者皆俗字。以豆訓末。恐是漢魏間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豉爲菽俗。說文。隹字重文。隹云。一曰。隹字。按。鵠。卽。鵠。省。國語有隹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鵠。廣雅。鵠。鵠。鵠。爲一物。山經。景山多鵠。黑色。劉向以隹爲黑祥。是隹卽鵠。虞氏易。離爲隹。輅人烏旗。七旂。以象鵠火。注云。烏隹爲旗。旗象鵠火。而用烏隹。則鵠火卽鵠火。左傳。卜偃引

童謠鶉之賁賁。而下舉鶉火以證之。賁賁與表記引詩同。則詩鶉之奔奔。當亦是鶉。惟有縣鶉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無小字。依七經孟子考文。乃爲鶉鶉也。說文虫一名蝮。以注鳴。詩爲蝮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蟲之借。與胡爲蝮易之蝮不同。說文芳華華也。今爾雅葭華注者。一爲葭。一名華。按下文以蘆訓葭。此不應以華訓葭。且葭之名華。別無典據。以說文例之。葭華二字乃芳字之釋。說文一來二纒。詩正義引作二葭。董彥遠除正字啓。作一束。按下文接云。象芒刺之形。則此一束二葭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束部束木芒也。象形。僅从一口。來有二人。來之人卽束之口也。以束而从二口。故象芒刺之多。葭悟也。以其刺人爲悟。故云二葭。二葭卽二口。謂來字爲一束字而有兩葭也。或謂二葭爲兩岐。似非是。爾雅蝮蝮其紹。毛傳云。瓜紹也。蝮蝮也。瓜無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幽風蝟蝟者。蝟。傳云。蝟蝟。蝟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椹。椹字說文所無。爾雅說文皆作柚。說文引禹貢橘柚。此柚乃列子湯問篇之椹。說文亦別有椹字。按由箇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抽之爲搯。卽不異柚之爲椹。蓋柚與椹爲一字。橘柚之柚當作椹。椹之作柚。轉是假借。以橘柚證柚條。非毛傳義。說文鳩訓鶉鳩。棗訓羊棗。鳩棗非羊棗。鶉鳩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甚。

與周維周論古音書

市俗以稻之不黏者爲秈。其黏者爲糯。足下以秈字不典。謂宜作山。直是稻之出於山田者耳。僕夜來思

之有會於古音。特爲足下述之。市俗讀_山。不作_山音。而呼爲_宜。竊謂此正古音之存於今可考者也。春秋襄公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緩从爰得聲。凡从爰之字。與从宜之字通。如國策之狐咥。呂氏春秋作狐援。毛詩終不可諼兮。大學作誼。焉得諼草。說文作蕙草。重文作萱。緩與諼援同聲。故爾雅釋訓云。爰爰緩也。是緩音卽爰也。釋言云。宜緩也。是緩从爰。其音卽宜也。可證周時緩字。正呼作宜。吳人謂稻爲緩。卽是呼稻爲宜。今之_山字音宜。乃緩字之別也。且寫作_山者。亦有由矣。說文山宜也。同廣雅春秋說題辭。山之爲言宜也。山爰宜古音近。是呼稻爲山。卽是呼稻爲宜。呼稻爲宜。卽是呼稻爲緩。加禾作_山。俗字也。呼稻若宜。是吳之音未改也。惟今人呼緩呼山。皆與宜之音遠。而穀梁傳吳謂稻緩之聲。遂莫解。於是市俗呼稻爲_山之聲。亦弗知其原矣。余嘗謂市俗之音。可以推見古音。此其一端也。

與王欽萊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菴。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佻擊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菴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以言文也。是猶卽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之所以然者。以言文也。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誥。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興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藝

足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嗣續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啓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績。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敘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卽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敘事則就事以運其事。必令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窮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揉之例。然後按而誌之。閱二者之書。布算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豪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佶聳者也。使避瑣細佶聳之名。則琴音不可記。算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雜卦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菴。不必不昌黎梅菴。不必瑣細佶聳。不必不瑣細佶聳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宣。

與趙寬夫論文書

嚴君厚民來。以大作文彙見示。且令鄙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乎錄藏。半九書塾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尊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卽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算。學詩賦。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審顧。率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呵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漫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誘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成備。地雖千里。請遙共勉之。何如。

答羅養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卽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游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兄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間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蕩。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彊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衛。邶鄘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其下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爲晚。宋分爲西。崑。爲西。江。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

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閒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鷓鴣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諭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旣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甓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

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困。不至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箎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鬪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卽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縛。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吟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自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爲序文。言簡而精。而鮮外語一言。尤可爲詩人之鵠。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

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世。十餘年來。求其所爲詩歌。僅得一五言絕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晨。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屬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綰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遊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爲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也。自爲經。而自爲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爲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卽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興無端。故掇櫛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侈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買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續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爲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



雕菰集卷十五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黎洲之序云。充宗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與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末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賴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礪。而愈光。絲以浼漚。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爲精粗本末之空譚。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置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息。而高閣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禘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嚴正。析理精密。其迹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奮然自勵。不以攻擊爲長。亦不以浮游相尙。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會乎漢唐注疏之通。則嗣萬君而起者。吾有

取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欽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舊樂器敝損不堪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馨股鼓句偃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譎譎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窮其疑似於豪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啓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總麻篇末云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殯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殯服間云中殯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殯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殯服者十四人並長殯中殯大功下殯小功大功見於殯服者十一人並長殯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殯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者以殯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也因斷長殯中殯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殯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

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六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女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尙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女子嫁者未嫁者別起貫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或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尙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至於高祖之制服小功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之大要也。讀先生

此書不惟明於此經之文。庶乎知通經之路矣。因付梓以公諸世。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詒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與女也。其後劉歆安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闕之。規者不必俱非。闕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訛。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

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脈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概。而爲之序。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茫然者如故也。處士王薌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旣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真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

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冊。未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冊以循借讀。巋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侷儻。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啻千金。徵士無以報。因以此書贈先生。先生爲之校寫。作楷本。於是有真草二本。草曰訓纂。真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繼遭橫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蚘蟬蟻子之跡。首帙末題。雍正九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卽以片紙至。令爲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乎。惠子生爲貴介公子。使其贖於科名。爲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迨訊鞠之際。尤憂虞匡懼之日。乃孜孜矻矻。信而好古。比部篤於友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爲法乎哉。壬子秋。復於晉蕃借閱。因細爲校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索隱。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贗本。非其真也。

詩益序

詩益者。金壇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秦州。購之市間。繼而又得桐城葉氏酉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卽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爲太常卿。王公府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當塗徐文靖。次卽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衛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霍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爲詩本傳八。詩次問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爲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積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爲屬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義。詩人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史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爲大。自宣王至幽王爲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間之大言其盛。小

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繼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惟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聲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尙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尙之。尙之喜甚。爲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撰爲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第五冊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尙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尙之深歎爲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菴。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尙之謂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尙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尙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爲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聲說。通人鄙其固焉。鄭表

成爲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取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諂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卽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舛。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啓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義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困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歷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治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嫻於共習。而昧於孤詣。故弧輪橈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實始授算經十書。推歷朝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章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歷志析疑訂誤。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尙之解爲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

歷法獨有心解。閱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顓頊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缺者修而補之。窮幽探賾。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啓其屬。亦卽爲千古治歷者益其智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喬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積年日法間見他帙。已不異告朔之餼羊。尙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權數。頓令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尙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奇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脗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篔君客江西時。與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明。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既有神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摯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且儒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

考核以雒君爲之率。卽以雒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萃數百十人之力。一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哀集其成。雒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灝持一帙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士雜記手稿。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墨蹟。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葺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著色渲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卽或率意渾洒。亦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楫影之妙。又云。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畫論。便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幹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貌古而神逸。嗚乎。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書畫。本名寓目有緣集。一指其微奧。而明非至合作不載。是可稔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害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兔園冊。至喻昌改秋傷於溼爲秋

傷於燥。改裏有寒。外有熱。爲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情。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紊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凌次仲同居海州。涉獵經史。能博覽。善爲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間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開發雙贖。俾知古人之學。不致囿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其要大論。並稱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舉女子。不月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沈滑澹。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僕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樹。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脈弦。與弦則衛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句。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短氣而不咳。其弦則衛氣不行而咳矣。則重矣。非謂肺飲無弦脈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薏苡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痹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此胡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潮熱胸脇滿不去。傷寒陽脈澀。陰脈弦。腹中急痛。皆以芫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儒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徑。學者由是充之。而醫之術明。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真僞淺深。治病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之張爲戴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語簡而該。篤約而當。洵後學之津梁也。愛其書序而暴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瑩澈。非僅以按本之多見該博也。旣而鮑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摹刻。尤精善。以遺余屬爲之序。余令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按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新晴。開窗置長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泰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億萬。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銳實銳字也。又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鈇。按說文金部。銳芒也。鈇。侍臣所執兵也。引周書此文。故珂以銳字實是鈇字。言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銳卽是鈇。而注云矛屬。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以稅反之爲銳。諸本又作銳。不敢竟改作鈇。故云只從。只從云者。本宜作鈇。而姑作銳也。以上二件。任刻本所不及也。任本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便爲平之類。洪範。無偏無陂。新唐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舊文。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珂蓋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畫一矣。任本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厂部底。厂部底。皆從氏。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厂部底字。從氏下無點。厂部無從氏之字。珂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讎校之法。以讎校岳氏此書。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爲校官。讎校摹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揚州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鼇。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調媚。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尙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與。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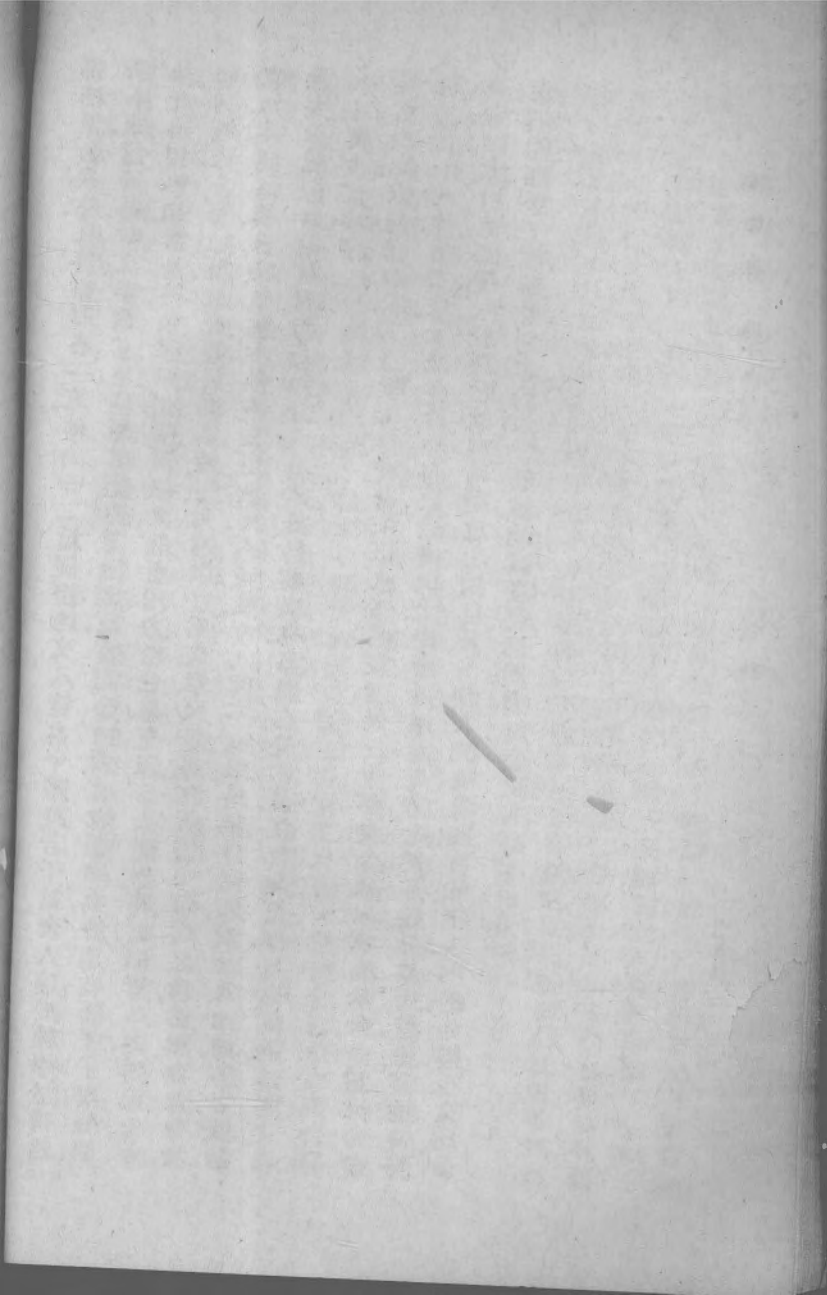
鄭舍人文集序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麗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墓於涇。於其年。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儷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邃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宦奧隱微之蘊。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靡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瞬息十年。如駒過隙。苦鬱之境。彼此互嘗。則本性情閱歷。以宣爲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爲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真。而乃知舍人真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卽能爲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爲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爲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疎樸出之。樂府近鐵崖五律七絕。往往逼真唐音。蓋其性情饒真逸。而處境值閒曠。永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雕菰集卷十六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己實有其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子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闕南陳氏。越數日。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壻蘇實藏之。蘇之後徵。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徵。故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後易名荃。卽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鐫一印曰。今之石湖。其沒也。卽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旣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頽。頽皆貿易爲商賈。負販不讀書。其

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鬱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石湖壻名節臣。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雪堂集。舊爲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實賴之以存云。嘉慶戊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卽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篋。稿之存於余處者具在。爲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邸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旣爲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爲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戚文學庸。袁上舍廷樞。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臧哀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令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陽氣虛憊。不耐冥思。性又不樂閒曠。求爲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爲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聞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爲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淫鬪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爲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卽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敍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書。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墓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可以待撰史者之採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議論足以成家。駢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爲尺牘。爲題名。爲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

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爲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啓。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爲關鍵之法。必爲之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築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間爲他書所引據。大約資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爲興化陸懸圃挺檢所訂。有收藏小印。爲北湖施氏。文無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爲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爲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爲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爲飄風野馬者。築夫名巖。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築夫所爲文。不必能副之。而識見之高。有若是。是爲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白田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爲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遺余。余不勝寶惜之。文爲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靈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篁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署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篁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爲是。此本稱篁中先世有東千公。爲福建兵巡道。與謝遷。顧起元同時。

而魏集所載。則爲福建兵巡道者爲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遷、顧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宜不及魏集所載之確。與郭誌、湯潛、尤璋、郭元鈺、元鈺、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爲文章之交。與俞太史長城善。序其所爲百二名家制藝。又爲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爲控縱。以振神采。論文章。則是荆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舍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間畫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夏自公車回。知其曾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蓋中順治丁酉科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爲浙江同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爲監司所賢。在國子監。首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諧聲集、艾言等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太學生。而何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懸女、竇烈婦。以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次山、李遐叔傳。郭昉、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常之士。而劉義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泉、鄭年。以杜牧傳。作唐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屬文之人。然則屬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雙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里閭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屬題。頃刻成數篇。心竊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良御史爲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爲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嘗構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頽圯已甚。豈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清堂記。知公嘗爲南旺分司。讀梅雨潭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秦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歿。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爲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爲。今集中有擬御製十三經序。蓋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勳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團香山。每道海安張良御太史名符驥。善古文。歲己未。於市上得其所爲依歸草十卷。依歸者。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爲文也。文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遭喪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遭喪。萬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適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遭喪而改適他姓乎。迂儒讀書

不深強爲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沆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判與焉。而記閱賓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爲錢塘潘雪帆問奇。一則賓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賓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歿。惟餘次子孝礎。鏗且雙。賣卜爲活。賓連之棺。遂二十一年不克葬。至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互見戴冕。來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礎貧。劉闇齋矜恤之。太史復商之同人。於是閔在東贈以屋。項鳳千爲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沆曰。賓連墓在法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向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賓連。而乃眷眷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者矣。嗚乎。巨室之家。一人歿。例求諸顯者爲之傳志。而不計其人之能否。求有序事之工。如太史此編所載者。寥寥也。則吾郡百餘年來。俎豆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尙不足爲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書爲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部首無序目。而字畫清秀。蓋康熙間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疊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鄉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

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歎歲寡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尙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餐麥屑粥。相對殊自憚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又於葉叟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己酉。得易雅筮宗。壬子。又購三禮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之。已無所缺。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爲鼠嚙數帙。檢之。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賓客之擾。稍爲補葺。自四月至五月。越四十日。葺成。次序爲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

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象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

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象辭也。笑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脗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遭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瞽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

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固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真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贗爲真。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真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履。鑿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尙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繇多。今無取焉。十二月臘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理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

成書。今春家處。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阪。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衛。卽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薛。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卽書傳史記之伐邗。邗卽泥中。公子素卽公子士。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

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繇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爲山左之遊。隨諸行篋。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尙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書。未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爲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厮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厮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

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啓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筮子爲菱。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筮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壘。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

粲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輒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備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傳會。思去僞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己。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誠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顛預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康糗。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籬蕉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尙書孔氏傳

東晉晚出尙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

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曄等先後同時。晏、預、璞、曄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長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

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皙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與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旣彙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之後。錄旣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

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茲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

女婿。晉書預本傳云。祖幾。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尙帝妹商陸公主。起家拜尙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聘。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

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恃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蝥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字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哲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已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詁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戊寅七月朔日。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訖。卽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粲。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鈞金與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卽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

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訥。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遠。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微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漑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父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既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既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指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難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難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借差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遊。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竊比於漑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焉。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并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時術。其學頗顯著與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毅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為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膏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學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尙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為校注。奧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緜。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尙之之說。蓋尙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朒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庵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鏤瑣。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為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滌。循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關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共論及此。尙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

廣爲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筭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人日。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珏橋市。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塾。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繇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及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詰翁。翁曰。自天爲之。不可測。自人力爲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爲兒子廷琥種痘。嘉慶己巳。爲孫授易種。今年又爲兩幼孫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爲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爲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



雕

菰

集

五



2133



集 菝 雕
(五)

J
17.8
1.2/95

撰 循 焦

雕菰集卷十七

姚仁和百歲詩序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囊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值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肩之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尙黑。望之止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是時頗有賦詩爲之壽者。西山林丈樞言爲之治酒肉以待賓客。予以未終服。且傷親年不及七旬。有來告者。不忍聽。越一年丁未。予省婦翁。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向。曰：將入城策蹇乎。曰：步行。觀其形樸而厚。類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又商人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戊申秋。友人以諸壽詩示予。屬予補爲之。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有三歲矣。予旣爲詩。復序其事。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昔者吾鄉有古道之士。性質高潔。疾汗如讎。曰：喬君樛友。昔者吾鄉有博學之士。鑒於人倫。洞悉隱微。曰：汪君容甫。兩君不輕與人交。不輕許可人。而皆與朱翁善。且皆稱道翁之善不衰。余外家謝氏。與翁爲戚。

翁之婿汪君厚菴。爲文舟孝廉之子。其弟昌序。嘗從予遊。皆能悉翁之家事。余因得聞翁之善甚詳。翁名世連。字登三。兄弟五人。翁居次。而與弟西庚爲學生。西庚名世齡。生後於兄僅數刻。兩翁異居。而共以買易硃砂爲業。兄統其事。弟任其勞。雖細務必共議而後行。或有急則互相濟。見故家子弟。必勸以讀書。其貧者佐以膏火之費。賴兩翁成名者非一人。乾隆五十年。郡大饑。親友中貧不自給者。兩翁餽以粟。待兩翁舉火者非一家。製耐饑餅。用糯米棗仁和而成之。食可已饑。鄉里間賴兩翁得存活。有徽州友人某。隨破以孤托兩翁。兩翁飲食教誨。爲之婚娶。已而失業。兩翁復收養之。始終不負所托。凡此者。兄倡之。弟和之。歷數十年。未嘗有異辭。古者一夫百畝。未室者有餘夫之田。旣授室則別爲一夫。其士大夫之家。有采地。有祿。其收族有宗法。而不必以同居爲友悌。世祿井田之法廢。家有私蓄。於是葵邕之徒。以不分財爲義。然而卜式。王商之篤於兄弟。則正著於分財。晉宋後。人避戶役之嚴。往往累世不肯別爨。豈皆友悌之誼使然。余見近有自稱君子者。強慕同居之名。陰以詐狡行乎其間。相見以僞。相鈐以術。至於閨房骨肉。鬻爭詬詈。不獨簞食豆羹。見諸辭色而已。以視兩翁之不同居。而兄倡弟和。樂善不倦。歷數十年無異辭。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余嘗見夫兄弟之同居者。財貨出入之間。齟齬不能相合。若夫不同居而同業。其勢尤不易久處。苟非天性醇篤。真克孝友。鮮不計及錙銖。釀爲嫌怨。兩翁者不同居。而忘其非同居也。共業而忘其爲共業也。如兩翁者。真能友悌。真君子也。登三生經甲。西庚生紳。紳後經甲生半月。兩翁德行同。聲音笑貌同。其子之賢又同。嘉慶乙丑六月。同壽八十。鍾保岐。李濱石。諸君子。以詩歌相祝。汪慶人作

圖江都焦循述所聞以爲之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乾隆丁未。余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余論詩。必稱有黃子蓴棣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家。蓴棣者。春谷舊名也。己酉。余始交次和。春谷兄弟。余時年二十七。次和長余十四年。不以余爲野逸。弟畜余甚親。時次和新遷雙橋巷。庭有一奇石。高二尺許。種一梅。題其室爲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余時時飲食其中。拜見其尊甫仰岑先生。先生年七十。言論風采似先子。余每見之。如見父。而先生每共余坐譚論。良久不倦。乙卯後。余客山左浙右。又以會試奔走京師。壬戌後。余家居。而春谷則官於粵西。次和亦客遊。泛江水而南。念向之朝夕相見。詩酒笑言。每當春花秋月之下。往來係之。嘉慶丁丑冬。余以事偶入城。春谷已移居沈芳巷口大宅。適次和自江南歸。其宅有白石山。高二丈。相傳爲前明所遺。閱百許年。次和春谷召余飲白石山下。余年已五十有五。而次和則六十有九矣。溯始交時。凡二十有八年。同坐者。李比部冠三。汪司務掌廷。張刺史開虞。皆三十年舊交。撫今話昔。纏綿不已。而次和精神奕奕。須髮尙黑。勝乎余之齒危而鬢禿也。笑謂余曰。余明年七十矣。憶六十時。子嘗以詩祝我。明年當仍祝我。以詩噫嘻。人生之樂。莫過於兄弟俱存。座中人無不爲次和春谷。欣且慕焉。余歸。思有以爲次和祝。而次和之爲人。其雖離以孝弟見者。人盡知之。爰述余與次和春谷始終交好之誼。以爲一觴之助云。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吾友程君定甫。伯仲四人。皆深於學。精於屬文。間嘗論其風概。中之深於詩。魏公深於書。一亭深於禮。而定甫深於易。每共文酒之會。中之談述古今。委婉不倦。不以年齒自長。不侮人。不計人之侮己。魏公曠達不拘。使市井鄙俗之氣。退不能上。時出一二語。無不中事物之要。一亭黜黜謙遜。不欲上人。而縱筆爲詩。文瞬息得千言。定甫一笑一語。必合規矩。是非可否。了然於中。不競於外。相對之間。各盡其美。如四君者。誠闕一而不可。歲丁巳。定甫將遊京師。同人繪圖賦詩。以相贈送。或曰。與世周旋有二道焉。曰熱。以令人近。曰炫。以自見其才。定甫淵穆其氣。簡默其口。將無以爲涉世資。余謂非也。廣歌喜起之世。卿大夫重實而黜浮。覆言以觀信。定甫爲笏山先生之孫。筠榭先生之子。文章如午橋。魚門。兩太史。經學如易田。孝廉。皆爲其宗族伯叔。喬石林。王子中。諸前輩。世爲其外姻。劉教諭端臨。汪明經容甫。爲其交友。氣脉之所淵源。耳目之所濡染。兼以好學深思。根於經。發於史。參以諸子雜家。固有取之不窮。核之不破者。而又忠信誠篤。不致如劉炫。王勃之流。見薄於有道之士。以此涉世。吾知其必有合矣。去年五月。一亭歿。中之及魏公。定甫。不勝其悲悼。今定甫復遠遊。別離之況。昆弟間又當何如。定甫與京師士大夫遊。名譽日起。而里中文酒之會。不免傷離索焉。是賦詩送別者。所以樂者半。悲者半也。

贈方鐵珊序

與鐵珊同處浙撫幕中。鐵珊所司繁。暇而爲詩。近益勤。日得數篇。均寫示予。予無能酬也。予生平所好較雜。十幾歲時。好呼盧。覺天下事莫勝乎此。旣而好飲酒。又若酒勝。旣而爲詩爲古文。亦如呼盧與酒也。其

爲詩。始爲李賀。則若詩莫賀若。旣而爲白。爲韋。柳。爲元道州。爲皮。陸。爲杜少陵。皆如學賀時。旣移詩之好於古文。於周。秦。則外漢。魏。於漢。魏。則外唐。宋。及入唐。宋。之中而索之。而久之。又覺唐。宋。人之文。周。秦。漢。魏。有未若也。予始好食蒜而惡韭。筵有韭則遠其坐。丁巳。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善。每食遂不能去。舊時服黃芩。石膏。每帖可兩許。近則服茱萸。乾薑。惟恐寒藥之入口。而詩與古文迭相疎密。亦如服食然。五六月自都中歸。密於詩。日爲數篇。入秋。密於文。與詩遂疎。誦鐵珊諸詩歌。令當六月間。不和之相與競。不已也。值與文密。乃爲文以酬之。鐵珊將以非所酬爲怪。然鐵珊今密於詩。烏知不易而密於文。夫執一而不變者愚也。立乎此以外乎彼者偏也。鐵珊不愚不偏。其不怪予可決。乃書以贈。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嘉慶乙丑冬。汀州伊公墨卿先生來守吾郡。興利除害。郡大治。未三年。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焉。公以郡志久不修。將網羅軼事。以備著作。命循奔走其間。循因得侍公。見公之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時滯墨作隸書。如漢魏人舊蹟。雷翠庭先生。理學名儒也。於公爲鄉前輩。公讀其書。守其學。故學純而品正。措之政事。多有裨於民生國治。公嘗語循。欲梓雷氏遺書。公之素志可知矣。先是吾鄉北湖有湯家泮者。羣盜所聚也。每糾合強掠人物。或斬行木。攘舟楫。呼物主以贖。甚至逞其淫虐。保甲汛兵。莫敢禁遏。公至。聞其事。檄縣嚴緝。獲其魁。聶姓。湯姓。及所稱鐵褲子者數人。餘黨駭散。而湯家泮遂無盜。縣役聶兆何者。詭稱道士。率妻子占據東岳廟。講經高會。誘婦女入寺。里之愚民。不惜供以錢粟。公廉得狀。擒而杖之。

囊其類。逐其徒。別招僧。率香火。出示諭愚民。民受教。各安農畝。不復爲異端惑。習俗爲之頓改。市井奸猾。無端中人。以訟名。曰搭臺。民之稍有貨者。多苦其擾。有馬甲者。其類也。公察得之。先出示諭之。改過。馬不俊。亟究治之。郡中峻幫詐僞之風。爲之衰息。嗟乎。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耳。害民者。莫如盜賊。惑民者。莫如邪說。擾民者。莫如刀筆健訟之人。嘗之於苗。三者苗之螟螣蝥賊也。公去其螟螣蝥賊。則苗而秀。秀而實。各遂其生。各正其性矣。揚州居江淮之間。宜魚宜稻。煮海爲鹽。其利尤盛。而商賈工藝之流。易於自食其力。以給妻子。所患者。賊而耗之。之有盜賊邪說與刀筆健訟之人也。故治揚者。以去害爲急。害去而民無所耗。卽所以養也。三者有所懲。而盜賊改爲良民。邪說化爲善俗。刀筆健訟悔而爲讀書謹愿之士。又所以教也。公除三害。而三善備焉矣。楊竹廬都尉云。先將軍敏壯公廟。非太守之力。幾不可復。今將去。吾必餽而送之。子其爲之序。夫公之善政。更僕不勝數。舉其大者。以爲治揚者法。

送吳生序

余嘗尙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爲親民官。雖以疾陞伏田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吳生承寵。將出而仕。爲令。吳生慷慨知氣節者也。吾恐其忽於微也。因舉而告焉。余見至大之惡。其端每起於至小。升米之飯。可以致死。其親。數文之錢。可以刃人於市。近有新試爲吏者。語人曰。民頑甚。負千錢亦來愬。斯言失之。余見民有錢五百。販賣果蔬。日可餘百錢。遂足以活其父母妻子。使一旦爲人負之。則生計絕。強者遁於盜。賊弱者輕其軀命。能愬於官者。十之一耳。且負之者。固知官之微之也。余見奸民。每於數之微而誘取之。

正以其不能愬。縱愬而官必微之而不理。而民之生乃瘁。余謂俟其愬已遲。平日所以保全之者。宜有以爲之計。保此千錢。卽所以保其生。而與仁讓厚風俗。正從此起。富人千金不足重。貧人一錢不可忽。不能深悉乎民之情。徒以多寡爲輕重。則惑矣。余見民之害莫如訟師。賊盜民可共禦之。訟師民不能禦。惟各恃一訟師爲之敵。於是訟師之價高矣。大抵奸民不能逃保甲之知。訟師不能逃代書之知。代書與訟師爲緣。與保甲容養奸民。同一弊也。余見尋常訟事。官委之幕友。幕友惟憑訟狀之辭。其辭當理。則以爲是。其辭悞拙有罅隙。則指駁以爲非。不知人不能全是全非。其辭之全是而當理者。多訟師爲之也。其辭悞拙有不當理者。代書錄其口述無裝點也。余見甲有屋。乙據其垣。皆認於官。官乃駁甲而是乙。蓋甲之辭實而無飾也。又農人呈券追欠債。其券字輕重大小不齊。因而指爲僞。村農字且不識。焉得有善書者。此尤在也。余嘗謂保甲代書二者。宜慎其選。代書得人。則訟師無所施其技。保甲得人。則一方之情僞不能匿。一方之情僞不匿。則民得保其生。辭不厭其悞拙。而必延訊以研得其情。不輕許和息。則訟師之技自露。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不以千錢之微而忽之。不以辭之悞拙而厭之。敬事也。欲民敬己。必先敬。欲民信己。必先信。欲民不犯法。己必先不犯法。官之示民也。固曰不擾民。固曰禁胥吏恐嚇取賄。乃余見偶有賂殍。隸伍沓至。責供給。索貨財。而月爲之不安。民則曰。官之示其誑我也。所以勸導乎我。禁戒乎我者。亦具文耳。嗚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民者。未之有也。余嘗讀于清端公政書。其由羅山令至於兩江總督。所臨則獠獠頑悍之民。而戴之若父母。所歷則烟瘴兵戰之區。而理之如運掌。公起副車。

固無科甲清華之藉也。其骨鯁清苦。不知有貧緣鑽刺之巧也。然而百姓愛之。豪猾畏之。上官信之。朝使歎之外。番服之。聖天子優賚之。迄今過雨花臺下。禮其遺像。猶令人興起而仰企之不已。而總其生平。不過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而已。生固慷慨知氣節者也。余以于公期之。以于公之顯爲生兆。卽以于公之政爲生勉。

募修五烈祠序

五烈祠創始于雍正十一年。時新置甘泉邑。錢塘龔君鑑知縣事。廉得邑有奇節五。謀諸汪君應庚。請於朝。立祠在平山堂之西。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池生於貧家。許嫁吳廷望。廷望以從軍歿於粵中。其父與女之父議。請妻其仲子。許之矣。女聞而縊死。已而有霍氏。名九年十九。許嫁於李正榮。李死。女自殺以殉。邑人義之。葬於池氏墓之右。稱雙烈。且立爲雙烈祠祀之。裔氏。本北湖儒家女。爲媒誤。嫁西城孫姓。孫之母及二女。與縣吏通。強裔從之。裔乃閉戶以線縫衣而縊。程氏。項起鵠妻也。起鵠客死嶺外。程氏自經死。周氏。江寧人。適程國材。國材歿。以嫁時衣飾授國材從子曰。吾夫之鬼不餒。實賴君。不食二十日死。先後並葬雙烈之側。至是易雙烈祠爲五烈。迄今八十年。久不修葺。屋宇牆壁漸壞。所塑像竟有斷破者。竊謂忠孝節烈之事。一邑風教所關。前人創之。後人不可不從而振之。公議捐貲修理。約得若干數。卽可就。特質言其略。以謀諸大人先生。願出貲者。自署其數於左方。

習禮格序

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爲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坵。若牆。墉。屏。守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僕。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旌。中侯。正。豐。解。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奕。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舟隱圖序

余始識黃君。君卽以舟隱圖屬爲詩。歌永其事。時余初釋母服。明年有修府志之役。越四年。歲辛未。乃以漁家傲詞題其幅。君復諄諄屬余爲文。余又應之。而未遽報。迄今三年。有楚人年七十許。刺船於眞州之江。君奇其貌。邀與飲酒。遂縱言其人言多近於道。謂君宜難進而易退也。問以姓名。不答而笑。君以爲隱於舟者。作舟隱圖。而君旣圖之。且不肯忘其人。七八年時有味乎其所謂進之難而退之易也。雖然。請爲君廣之。余以病家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

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爲隱於舟者。夫人不患乎易於進也。患乎不知所以進者何故。不知所以進者何故。而徒以進爲進。斯易耳。余謂人宜思所以進者何故。則不苟進。而進不苟者。退亦不肯。苟。是故古之人。不進則已。進則必措其所以欲進者。而後退。所欲進者。一日有未愜。雖丁危疑艱困。而不肯退。故不易進者。恆不易退。彼本無所以可進者。而不肯退。固無足道。本有可以進者。一不合而卽退。亦豈所以進之義哉。若本無可以進者。而以易進者文之。其去進不肯退者。相去幾何。而巧且過之矣。故與易退。不若勿進。既有所進者。烏得遽以退爲易乎。惜乎舟隱者。余不獲見。見則當以此義詰之。此吾所以遲遲未報。而至於三年也。

雕菰集卷十八

改堂閒話跋

改堂閒話一卷。儀徵陳君萊有著。多清談。或雜以神怪。惟所書金張二孝女事甚具。歲丙辰。余在浙爲阮侍郎輯淮海英靈集。於黃北垞吳梅查詩集中。得張孝女事。爲之太息感動。急錄諸廣陵詩事卷中。明年儀邑濬城河。於岸側得石幢。滌其泥汗。字畫畢著。則所書孝女救父本末。是地卽被焚處也。縣丞申公感其事。立孝女祠祀之。好事者多作詩歌。客告余不能詳。余代詳之。客駭問何以預知。告以故。時汪慶人在座。曰。改堂陳氏嘗錄之矣。以此卷示余。且兼錄金孝女。謂之眞州雙壁。其錄曰。孝女張氏。居儀徵南城太平庵。父癱瘓不能舉步。適鄰家火。女出呼救。父不得復入門。火勢偏迫。女負父不能勝。傾仆。焚死。父仍在背。又金姓女與張居相近。其父緣事被逮。女哭求差役。願以身往。役不許。卒拘繫以去。女送父河干。赴水死。嗟乎。改堂之書。十數葉耳。板刻之存否。已不可知。同郡邑之人。鮮能悉改堂何人者。慶人以其書孝女事藏之。甚哉書之朽不朽。於是可見操觚者不可不慎也。孝女與父焚死。時人未知也。次日火息。灰燼中有兩身相帖。橫闔闕上。戊骨枯燬。脊骨破出。上片大倍於下。蓋女方十四齡耳。二孝女者。意可憐而節可敬。君子曰。宜並祀諸祠云。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乾隆乙卯春二月予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偃師武君虛谷名億耳聞之久矣武君以進士官博山縣知縣縣出琉璃器大吏檄之使歲納椀若干件君力持曰博山地不可耕樹不可蠶民賴此器以活今令輸官民生自此擾矣且縣至省遠器易損運者艱苦大不便大吏怒屢迫之終不許大學士伯和珅使番兒手緝盜於青菜間所至婪索恐喝吏民至博山君命逮鎖之隸不敢親往手擊踏於地罵曰番兒手例不許出京爾何來以擾我百姓耶爾所恃者伯相吾不畏也鞭之卒以是罷官吾聞之益都段松蒼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席間問之虛谷掀鬚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共宿聞其緒論蓋彬彬乎儒之醇也五月六日余束裝歸揚州君以初九日來濟南寓居大明湖鐵公祠堂相隔僅二晝余深悔不爲十日留相與鬯論得馨胸中未盡之意嗟乎揚之於堯千里而遙堯之於豫千里而遙蹤跡無常寤寐懷之已耳或再遇或終此不遇亦何可料哉秋九月錢塘朱服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余書一函開而讀之鬚眉如見知已授經臨清書院中矣余在青州聞博山人稱父母武公且曰自武公去而琉璃輸官矣余爲歎歎太息嘗爲詩歌以詠其事意有不盡復書於此云時乾隆六十年十月朔日

徐惕庵太守手書帖跋

元程願學爲長樂縣尹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願學呵之曰此卽殺人賊一訊卽服事連富人富人賄願學不可乃賄大吏移鞫他縣且以成願學罪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

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真不敢復問。事見趙汭東山存稿第七卷。長樂程令君行狀。乾隆間。萊州府平度州民贅於婦家。婦之母不安於室。強女從之。婿不服。數出言相侵。婦之兄羅。爲勞山道士。以母之愬。拳婿。昏斃於地。復足踢母斃。母墮而婿甦。乃鳴於州。稱婿殺其母。州置婿於理。乃婿先斃。伏地。母之傷。則足之前所致。州讞辭固云。道士毆婿。伏地。母往勸。婿足起。致母死。若是。則傷宜爲足之後。時徐君惕庵爲萊州府知府。核之。反其獄。州不能平。愬於大吏。而惕庵所驗之傷迹。復驗之。頓無。婿亦自認爲己殺。惕庵無以問其口。惕庵素好大言。惡之者衆。將假是以快其忿。相擠下惕庵獄。時徐太夫人居萊。囊無一錢。惟卽墨。令某時。時周之。惕庵在獄。念此獄不平。無以懲不孝。且身死不足惜。坐令老母飢餓。抑鬱。非人子。乃於獄中草狀。付弟賚入都。上之。天子動色。命大司寇胡公季堂察其獄。詰婿。婿仍自伏罪。如初。十日獄不決。雷聲旦夕。繞室鳴。漸震烈。道士將釋出。忽雨。足疑立。面北不能言。詰之。乃自陳。母之斃。由己不由婿。惕庵得白。事與願學合。豈偶然哉。惕庵名大榕。常州武進縣人。以其事無詭隨。共呼之爲亂子。亦狂者。以不狂爲狂之義也。方其入獄。讎家思絕其食。惕庵豫防之。藏餅餌於懷。得不死。然出獄時。不食三日矣。初。梏惕庵於途。民攀轅泣者滿道路。有溪民載筏渡徐太守。他人不得渡。平度州知州於道士自陳之夕。頸生瘍。一夕死。如殺。或曰實自殺也。歲乙卯。余在濟南。聞諸齊人所稱述者如此。時惕庵爲他事罷官。余始於濼源書院馬秋藥院長座上識之。已而屢會於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惕庵爲人磊落。善談工詩。長於書法。此帖書於濟南者也。尤好遊。濟南龍洞峭壁上。有石梁高十丈。廣數尺。惕庵曾行其上也。

江處士手札跋

乾隆庚戌。余館於深港卞氏宅。嘗撰羣經宮室圖五十篇。是冬。嘔血幾死。遂梓之。疎漏所不免也。吳中處士江君。良庭聲。以書規之。規之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嗚乎。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閱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率筆。尤足見其德性之醇穩。久珍而藏之。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特表明之。處士家君名鏗。字貢廷。好釋氏書。自號曰補僧。素食。手寫佛經數十卷。乙卯丙辰間。同寓武林學院署中。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嘗行富春江上。余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舟故有伎。伎榻與客榻僻。至是伎驚以爲怪。避去。時以爲噓云。

蜀道歸裝圖跋

乾隆己巳。桐鄉朱君葯房。以兄故。胥靡蜀中。兄達官。畏罪自投於水。然無以明也。繫蜀獄三十七年。始得歸。方繫獄時。子八歲。家貧。婦高以紡績所入。供兩地食用。課子讀書。爲諸生。子名鴻猷。字蕓圃。有至性。與父同嘗奉母命。省父入蜀。往返萬餘里。備極勞瘁。旣歸。復母命。未幾病歿。又三年。葯房歸。夫婦重見。而子不復在矣。歷四年卒。後十三年。高孺人卒。君子曰。葯房。悌弟。高義婦。蕓圃。孝子。古人卓行。萃於一門。豈適然哉。嘉慶辛酉冬十月。晤右甫。孝廉於武林節院。右甫名爲弼。蕓圃長子也。方持祖母服。以石門方樽。廡

所作慈竹居圖。屬歌詠其事。循爲樂府歌之。明日。右甫曰。歌子詩。使我淚溢於枕。終夜不能寐。予詩詎能感人。右甫至性耳。今年自都中歸。復客節院中。與右甫晤語百餘日。又獲睹樽庵所作蜀道歸裝圖。爲薈圃入蜀省親作也。圖二幅。一寫棧道崎嶇。策蹇於陰雲古木間。一寫歸來拜母。依依膝前。覽此圖。而孝弟慈節並著紙上。右甫兩手奉圖冊。及屣。正色長跪。乞人文辭。淚如欲墜者。嗚乎。吾於此泣數行下矣。樽庵名薰傳。父雪屏翁。畫法。浙中畫師無出其右者。家酷貧。幾欲爲浮屠。以祖宗血食不忍去。忍飢植品。卒以窮死。有子廷瑚。號鐵珊。今爲名諸生。亦寓節署中。夜三鼓。每與右甫過予舍。挑燈劇譚。臆外梧葉墜地如鬼聲。猶刺刺不睡也。今并及之。

湖莊圖跋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循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於家。秋八月。汪君慶人訪我於半九書塾。先是我母病喘。歎已而鼻衄。苦右體不良於動。至是疾愈。又前年。余生孫貴齡。是月二十六日值周歲。母歎甚。適汪君來。命循設榻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弔忠臣梁欽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蒲芬莊在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放言高獻。尋郭隱君之墓石。撫而讀之。汪君以爲勝遊。不可不誌。因作圖如右。明年甲子大水。今年乙丑。水倍於前。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浪。吾母以橫逆所加。心志鬱鬱。疾發。臥牀百四十日不能起。立夏六月。孫貴齡殤。閏月子廷琬。女弧矢。大病。

幾殆。迄今羸瘠。夜三鼓。母呻方歇。燈燭將殘。蓋中秋之後二日也。回憶汪君之來。間越兩歲。而號笑殊情。苑枯異境。悲從中來。愴然莫已。倘汪君重爲湖上之遊。對此頽垣。覩斯愁賦。當亦有太息歎歎。低回今昔者矣。爰書圖後以述茲懷。

緜雅詞跋

詞之有花閒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而被以文繡。張朽革而續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此枯骨朽革。不亦災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閒尊前。不猶玉柏之徒欲舉桑中鶉奔之篇。一舉而去之乎。有學究者。痛詆詞不可作。余駭而問以故。曰。專言情則道不足也。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不爲詞已乎。曰。然。余因腹誦碧雲天。黃葉地。一首。而學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問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詞正仲淹所作。以刻本示之。嗚乎。口不言錢者。其蘊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色必甚。惟其能賦梅花。所以成廣平之相業耳。晉卿董先生之論詞。以情爲主。適合乎鄙人之見。因鬯論之以跋其集。

杜胡詞跋

杜胡謂杜蘅胡繩皆香草也。杜胡詞猶言香草詞也。醒齋主人諱愷。與余祖父爲共高祖兄弟。雍正癸卯。武科舉人。性至孝。居父母喪。率兩弟居廬。終喪不飲酒食肉。不宿內。吾族中君子人也。讀其詞則溫柔旖旎。余嘗謂口不言情者。必非孝弟之人。於先生此集信然。

憑軒遺筆跋

族父熊符先生。長先子十二歲。先子於諸兄弟行。最稱聲依。熊符兩公。聲依公循不及見。循十一二歲時。初學詩。先子命質諸先生。而請其訓。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鶯聲。莫可究辨。而先生不以爲呢喃聒噪也。一一爲之改正。獎而進之。循於是知作詩之門徑。時先生授徒於外。每歲時歸。謁者滿戶外。先生一一接之。講論不倦。凡經史疑滯之義。詞賦流別之條。下至街市瑣談。談諧雅謔。無不叩端而竭。令受者解頤心快而去。先生善書。自小楷以至擘窠大字。求者無不應。室中一神龜。濶丈許。積紙如邱。口講手書。運筆若風雨。而端楷凝重。倂真唐人家法。數十年來未見其似也。精於許氏說文。時作篆書或摹印。是時郡中人尙鮮有言說文者也。循爲六書之學。實起自先生。先生又善畫。工詞曲。登高作賦。揮筆卽成。先生歿已三十年。先生所爲詩古文辭。多不存稿。間有存者。零紙片素。未經謄寫。蓋十之一二而已。嘉慶丁卯秋九月。族兄信堂出先生草稿。循爲理之。錄得二卷。仿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爲一名。之曰憑軒遺筆。先生諱軾。字應瞻。一字熊符。號憑軒。又號直道人。信堂名汝成。先生子也。

蝸牛草堂詩跋

擊依先生諱永與吾父共高祖兄弟也博學善屬文閉戶著書不與市井爲伍余幼時曾見其古文一帙今求之不可得嘉慶丙寅於族子伊蒲家得七律五首族兄子均所手寫也近又求得蝸牛草堂詩一卷合前共三十九首其七律夏日卽事云風過蹴開雙影蝶雨收留得半聲蟬燕磯晚眺云海風回浪生虛白野霧埋山失遠青編籬云秋深不礙迎朝爽春盡猶堪護落花詠秋海棠云曉露恰憐新浴後夕陽還擬醉眠時賦竹云探奇有客何須主絕俗惟君莫與同自然高妙可云蘊藉精深矣先生嘗作月令注先生歿無嗣遺書皆不存是詩尤宜珍貴也

書非國語後

一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國語則至今存一。非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非國語則至今與國語並存。然則是非果何定乎。古人之書往往是。非各半。苟不論其世。則一言且可非。可是也。是非既各半。則並存也。固宜。孟子不信武成之血流漂杵。學者奉之。東都好識緯。王仲任爲論衡。以斥棄一切陰陽五行之說。宋歐陽公修唐書及五代史。亦盡削天文徵驗。皆與柳氏義合。夫性與天道。子貢未聞。好語怪異。以感民志。詎足訓也。褒似之事。予嘗辨其謬。惜柳氏未及此。尙有遺耳。此編戊午冬月所寫。壬戌自都中歸。立秋後病瘡。取誦之。因以與吳武陵。呂道州兩書。及諸論說。非國語者附焉。是日病愈。乃書其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昌黎韓氏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哉。然而人不能學昌黎。

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真以蜚吻裂鼻縮舌澀齒之物而可以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則陋矣是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黃甘陸吉葉嘉杜處士溫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爲之其亦好爲俳矣長公吾且不取他無論焉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嘉慶庚申余客武林節署值刑部汪君芝亭主師席其齋閣與余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不以余村野每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書六卷自劉長卿至朱放共三十二人詩五百二十六首自序云大歷十子姓氏載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孚發審進皇甫冉別爲次弟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後翱翔於天寶貞元之際不皆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佚清華之氣洪若方新無弗同也都爲卷末以盡大歷之體製按劍溪名億字慕韓實應石林侍讀之孫也以詩名江淮間與長洲沈歸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劍溪以太學生老故其名不甚彰顯晚年遊於山西爲猗氏書院院主此書自稱主教郇陽蓋其晚年本也所著有小獨秀齋詩窺園吟稿三晉遊草夕秀軒詩鈔惜餘存稿余皆一一見之亦不專主大歷家數則此選亦不足以概劍溪耳汪君論詩不喜義山昌谷及韓蘇諸家而好陳思嗣宗其性情襟抱之高已非俗下所及索觀其詩謙不示人而惟兢兢以能問於不能焉閱此卷畢漫書卷末歸之芝亭名恩上元人已未進士刑部主

事。

書李盱江文集後

漢皇甫嵩、朱雋、平黃巾諸賊，威名滿天下。董卓忌嵩將殺之，以上命徵嵩爲城門校尉。梁衍說嵩將精兵三萬迎帝以討卓，嵩不從。就徵李傕作亂，用周惠賈詡策，以上命徵雋入朝。時陶謙等謀起兵，亦請雋主其師。衆欲應謙，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召乎？乃辭謙而就雋。范蔚宗謂其舍格天之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宋盱江李觀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焦氏曰：「李氏之言信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范氏之言爲不智矣。岳武穆奉金牌之召，罷甲而歸，與嵩、雋後先一轍，謂非盱江之論，有以啓之與？故君子成人之美，不必爲當前者言之也。立一言而可以教忠勸孝，聞其言者因而忠且孝焉，則自我成之矣。談者猶謂岳武穆不當奉召而歸也，則范氏之見耳。是故立言者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不可輕也。」

書徐文長集後

循三歲依嫡母謝孺人，至十六歲未暫離。乾隆乙巳，嫡母以滯下病不起，時余年二十有三。明年丙午，大饑，又明年丁未，始餬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甫之館之夕，夢嫡母自門外至，如幼時撫摩鞠育，呼乳名曰橋慶，被薄，吾愛爾寒。急開目無所見，一燈在几上，尙明。迄今二十有七年，余年且五十有一矣。閱文長集所爲感夢祭嫡母文，憶舊時夢，痛楚不能已，因而書之。

書潛研堂文集後一

吾友臧在東刻其先高王父玉林先生經義雜記。請序於錢詹事竹汀先生。先生既爲作序。在東刻入雜記。後亦載潛研堂文集中。例之通儒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公。歎爲實事求是。別白精審。眞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然則於玉林之書。非未寓目者矣。乃雜記第十二卷。辨魏三體石經尙書。言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嘗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蘇氏題爲左氏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尙書。蓋未嘗徧讀而細考之也。於是歷詳其所錯者而注之矣。而潛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隸續云。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諦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臧氏生若膺前且百年矣。若膺於雜記亦有序文。在東且引段氏說。附入此條三字石經文。向果段襲臧之言與。在東與若膺交最深。嘗以爲生平知己。而典質衣物爲刻詩經小學。則若膺獨得之見。或不難持贈。此錢氏疑之而特爲微辭與。或曰。錢氏序玉林之書。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或者膺此說。與臧氏適同。而錢氏先見之。余觀錢氏撰旣亭別傳。載所定徑一圍三一六有奇。以爲獨得。及聞李尙之稱。秦九韶環田三積術。與旣亭之說合。卽表於十駕齋養新錄中。以爲古人有先覺者。則玉林所見亦宜與若膺並舉之。或偶忘之耳。若膺之學。不必以此一端見。其不襲臧氏說。余信之。在東誠篤君子。其不致取段氏獨得之見。以誣其先人。余亦信之。錢氏旣存序文於集中。宜不爲微辭。吾恐後之學者。持此以疑臧氏也。而明辨之如此。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潛研堂文集載周易讀易揆方序一篇。極稱其善言易。論揲著左扚。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余甚疑其但言左扚不言右。甚欲求見其書。夫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無以見其不苟同於先儒也。歲甲戌冬。方購得此書。內說揲著。謂所得六七八九多寡不齊。改爲左扚得三得一皆爲陽。合右扚之一與三而並爲陽。左扚得四得二皆陰。則右扚當以四從四以六從二而並爲陰。如是。則太陽八。太陰八。少陽象震八。象坎八。象艮八。少陰象巽八。象離八。象兌八。依張轅二變三變不用掛一。於是乃知錢氏之微辭矣。按以四四數之所扚止有一二三四。不得有六。此以右手得六於數爲謬。顧得六則必留一。四數不揲。以合奇二爲六。夫奇者。奇於母數也。母爲四。而子爲六。子大於母。何以爲奇。揆之日法。餘分以九十四爲日法。未有以九十五爲餘分者也。作讀易揆方者。於是說爲非矣。錢氏此序。但舉左手所得不言右手。又但言左手得一得三得四。而不言得二。正以左手得二。則右手必不容得六。以不言右手明右之非。以不言左手得二明右得六之非。此錢氏之微辭也。然則稱其善言易。不苟同於先儒。皆泛爲譽耳。錢氏文外似和平。而可否寓於內。如此類。閱者審焉。

書鮪埼亭集後

全樹山太史得惡疾。就醫於揚州。雖與馬氏交。而爲之延醫治藥。日視疾不少間者。江都朱自天也。朱是時家中落。而爲太史費不資。百計求已其疾。奔走憂勞。不啻骨肉。太史臨歸。泣謝曰。吾死有知。當投君家。

作兒孫以報耳。因相傳自天之孫介福。爲樹山後身。雖里巷不經之言。然足以知朱之相待者厚也。太史門人董氏作年譜。稱在揚寓馬氏之齋經堂。而朱事不一字及之。豈太史歸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年譜諱其事耶。元和惠徵士棟。嘗病於揚州。需參莫措。汪對琴比部慨然獨持贈。費千金。惠病起。以所撰後漢書訓纂酬之。今鷺亭馮先生所刻後漢書補注。卽此本也。此事世亦鮮知之者。朱名重慶。性簡傲。好作詩。時稱東城狂士。

書西鏡錄後

梅勿菴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冊。元和李尙之得諸吳市。其書無撰者姓氏。卷首稱吾中國九章。又標曰歐邏巴西鏡錄。蓋中國人而纂西人之法。爲此書也。首列加減乘除。而名加爲計。名減爲除。名除爲分。繼列定位法。試法。平方立方三乘方法。終之以金法。雙法。金法卽九章之衰分。雙法卽九章之盈不足也。梅氏小廣拾遺云。九章比類。算法統宗。皆有開方法本原圖。僅及五乘。西鏡錄廣爲十乘。竊謂平方立方而至五乘方。其體例已明。明於五乘。雖百乘千乘亦自瞭如視掌。固不必增耳。時嘉慶庚申冬十月。窮三日。力自寫一本。明年辛酉。在金陵市中買得寫本天步真原一冊。不完。亦有朱書鼎按云云。然則勿菴之書散失多矣。赤水遺珍舉四元玉鑑。是梅氏家曾有之。今求之遂不可得。

自書貞女辨後

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頗傳於人間。爲當世君子所可。然時未詳覽熙甫全集。心甚不滿。

於熙甫。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比諸微子、箕子、比干之爲三仁。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人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後之非貞女者。多本熙甫。而熙甫此記。何未之見耶。惜乎。熙甫尙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乎。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卽嫁者。轉得爲禮也哉。國律載條例。言有子婚。而故婦能孀守。已聘未娶。婦能以女身守志。俱應爲立後。是朝廷立法。明明以未婚守志與已婚孀守者同一揆矣。前辨未及引。補記於此。嘉慶癸亥五月午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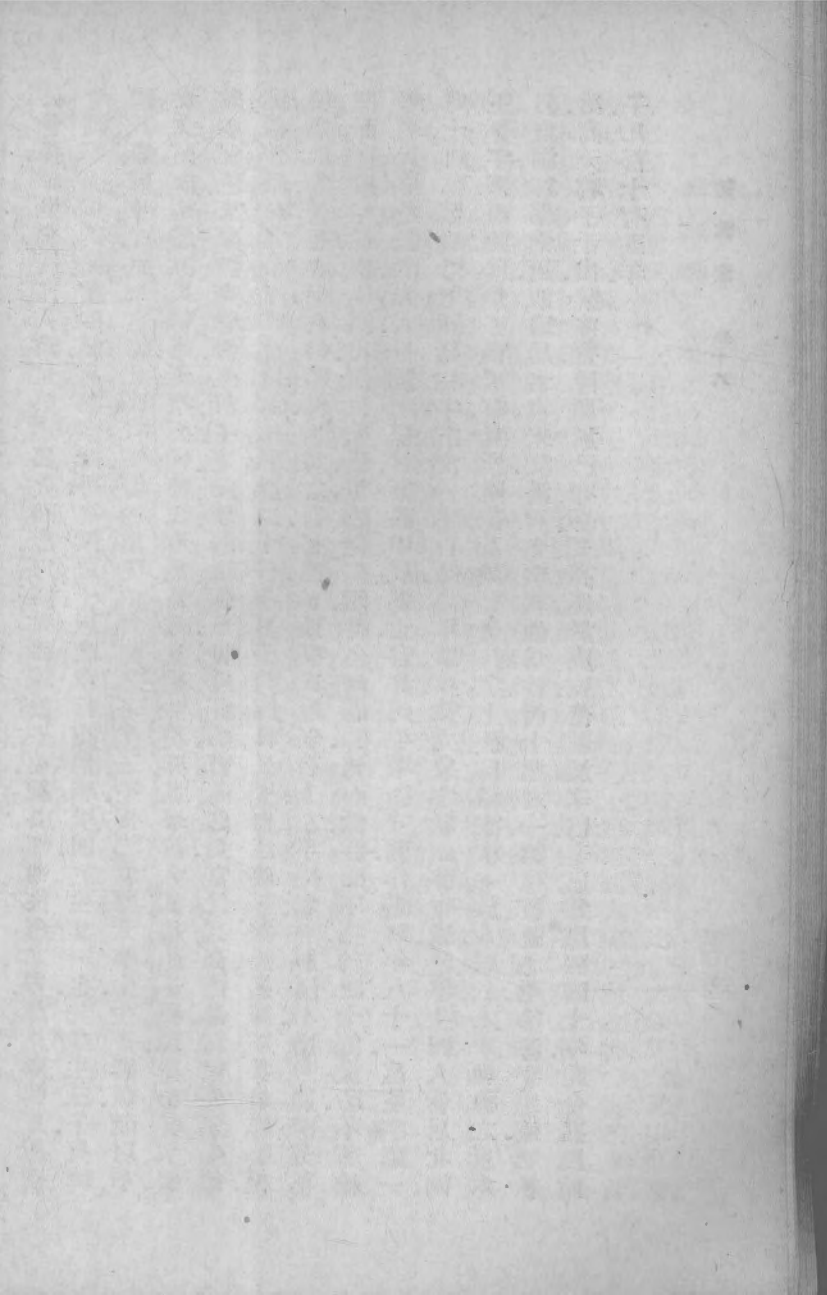
題禹航嚴堪忍先生遺像

右幅長三尺七寸。高八寸四分。像修六寸二分正。面少偏。左鼻頰而豐。兩目凝視。一手在袖內。朶而下一手持竹杖作行狀。其右上書已卯冬日古虞謝弼寫。其左先生自書凡三百五十六字。內羨二字。自跋云。庚辰元夕同舟至吳門。風雪寒甚。豪結指僵。率意書此。禹航天柱老人阿晉識。蓋送其子沆公車上京都。以此像授之。而係以誠語也。先生名武順。本名敏。己卯庚辰皆明末甲子。沆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倉場侍郎。先生八世孫杰。與循交善。因得見此卷。杰語循曰。舊有高江村諸公跋。卷旣失而復得。於是諸跋不獲見。而遺像獨存。嗚乎。知先生之所以存不託諸人也。夫時嘉慶丙寅孟冬之晦。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江都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一卷。北朝阮氏。自榆林衛千戶諱文廣。始遷居公道橋。代公先生爲千戶。

公會孫諱世衡。博文約禮。兄弟不異火而居。以詩書禮讓教子弟。絕去輕薄佻巧之習。詳見陳鳴夏所撰北湖梓潼祠碑記。康熙間。北湖多博學高俊之士。以文章行誼倡率里閭。先生其一也。先生生三子。長諱應武。康熙甲午武舉。官德州衛守備。娶於循。從伯曾祖之子。生三子。長諱承勳。太學生。生子嗣環。而以季女女循。故循悉阮氏軼事。太學公仲弟諱承杰。爲叔父康熙癸卯武舉。諱大武。後生子嗣璟。季弟諱承熙。爲叔父邑文學諱畫堂。後生四子。奎。嗣琇。嗣琳。嗣球。世守此岡。寶而藏焉。宮保芸臺撫部。爲代公先生曾從孫。作讚。命其公子常生以示循。嘉慶二十一年夏五月四日。公子自江西節院歸。攜圖訪我於雕菰樓。循敬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因爲之記。是圖正面盛衣冠坐石上。左手持卷。右肘隱石。兩丹履踐芳草間。面橫羨於從。兩權隱出。眉目秀服。豐頰微髭。須神色靜而和。充而斂。莊而不拘。約四十許歲時。不著繪者名氏。原題讚者九人。畢銳字穎君。康熙甲辰進士。官貴州平壩衛守備。作讚時年八十一。范荃字德一。處士。自號盟鷗野老。陳廷相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文九皋字秋翎。號香城。邑學生。四人皆居北湖。王耆字戩西。號蔗堂。亦嘗居湖。見所贈范荃詞。魯金鉉字上公。自稱淮海一放人。題云上章執徐之夏六月。自湖郵郡索題。則城居者也。未詳。湯有光字茗仙。爲竹西十逸之一。劉孫發號心菴。徐源字思遠。號秋冶。高天驥字千山。號凍齋。陳題於己卯。畢文高題於庚辰。范題於辛巳。辛巳爲康熙四十年。距今嘉慶丙子。凡百十有五年。



雕菰集卷十九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禦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倫貴利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曰鳳尾。閩賊曰蔡牽。曰水澳。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互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嶺小嶺。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嫻於防。閩賊始識逕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賊李發枝引艇賊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試寧台。有諸生之家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乃慘死。生泣懇於侍郎。侍郎有剪滅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歲至者四稔矣。先是吏有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艇。賚十月糧。破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強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而土賊閩賊恃艇賊之強。益橫。巡撫旣泄浙。艇賊猶踞台州大陳山。及温州三盤巖。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兵李公長庚。帥舟師趨入賊中。轉戰自午及酉。焚其桅出。有陷於陣者。反簃飛入脫之。賊大駭。提督蒼公保謀以火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芻而遁。李鎮軍追之。及粵。夏五月始歸鎮。巡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土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占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擾。訓練旣久。官軍知奮。以各憲之勞心督緝。三鎮之悉力追捕。曾不克擒一渠魁。取一全勝者。其故何

也。其船巨礮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礮彈不能入。艇既以閩爲向導，閩卽藉艇爲聲援。浙洋自南距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則閩肆其劫，我當閩則艇爲之障。且艇強卽遇亦未必勝，閩狡卽未遇已望而先走。此所以虛糜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擇善將者統之，重之以節制各鎮之權，扼險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竄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力既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爲盜者也，卽艇匪半屬閩廣土著，亦非處心爲盜者也。其以失業之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爲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需者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縱之弊也。探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真有僞，不可不辨也。今欲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遂其生，貪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肯冒死而爲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撞激，去死無幾，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不思歸命投誠，而尙忍爲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其勢，則未易猝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如是數年，而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言皆可用。且慷慨言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蓋礮聲不絕於耳，火光時屬於目者。

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嚙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剿。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爲吾鄉人雪此仇辱。口陳手畫。目眚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官李其瀾。湯械。請禁商船漁船。定海縣知縣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造巨船。鑄巨礮爲首務。先是弁兵。剿賊失利。多以船礮卑小爲辭。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重繁。又值川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蒼公特請於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入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成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旣而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思殺賊以報國耳。雖謫不恤也。巡撫以浙無大木。工匠不嫻於造船。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親丁造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平色皆足。艇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温州。溫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槍。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勵廉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壘。立一壘長。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漁戶小船。聖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旂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腳。私駕者毀其船。檄汛口。凡船出牙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所漏之物。檄海濱冶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

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汛。察奸民。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之消贓者。吏稽之。檄村壘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爲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頸。檄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遴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線民。隨時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以故千里海溢事。皆如目覩。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是定海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宋如林。稽空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賊無所支飾。平陽縣知縣楊鏐。肅清漁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槍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筴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擢。形於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寧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劈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磧頭。慈溪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蟹殼寨。金清港。石塘。樂清之歧頭。蒲頭。洛西。地壘。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旣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虞。訪有奸民龔大。陸大。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鄞縣之姚家浦。夙爲土盜之藪。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旣而温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

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宮。壬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己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值賊蔡牽留擊之。既歸鎮。艇賊已踵至。是時巨舶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撥請閩舟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鎮總兵岳公璽。爲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踞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罟殼。等處。蔡牽往來無定。適閩賊與浙賊隙。巡撫謀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招之。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飭兵船漁船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粵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亟爲剿滅。則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礮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爲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於三省皆爲有益。得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癸亥抵普陀。巡匪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尙無眉目。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閩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銅瓦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温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以間故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鬪。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岸。且避風潮也。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

百枚。札温州府備水帶給涉水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癸酉。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之四照樓。謀所以破賊。李總兵曰：賊鼠耳。閩師來有日矣。不戰而俟人。非勇也。卽乘小船與岳總兵同赴海門。巡撫卽札胡總兵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人定。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子。有弁鼻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燕人賊艇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絀於岸木乃止。兩鎮兵船損破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關。風未之及。是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駕。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能以礮拒。且掠商船。皆就禽。有一艇未損。賊數百爭乘而沒。登岸攘食者。署長督鄉勇獲之。參將蔡德耀有五舟。托買米他泛。立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烏鎗兵二十人。乘烏鳩杉板船。出海搜捕。值鳳尾遺船。相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震而退。前後生獲八百餘賊。淹斃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敕稱善。艘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瘡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卽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旣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纘。其中稱新阮黎之甥。阮種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謂之舊阮。歲爲新阮。阮惠。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隙。以二艇投誠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東澄海人。投附安南。與農耐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閩盜。來閩浙。

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知其爲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磔貴利。以供入奏。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隅。永作屏翰。祇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梳盜夥。數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槍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瞞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越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劄。轉相誑誘。尤爲情罪重大。甘犯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鈴束稍疎所致。仰蒙聖慈普鑒。洞悉肫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聖諭。直感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謹當遵奉訓彙。綏靖封守。嗣今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嚴加警飭。密施鈴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期桂海永清。以上副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擊。守備陳世熊、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茭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縣長朱大錢、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杜兆勳、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龍、獲各有差。獲得竹盃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二。各重二三千斤。鐵礮重四千斤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其夾長丈餘。以鐵黎紫榆青栗等木爲之。柁木檣長三丈餘。番木碇二丈餘。棕笏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既擒倫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疽。風之三日。閩賊蔡

牽入浙洋。平陽副將徐鯤及平陽知縣楊鏐擊之。水澳賊附之南遁。賊登岸掘番薯。鄉勇林深入賊隊。奪其紅衣一人。秋九月。溫黃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白。斃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蔡牽。判夥侯齊添共十餘船爲一黨。風後。艇匪餘二船。一沒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鳳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愷。投誠。言蔡牽有五十船。水澳十七船。二者恃衆敢於拒捕。又有剃鬚。烏艚。十二船。晉江。邱念。二船。然遇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爲誠感神應。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事詳陽湖孫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艇成。巡撫檄每鎮統艇十。每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笨等礮。三鎮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神風蕩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邱良功補授浙江提督。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溫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合戰之力也。牽。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間。入海爲盜。時浙賊鳳尾。閩賊水澳。最強。牽及箸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風蕩寇之後。鳳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縛獻。水澳賊首林亞孫。斃於東白。惟牽遁於閩。牽之黨侯齊添不睦於牽。收水澳鳳尾餘孽。別爲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於台州石塘洋。官兵嘗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艙中出。綠梳而。上。斧其篷索。卻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爲總盜首。稱竅嘴幫。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爲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卽陳角。曰郭潭。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爛腳陳黃葵。亦侯之。

黨也。自爲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爲浙賊。牽旣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最弱。閩師不能剿滅。遂至瑤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竄漁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温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篷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于興泉永道。乞降於閩。閩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偪我。閩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下風。牽得聞。不果降。颶去。自是乃猖獗。無所憚。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温州鎮海壇鎮爲兩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温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先是浙撫造艇旣成。名曰靈船。船堅壯。載以巨礮。故漁山之役。牽幾獲。牽畏靈船。厚賂閩商。更造船大於靈。令商載貨出洋。濟牽用。而僞以被劫報官。牽遂能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粵盜朱潰糧斷。牽分米飽之。與潰合。潰駕紅頭艚船。猝入閩海。牽潰共船八十餘。勢甚熾。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木在閩。往運之。聞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牽賊潰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温州鎮李景曾。黃巖鎮張成。定海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牽責潰不用命。潰怒。先返。牽潰分。牽勢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葵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鳳尾外。又有小貓幫。補網幫。賣油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張阿愷等九十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鄉勇陳

元章獲之於玉環冲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温州鎮兵擒丁亞歪四十八人於東日。補網幫滅。七年八月。賣油幫盜首楊課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玉環降。賣油幫滅。黃葵屢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訓導葉機以鄉勇破之於江南小羊山。至是詣玉環乞降。新興幫亦滅。浙海土盜。惟張阿治合小肥餅。邱癩。而蔡牽竄於閩。是年夏。浙撫阮元以憂歸。李總統致書浙撫清公安泰曰。蔡逆有舟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尚有邱搭即邱。小肥賓即小肥餅等船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亦不過三四十。自計兵力未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萬一軍威一挫。所關非細。長庚自制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涉艱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恃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仰見聖明洞鑒。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須各立大幫兵船。屬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賊在浙界。閩兵卽由三沙四霜一帶策應。遏截在閩界。浙兵亦如之。隨賊所竄。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篷槓。亦不能源源濟賊。庶事有少豸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閩之師。追賊入粵海。先是牽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總統率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止三千人。閩不濟師。助塞鹿耳門。牽得遁去。然已狼狽不支。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鷹。牽僅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礮。遽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竟退。牽遁入安南夷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憚若神。而屢不得志於閩。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渡臺者。逮大吏之掣肘者。洞悉讒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沒。天子震悼。疊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諡

忠毅以忠毅戲下士王得祿嗣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憤。爲長庚復仇。於是浙閩將士感泣激勵。無不誓以死殺賊。明年。率自安南夷洋回棹。朱潰資助之。復與潰合。百數十船入浙。浙中士盜張阿治滋擾亦急。浙江巡撫阮元復涖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政。嚴防禦。增器械。配船礮。募義勇。杜岸奸。尅期剿賊。一月之內。定海鎮兵獲董清秀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羊山。黃巖鎮兵擒林桂二十六人。於沙護。黃巖遊擊劉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榮二十三人。象山知縣孫泉雯。獲王阿倉三人。玉環同知宋如林。生擒李亞羅。義勇船何廷模。獲桑四二十四人。於韭山。斬首五級。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樞追盜至江南。崇明獲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竄於南。秋七月。蔡牽、朱潰入浙。巡撫駐鄞縣督擊。用間以離之。浙江副將項統自閩歸。遇潰於韭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王長。潰竄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斃之。其弟溼領其衆。提督何定江擊牽。牽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力剿張阿治。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在閩之惠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密飭惠安知縣吳裕仁繫其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破八十六。乞降。竅嘴幫滅。小盜首郭潭。紀江均。先滅於閩。陳角投牽黨。青筋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盧存。亞盧一名亞羅。一名駱盧仔。號小差幫。冬十二月甲寅。同知陳大琮攻亞盧於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温州鎮李景會。定海鎮朱天奇。參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陳大琮。候補知縣葉機。共剿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涖任。追之。至温州。秋七月乙亥。颶風覆亞盧。

船亞盧溺死。餘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鎮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盧溺之日。奉舟亦壞。漂於松門龍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閩海追擊。攻之。閩師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合師擊。癸巳。雞鳴。童鎮陞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陞擊賊。篷頂落。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一人。斬首十級。獲其破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奉由衢港竄入外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捕賊爲務。忠毅嘗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獐。貽巡撫。誓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賊。不聞此聲。嘗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貽鹿洲集者。漳浦蓋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平海寇。失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己志也。巡撫復任時。忠毅已沒於賊。慷慨涕泗芄蘭。數親督戰海濱。提督邱涖任。推心相結。親若兄弟。嘗勉之曰。聖明廬念海洋。無時或釋。殲擒渠魁。仰副肝膺。在此一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令某鎮隔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以攻獲爲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船。連環施放鎗礮。破其篷胎。舵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嘏。又致以書曰。一切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俾共圖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繫海上。今兩省舟師及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卽會奏勿遲也。奉既竄。閩師以朱渥入閩。南還禦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蹟。不見賊。己亥。奉

由潭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簡舟師窮追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諜知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追及。賊方起篷南竄。偪之。牽返篷拒。牽所乘綠頭大船。良功揮令衆舟趨而圍。賊以礮擊黃巖鎮船。梳折。時閩師猶在浙。乃合擊。俱乘上風。賊懼。向東南遁。浙師隨擊。自卯至申。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深洋。閩師亦至。海壇鎮孫大剛從浙師。與賊船偪。以火燎賊。賊亦以火拒。時夜半。風浪並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戩出。良功據上風。截之。賊莫能遁。丙午。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牽且拒且逃。右營遊擊陳寶貴左腕傷於礮。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寫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椗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矛刺良功。貫腓。流血。邱成勳。良功兄子也。與賊格鬪。墜海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琴。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趨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艙。艙轟琴。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遇杉板救。不死。牽僅有二十三人。船漏壞。牽急。將以火投藥艙。自轟。浙船被毀。掙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拒敵。東風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賊。浙師自外觀之。礮火聯絡。賊以礮擊王得祿。傷額及肘。忍之。揮千總吳興邦。以火攻賊船。舵樓脫。牽別子小仁。與其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與妻子落海死。是爲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餞之北湖相墩。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矣。因述所以制賊事宜。時嘗不知捷音。未幾。閱邱提督報書。乃得其詳。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嘗勸李胡兩公之死。自恨儒懦。不能執爿從王事。既聞賊平。大快。頌揚天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

里中人莫不歎歔太息。浮太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遁。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罹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當是時，賊船與浙船結，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駢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誤之。今賊所殲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殞者，抑又何哉。牽旣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振聲，閩人。嘉慶五年，爲黃巖副將，從總兵岳璽擒獲箸黃盜首江文，箸黃滅。授温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於狗洞門。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網幫於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麂。己亥，與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悅三路掩擊，獲賊九十六人，破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牽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聞者悲之。葉機，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下海捕賊，數有功。巡撫薦之。陸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大琮，同安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婿也。安徽候補同知，以諳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雕菰集卷二十

張滌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既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既均矣。又使里蟲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飯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覘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開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管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開河。滌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開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礪鋒之勢十倍。

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鼻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舌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屨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囿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閩帥之僕李殺人。帥威腕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卺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婿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榮嘉稷在姜青藜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瀟陵山人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婿。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洩仕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食。勞者息。死者殮。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

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飢。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徭課蠶蠶。所謂耀武觀兵。震懾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滌園終不與。時雖重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縉紳陳縣懲之。滌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繫之。而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

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誥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躡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璽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太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路間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狂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喧問。資其困乏。又以虧空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餓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乎。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焦子曰。余家藏張畏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倘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旣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真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旣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旣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蝨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歟。滌園名瑾。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鉞賓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

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蕭山雙節記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楷爲淇縣典史。卒於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倔強乖厲。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臧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奩。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畢債。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債。飲博之負。將以母遷。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難也。臧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夏楚請扑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粟終不忍扑。徐前卒。病革。諄諄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構釁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人盡感愧。嗚乎。二女同居。食貧養處。顛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自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

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誠本堂記

嘉慶五年歲庚申夏四月浙江撫軍阮公以書招余。冬十月爲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蓋由大堂入卽川堂。循川堂而東。越兩曲。斯堂在焉。堂三楹。南北有窗。階下有石闌。梧桐在其東。高且茂。有短竹垣。垣外有石竦。竦立如人。垣之右爲小竈。爲茶房。梧桐之東有垣。屬於堂。檐下有小門。入門南北各三楹。相向。東隅有老樹根作三衢。朽蝨時時生。小菌如蠶窠。左有垣。垣外卽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懸於檐。書康熙壬申張鵬翮建。堂下垣外立石之南。屋前後數十間。頽壞不可住。或以爲廁。或以爲馬棧。或爲工作之所。凡頽者。惟梁柱縱橫赤立而已。蓋其牆垣本以笛薄爲之。久不易則破。故冬寒夏暑皆能自垣透入。屋簷亦笛薄所爲。經猛雨則漏。堂下青苔蔓草錯雜蕪穢。須時時芟刈之。桐陰石闌不知爲何而設也。辛酉五月閱郡志。載是宅本前明清軍察院。胡宗憲兼浙江巡撫時改爲署。至今因之。乃言川堂之東爲御書樓。又東爲誠本堂。稍南爲自修堂。又東爲箭廳。雍正間程元章於箭廳建書室三進。以居幕客。而移箭廳於川堂之西。然後知余之所居。卽程氏所改建。第止存箭廳與書室之一。其二則南之頽屋。亦立者也。自修堂不可識。蓋卽今爲廁。爲馬棧。及居工匠之所。堂之西今爲巷。達諸署後。而御書樓不存。惟南有御碑亭。則志書所未載也。嗟乎。當諸屋之建也。樹之桐。立之石。一時娛耳目。供飲燕於此者。何其盛耶。百餘年來。桐長而屋頽。往者未必知也。或曰。凡官吏有挂議去者。嗣至之人。則必移其居處。變其垣。

屋。此所以類也。嗚乎。盛衰得失。豈居之所爲乎。古之人若韓退之。蘇子瞻之流。固嘗經黜斥者。乃其所經之地。一亭一驛。後人且徘徊愛惜。頽而復起。又何如乎。余嘗尋梅林遺蹟。杳無所見。亦因其敗而去之耶。徐涓以布衣之士。往來幕中。其所居之室。固未可考也。吳門李銳。與余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固有勝於涓之所學。後之居者。亦知居此堂者之有焦李兩生耶。今年李歸。余獨處此。風雨之夕。遠念良友。因以爲記。

半九書塾記

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洵中。其形盤曲若贏。以爲生壙。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置窗。面柳背竹。黃珏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卽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穫。盡納於牖。樓下置櫬。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歿後神智所棲托。壙以藏骨。樓以息魂。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雕菰樓。樓北二老桑。高百尺。翳翳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曰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逕。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扉。逕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逕以西墮而下。置屋銳兩榮。東向面竹。其南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舊榦已萎。肄獻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蜜梅花館。梅右啓小門。通塾。塾故四楹。西一楹。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

易以易倚數。日坐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前年稿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檝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邇。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冢。冢東海棠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面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雕菰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即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夫容水篔。夏月烏韃臥樹側。擘然作聲。木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本。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書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闊。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或曰少態。諛詞也。余曰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諛詞也。

半九書塾後記

余葺半九書塾。既成。爲文記之。乃每歲水溢。則地溼。余素病脾。殊不相得。於是甲戌冬。冒風雪。增其基尺六寸。楹檝窗楯之朽蠹者。庚之。凡一月畢。先是乾隆戊子。余始入塾讀書。先子以地卑溼。計增廣之。並構亭於竹中。時族人以屋屬居間者來售。先子留其券。與以值。資其瓦木爲修葺用。然族人固聚居於屋也。不忍令他去。亦不索原值。而書塾遂亦不復增廣。乙巳春。先子疾作。筮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而

屋旁亦焚。夏四月，先子卒。族人於先子爲父輩，遠買於外，急歸，持香楮泣拜於先人之靈。余以尊止之，則語以前事不諱。乃先人買屋之事，人知之，券之焚人不知也。今年族人復賣此屋，人曰：是不可賣。固嘗受某值者。余戚陳君鶴山以語余，余曰：先人所不忍取，我何言乎？於是更賣與他姓。族屋拆而余塾適葺成，相去五十年，亦奇矣。令當日執券拆屋，葺塾築亭於五十年之前，烏知不拆於五十年之後？乃五十年後能守先業而勉續先人之志，正先人能留餘地以及今耳。特書此爲後記，以示子孫。嘉慶乙亥春二月。

上河水災記上

嘉慶十一年夏五月，淮水又溢於高堰，下注諸湖。漕隄之壩不啓，於是上河之災四年矣。時余授徒城中，月之二十五日，佃客來喘不能語，言水已平書塾之階石而勢不已。余家之屋自門至後室凡四，已沒其三。道過汪掌庭家，晤沈鳧村。鳧村曰：高郵州有示，明日放車邏壩矣。或曰：壩不易開，下河人數千臥壩上。雖有司莫敢撻，趨至鈔關外，則水長三寸。昏時風雨驟至，愁不能臥，坐以達旦。二十六日，甘泉縣陳公演劇，招余居，停主人飲，余乞問陳公水信。少選，使人回曰：無畏，今日開車邏壩必矣。復至鈔關探之，則水已平關上之石，勢且不定。已而關上人譁云：荷花塘決矣。復探於縣，則衙中之樂方奏也。明日寅刻，陳公探水去縣前，猶諱言決。第曰：放壩焉。云爾。六月初一日，歸晤仲弟，述水事且懼。先是二十五日夜，弟臥書塾之榻上，水未上階也。夜三鼓雨甚，聞譁聲起，蹴於水。時東北風烈，浪高數尺，圍於屋，室搖搖然，急呼舟。舉家登之，越岸三丈，風逼不能近。水中人屍牛屍及屋，苦敗棺，疊至響集，舟行其間，方及岸，風轉從西。

來水頓減尺許。至晚減四尺。令佃客探之。乃知荷花塘及腰鋪共決四五百丈。而是日始放車邏。昭關等壩而堤之。決已莫能救云。水既退。每港口或圩田中有人屍。曹安寺港中最多。疊四十人。有老人衣黃衣者。有婦人帶金釧者。有衣重裘者。暴日中臭達於路。有一田壘十數屍。有三人與一牛共繫皆死。一赤體老婦人握一小兒手。雖腐不放。其流屍棲田側者。田主恐其累也。以竹竿遞推之。裹入草中。羣魚叢而囓焉。有積鎖之極固。以爲貨也。以鐵擊破之。則一屍衣冠臥其中。濱湖之家。水齊於檐。結筏屋中。男女坐其上。漸浮及楣。穴其瓦以供首之伸縮。如蜂之在房。屋傾則人逐於浪。或五六屍繫一處。或七八屍繫一處。蓋一家知其必死。而不忍散也。皆死於壩未放之先。隄既決。下河人亦如之。皆二十六日事。

上河水災記下

六月五日之暮。忽傳有大水來。六日早。則傳公道橋之市不啓門矣。已而季弟自城中歸。言親見城門包土於蒲。將閉城。又有自城中來者言。故撫軍江家已渡江回徽州。是夕秉燭出西門奔西山者。通夜不輟也。於是瀕湖之人。大譁。將奔避。而問於余。余曰。徐之時。阮大中丞居憂郡城中。遣人問其故。未返。又有自城來者言。江上之舟滿矣。其未奔者。紛紛蓄麥麵煤炭爲居樓計。或言親晤縣幕中人言。高堰鼓出。勢必決。戒勿洩於人。汪掌庭書來。則稱侯二門欲裂。其水恐衝入城。此城中人所以譁也。譁至昏。城有酒肆。張甲言無驚。城門有示。水不來矣。人心稍定。然移箱篋衣包入舟者。尙紛紛如織。燃炬若晝。市中燭賣盡。夜三鼓。始得阮公書。言揚人譁甚。皆謂制府有文書飛遞鹽政故也。卽遣人問之。則二十六日之札。所言高

堰危急者。指二十六日言。又徐州太守稟帖。有以身殉水之言。亦二十六日事。又遣人於太守署中間之。太守之驚。緣鹽政而驚也。水必不東。余以此書榜之通衢。諱乃已。明日入城。城門猶包土。遷者未已。又明日。新城門方包土入蒲。作塞城狀。鮑氏有家人從高堰來。稱洪湖水減六七尺。初九日。余自城歸里。人問水信者不絕。以鮑之言告之。初十日晚。縣中吏以信來。稱水一丈三尺。至余知其妄矣。先是初五日夜。有盡室渡江者。遇風。舟覆於浪。死七人。又有渡江至京口。遇盜。盡祛其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賫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借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間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闈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

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闈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眞所爲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荅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登州觀海記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州蓬萊閣。望海是行也。出登州城北門。入備倭城南門約里許。至蓬萊閣。閣在島上。島高十丈。半山有天后宮。宮門內有六石。兩兩相比。高丈許。紫色圓聳。今名曰三台石。由右角門出。北行。上數十級。遂臨海。其左爲避風亭。亭後爲蘇公祠。近改爲官廚。蘇公像鬚披面塵。殊不堪。由右歷二十餘級。登閣上。閣南北兩面空廠。南望萊陽大山。一塔高入雲表。衆巒環拱。州城雄踞其下。萬竈稠疊。北則海在足下。蒼茫無際。遠帆出沒。小如黑豆。是時日色在東。陰霧羃歷。長山島可望見。他島皆隱霧中。閣距海二三十丈。其下有彈石渦。渦中盡小石。圓潤可玩。東坡取以伴蒲草者也。其白者頗可混玉。但離水則不澤耳。島根逾銳。錯落海燕千百。呢喃其間。波紋平秀。不似江河之險。道士云。其浪廣數里。非人目所能盡。故不見其狀。余嘗過泰山。自其麓仰之。高直與岨峽諸山等。蓋由濟南以來。皆泰山之身。至泰安見其卒耳。嗚乎。泰山不見其高。斯爲至高。東海不見其波。斯爲巨波。聖人不見其德。斯爲大德。以波濤洪洞言海者。不知海者也。已而復登北門城樓。是時天光清朗。海波如鑑。長山島

之西見廟島。其東見大竹島、小竹島、紗帽島、鼉磯島。島根有白雲載之。島在半空。天與海接。城上有芻者。問以海市。芻者曰：四五月天微陰。東北風起。則見於島上。或如城如樓。如山林。如村落。如塔。有小市。有大市。變幻不常。無定日。惟居閣畔者可見之。一老卒云：閣上望島有市。島上人望閣亦有市。蓋虛氣也。或以不見海市爲恨。余曰：烏知島上人。此時不見閣上有市耶。則我輩身在市中而不覺。何有於他人島上市也。同人皆大笑而返。

壬戌會試記

正月二十二日。駕小舟過湖。至邵伯埭。夜大雨。宿竹巷口。明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值兩淮鹽漕察院自京來赴任。客寓皆增價數倍。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有新硃知州魯君善政也。無向來過渡之艱。然每車尙費錢二百。初三日渡陶溝。梁壞。其水中路已掘之。使不平。非多與錢不易過也。晚宿陰平。是日余四生日。汪年丈殺雞煮酒爲一夕歡。同席者李濱石。汪星巖。張又錢。喻階符。初四日雨雪。初十日宿劉智廟。問土人不知智爲何人。按晉書律曆志。武帝時有侍中平原劉智。修改黃初術。漢晉時德州爲平原郡。蓋卽祀侍中也。十一日至景州。州城爲水齧。有圯者漫河。村市沒於水。賣飯於平野。廬中。十四日由鄭州城至雄縣。水淹沒道路。尙不便於車行。自景州至涿州。一路皆賑粥。提筐者雜聚於市。十七日至蘆溝橋。橋左設茶亭。以待會試者。驗批卽放行。遂入彰義門。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玉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太史稱刑部戴金溪精於算學。是時未

試不便識其人。試畢始訪之。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師見余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予感然。師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尚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余質木不善自轉移，每持此論。聞師言益自信。是夜，足痺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十五號。遇無錫孫平叔、明晨題紙下首題，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爲說。余不知所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爲文法。出場遇李冠三，索余文甚稱道之。寫一紙去。張開虞見之曰：是可得元。桐城姚孝廉姬傳先生之子，已欲得元。見余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十八日，訪戴金溪於鐵廠。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言、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效寺。二十二日，鄭舍人邀同劉芙初、汪珊瑚、唐竹虛遊釣魚臺。二十九日，奴子病不能渡，呻吟之聲，殊亂人意。十日乃可。初六日，忽有傳余爲會元者，已而販夫販婦皆言之。至初十日早，則公然有報錄者，賀者十餘起。皆曰：會元聞之者，且亦曰：此固不愧爲會元者。余曰：會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然言者固牢不可破。是夜榜發，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雙關廟，見英煦齋師。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次則王尙旗。吾曾於南齋中向彭芸楣、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余告以歸期。二十六日，偕鄭舍人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是役也。凡一百一十六日。昔者歸熙父已未會試，先三日夢報中會元，而文則爲一時所醜詆。余

非夢而夢亦同於熙父。然時則甚傳余之文佳。尙較幸於熙父也。嘉慶七年五月下弦記。

學圃記

歲癸亥。余侍母家居。倦於四方之遊。夏四月。雨累日。驅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中歸。汪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其言曰。文叔於對山樓之東。收拾老屋二楹。有地畝許。築爲圃。植護草玉簪。圃之南。護以短籬。以牽牛絡之。名之曰學圃。屬君爲文記其事。文叔家園亭甲於郡海內。無不知有康山草堂者。余嘗賦詩飲燕於此久矣。文叔抱溫淵逸。雖混迹囂塵中。而性之所適。如白雲在空。非野馬浮埃所能襲染。其吟詠高妙。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故其座上之客。多布衣野淡之士。口不道聲華。身不諳周旋進退儀節。賦詩惟各本其性情。不知以名譽相標榜。宜其闢此圃以相處也。循圃人也。今年尤專力於圃。足迹罕入城。而未嘗語人。文叔有事於此。不遠數十里以告於余。文叔其知余哉。且知余之知之也。因爲之記。

雷塘話雨記

嘉慶乙亥。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余爲雷陂之遊。其使者曰。舊太守汀州伊公。自江右來。欲訪子於北湖之濱。而不果。又不敢速子入郡城。訂以月之乙巳。會於雷陂之阮公樓。里叟曰。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宜卽趨入城。又一人曰。不然。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而不敢速子入城。子宜自亢以成太守賢。余故懶。又足疾。樂從後一人言。與使者約定。以二十一日會於阮公之樓。明日夜雨。迄旦雨止。趨於雷陂。有僧

自城中來言太守將至且遣人以余至告太守與仲嘉至太守醇儒也別九年氣益醇語我數年中家屬讀書少有所得思出而仕以驗所學言殊藹藹須髮視前時少蒼而精力不倦遂陪謁招勇將軍墓暨湘圃光祿墓光祿素好馬宮保芸臺制軍以石琢一馬立墓道前太守撫石馬讀碑字坐松下良久遂與訪隋煬帝陵先是陵久荒失歲乙丑宮保丁憂居墓廬尋得其處太守正守郡乃修築之太守隸書隋煬帝陵四字勒石字徑尺許立陵前今越十年矣共撫拭憑弔復返於樓仲嘉具酒饌大風雨自西北來時農正望雨開窗觀之太守徐徐道其所學示以所刻雷副憲經筵文集遂縱言治平之道曰吾過多何以能寡此出何以益於民幸教我噫嘻太守誠醇儒也雨止仲嘉邀太守遊古木蘭院余不能從先行未十里大雨如箭急趨田家茅屋中則避雨者先有數人在一眇目者睨曰適見君登皇墓墩其前行者何人也皇墓墩者俗稱煬帝陵之名也余曰舊太守伊公也衆大譴曰公又來爲吾郡主矣余告以方入都來不來未可知衆愀然雨止各散去余乃歸

